

法 國 小 仲 馬 著

茶 花 女

夏 康 農 譯

知 行 書 店 印 行

原书缺页

原书缺页

原书缺页

原书缺页

原书缺页

有一天，這姑娘的臉上顏色開朗起來了。在她母親掌握着的墮落生涯中，上帝似乎也允許給予她一點幸福。說起來上帝造成她這般無力，到底爲什麼拋棄她在生活痛苦的重負下面一點安慰也沒有呢？有那麼一天，她覺察出她懷孕了，她還保留着的一點純潔竟使她爲了這件事高興到發抖。人的靈魂真有些奇奇怪怪的避難自慰的地方！路易芝連忙地將這好消息報告母親。說起來也慚愧——可是我們是在述說一件真的事實，要不是爲了指陳出這些受了譴罰而無法聲訴的生物的冤苦，最好我們還是封住我們的口。說起來也慚愧，我說，路易芝的母親答復她說她們有了兩個已經儘夠，再夠不上養活三個了；她說是這種孩子用不着，並且懷孕就耽擱了功夫。

第二天，一個產婆（我們只附帶地提一筆說這產婆是母親的朋友）。來看了一看路易芝；她在牀上睡了幾天，再起來時臉色更慘白，體力更瘦弱

個月以後，有一個人可憐了這女孩子，弄了

她去診治好了她的病；但是最後的刺激過於強烈，一場小產之後她就死去了。

那個母親還活着的呢：怎樣活法？天老爺知道。

在我仔細瀏覽那些金銀器皿的時候，這一件故事又走進了我的腦筋裏來，一面這麼迴想着，時間却彷彿流過了一大段；我看出這房子裏面只剩了我和一個守門人了。他在門口正留心地攷察我是否偷了什麼東西。

我走近了這個負責的人，難爲他耽了我不少的心。

“先生”，我問他，“你可以告訴我從前住在這裏的人的名字嗎？”

“瑪格麗特·哥吉耶姑娘。”

我知道這個姑娘的名字，並且也認識她的面孔的。

“怎麼！”我向守門人說，“瑪格麗特·哥吉耶死了？”

“是呀，先生。”

“是什麼時候呵？”

“我想有三個禮拜了吧。”

“爲什麼讓大家都來參觀她的房子呢？”

“債主們想着這樣一定可以幫助拍賣。大家可以先來看看傢俱同各種材料；你明白了吧，這樣好勸得人買。”

“那麼她還有些債？”

“呵！先生，不少的呢。”

“拍賣的錢夠抵還得來吧？”

“還有多的呢。”

“那麼，多餘的該給誰呢？”

“給她家裏。”

“原來她還有一個家？”

“彷彿是的吧。”

“打攪了你，先生。”

看門人相信了我的來意無他，向我打了個招呼，我就出來了。

“可憐的姑娘！”我走回家時對我自己說，“她死的時候該是很凄慘的吧，在她們的世界裏，只有

在身體康康健健的條件之下才有朋友呢。”想着想着不由得我憐憫起瑪格麗特·哥吉耶的命運來了。

在許多人看來這彷彿是可笑的事了，但是我對於娼家姑娘們有無限的寬容，並且也懶得去討論這寬容的道理。

有一天，在我正往省署裏去取護照的時候，我看見一條小街上有兩個警察拖着一個姑娘。我不知道這個姑娘犯了什麼事，我所知道的，就是那時她正在捨着擁抱一個幾個月的孩子，滿臉熱淚地哭着，她的被捕拆離了他們母子。從這一天以後，我再也不曉得輕視第一眼看見的女人了。

二

拍賣定在十六日舉行。

在參觀同拍賣的日期中間還留了一天的空隔，爲的好讓陳設店裏的人有時間撤掉那些窗簾牆幃之類的東西下來。

在這時候我正從外地旅行回來。朋友們并不曾拿瑪格麗特的死當作別後重逢時必須報告的各種重大新聞中的一件向我談述；這也是很自然的事。瑪格麗特是一個漂亮的女人，但是愈是生前聲名洋溢的這一類的女子，死後愈是冷落。她們正像太陽，沒落時同升起時一樣，靜悄悄地沒有人理會。如果她們死得年輕，還引得一般情人們同時留意，一個聲名很大的巴黎姑娘的情人們差不多

彼此都是朋友。大家也談一談她的生平，交換交換各人的感想；彼此的生活仍然照常度去，彷彿這變故不會發生似的，也引不出他們的一滴眼淚。

在現在這年頭，對於二十五歲年齡的人，眼淚變成了稀罕的東西了。至多也只有曾經給過同樣眼淚的原價的父母，才始有資格換得到他們的。

至於我呢，雖然我的名字并不曾刻在瑪格麗特的任何物品上，可是我適纔自白的這一點本能的寬容，同天然的憐憫心使我深長思量到她的死亡，也許她還值不上我如此深念呢。

我記得會經常時在尚塞利塞樹林裏遇見過她，那裏她是每天必去的，坐在她的小巧的藍漆篷車裏，兩個俊美栗色的馬拉曳着。那時我就注意到她的超出同儕的丰度，襯着絕殊的姿色，更加顯出她的高超。

她們這般可憐的生物在出門的時候總有些不知道是什麼人伴隨着的。男子們既然沒有一個人願意公開他對於這種女子的曖昧關係，同時她們這種女子又都怕孤寂，所以她們常常聚在、

路的不是比她們境况較苦沒有車子坐的姑娘，就是那些講究的老太太（其實一點也講究不起來）。有了她們這些同伴在一道，旁人就可以不必小心地探聽出她們陪伴着的姑娘的身世同細情了。

瑪格麗特的情形可並不是這樣。她到尚塞去老是獨自一個人，坐在她的車子裏面極地躲藏着自己，在冬天披圍着一條長克什米爾披肩，夏天穿着極其樸素的衣衫。即使在她愛好的散步時遇到了她所熟識的人們，偶然也向着他們微微一笑，這微笑也只有他們才看得出來：是一個公爵夫人才能有這種的笑法。她不像她的同行的姑娘們一樣，在由回場到尚塞進口的路上，來回地只走，她的兩匹馬是一直拉她拉到樹林裏的。在那裏她走下車來，慢步一個鐘頭的光景，再上她的車子，趕着馬快步地回家。

所有這些情景，重新跳進我的記憶裏來了，我惋惜這個姑娘的死正像人家惋惜一件藝術的作品完全毀壞了一樣。

女人裏面再也沒有看見有比瑪格麗特更美麗

動人的姿色的了。身材高高瘦瘦的，雖然稍嫌過度，但她有特別高明的本領裝束起來可以使這一點天然的缺陷完全消失。她的克什米爾披肩的下端一直拖長到地，兩邊飄露出綢衫的寬闊的衣襟，厚益茸的皮袖頭裏藏着她的兩手，緊貼在她胸前，旁邊圍着褶紋的曲線是那樣地勻霽，任你再愛挑剔的眼睛，看去也沒有話說。

一副絕妙的頭臉是異樣地媚人。頭是小小的，正像繆塞所說，她母親彷彿故意造成牠這樣小巧，爲了好細心製作似的。

你試在一個描畫不出地柔媚的蛋形顏面上，放下一對黑黑的眼珠，上面蓋着兩彎如畫地純淨的眉毛；再在眼睛前面，遮掩一層長長的睫毛，牠們低垂時在玫瑰般顏色的兩頰上撒下一陣輕微的陰影；再添上一副清秀筆直而靈敏的鼻子，兩個鼻孔教一種肉感生活的強烈要求給稍稍張開了來；再畫上一張整齊的嘴，柔脣輕開處攜着乳樣潔白的牙齒；然後再渲染一渲染那絨樣柔膩的皮膚，下面蓋着一對不會經人觸摩過的桃子似的臉頰：這

樣你就可以得到這一副頭臉的全景了。

黑得像墨玉的頭髮，或有或無地漾着天然的波紋，在額前分作寬闊的兩股，消失在腦蓋後部，露出兩隻耳朵的下尖，尖端閃耀着價值四五千佛郎一件的鑽石耳墜。

爲什麼像瑪格麗特那樣熱烈的生平會在顏面上留下這樣童稚純真的表情，這真是教我們研究不出結果的疑問。

瑪格麗特有一幅維達勒替她作的畫像，也只有他一個人纔能畫得出來。這幅像在她死後我曾經保有了幾天，畫得是驚人地生動恰肖，我的記憶還描寫不出的地方我就拿她作參考材料。

我在這一章裏描寫的細節，有的是到後來纔知道的，但是此刻我一起都記了下來，省得後面談到這個女子的故事時又回頭來追述。

瑪格麗特生時，所有的劇本的創演她都要到場的，她每天晚上都在戲院舞場裏度過。只要有一齣新作的劇本上演，一定可以碰得見她，有三件東西永遠不會離她的左右：一副手拿的遠視眼鏡，一

口袋糖菓還有一束茶花。

一個月裏頭有二十五天她拿的茶花是白的，還有五天是紅的；從來誰也不知道這顏色的變換有什麼理由，常到她愛去的戲院裏看戲的人們同她的朋友，大家都同我一樣注意到這件事，我此刻不過提起提起并不能有什麼解釋。

除了茶花以外從來沒有人看見她身旁有過別樣的花。所以在她的賣花娘巴爾客太太家裏有人就替她取了一個別號，叫她作茶花女，這名字一直留傳了下來。

瑪格麗特曾經作過巴黎市上頂排場入時的青年們的情婦，她自己公開向人承認，他們也都以此自誇，足見得情夫情婦彼此頗能相得。

可是，約莫有了三年以來，從巴涅爾一次旅行回來以後，據說她只和一個外國的老年公爵同居。這老人極其富有，他用盡了力量想改正她過去的生活，並且她也表示願意接受。

這件事我是這樣聽到人傳說的：

在一千八百四十二年的春季，瑪格麗特身體

極其病弱，醫生囑咐她務必要去有礦泉的地方養，她於是就去了巴涅爾市。

那裏的一羣病人中間，有了這個公爵的女兒，她不僅害着同瑪格麗特一樣的病，並且相貌也其相似；不相識的人會把她們認成兩姊妹。只是公爵姑娘的病已經到了肺結核的第三期，瑪格麗特到那裏沒有幾天之後，她就死去了。

有一天早上，公爵因了在巴涅爾的土裏埋了他心愛的女兒還停留在那裏不忍離去的，偶在一條大路的轉角處瞥見了瑪格麗特。他彷彿見了他的孩子的影像，就一直向她走去，握着她兩隻手，流着淚親吻她，也不問她到底是誰，遲遲要求允許他常去看她，並願以愛死去的女兒的情感轉移到她身上。

瑪格麗特本來單獨住在巴涅爾的，只帶了一個女僕，一面想着對於這老年人也沒嫌疑可避，就應允了他的要求。

在巴涅爾有許多人都認識瑪格麗特，走去公爵那裏報告了哥吉耶姑娘是怎樣身

人。這對於老年人自然是一個打擊，因為這樣他就再看不出她像他的女兒了。可是時候也已經遲了，她已經成了他心上不可少的需要，他傷慟之後還能繼續生活下去的，她是唯一的藉詞。

他一點也不責備她(他也沒有責備她的權利)，反是慰問她是否能夠改換得過她的生活來，他願意貢獻她所需求的一切，作為交換她犧牲了舊時生活的酬報。她應允了。

我們還要知道這時候正是在瑪格麗特的病中。對於她那種熱情的性格，她正以為過去的生涯就是使她得病的主要原因之一，一種迷信的心理教她希望上帝因了她的悔悟與皈依賜還給她美色與健康。

泉水的治療，長睡的靜養以及自然的疲乏，安步，這許多原果然在夏季將盡的時候也使她恢復了健康。

將陪伴着瑪格麗特回到巴黎，仍然像在巴常去看她。

們的結合，在旁人也不知道實在的來歷，也

不知道實在的動機的，自然引起大家的注意，從前公爵是以財富出名的，現在人家也認識他的浪費了。大家都以為老年公爵呢愛上了這個年輕姑娘，這原來也是在老年富人們所常有的事。大家什麼都設想到了，只除去真的事實。

事實是這個父親對於瑪格麗特的感情原來是極其純潔的，除去了心的契合以外無論什麼念頭對於他彷彿都是一種猥褻，除去一個女兒能從父親口裏聽到的話以外，他從不向她說出旁的一箇字眼。

但是我們也不要錯想了我們的女主人公，以為她真的從此就改換了她從前的生活。在巴涅爾的養病期中，她應允了公爵的信約並不難保持，事實上倒也還能保持得住；但是一旦又回到了巴黎，這個慣於跳舞場中及酒食徵逐隊裏的生活的姑娘立刻就感覺到孤寂會使她悶死，寂寞中僅有的公爵的定期訪問，是不夠解除她的煩悶的，舊時生活的火熱的氣息重新吹入她的腦底，吹入她的心頭。

而且瑪格麗特從這次的旅行回來以後比歷來

都更加美麗，她又正在二十的妙齡，她的暫時睡伏了，却并不曾克服下來的病魔，繼續地催促她要求滿足火熱的願望；差不多胸部的病痛總會引起這種結果的。

公爵的一般朋友一向都以爲他同年輕的姑娘有了曖昧的關係的，時刻都在偵察她的行動。他們向公爵報告，說是她在準知道公爵不去看她的時候就接待旁的客人，并且這種拜訪常時延長到第二天，公爵聽到這消息時自然感覺極大的苦痛。

瑪格麗特經了盤問之後一切都向公爵招承了，還坦白地勸告他以後不必再關切到她，她說是再沒有力量保持訂下好的信約，所以也就不願意再收受一個被她欺騙的人的恩惠。

公爵一禮拜不去看她了，他唯一的辦法只有這樣做，到了第八天他却去請求她仍舊允許他們往來；只要常常會得着面，一切都聽她自主，那怕令他難過到要死，他也決不吐露一點責備的意思。

這就是瑪格麗特回轉巴黎以後三個月的事情，時間在一八四二年十一月十二月之間。

三

十六日的午後一時我到了昂丹路。
從遠遠的門外就聽到拍賣委員的叫聲。
滿屋子裏都是人。

墮落的繁華社會裏的名角都到了場，暗中給大戶人家的貴婦人們儘聽一個夠；這些貴婦人們再借光一次來看拍賣的名義，滿可以挨近地細心聽聽平時沒有機會接近，心裏也許妒羨她們的自由享樂的姑娘們。F. 公爵夫人的手臂碰着了以哀豔著名的A. 姑娘；T. 侯爵夫人正在遲疑着同風流名噪一時的D. 太太爭買一件傢俱；那一位老是打算毀了家產去度放蕩生涯而事實上老是連收入都還花不完的Y. 公爵一面陪着善談故事的M. 夫

人攀談，一面驕着常好馳騁向塞利塞道上的 N. 夫人彼此鬥弄眼色；還有僅用她的聰明就博得極大的財富的 R. 女士，不管天氣的寒冷她也來買點東西。

此外我們還可以舉出在場的許多人們的縮寫名字來；但是怕的厭煩了讀者，也就從省。我們只要知道在場的大眾都是發狂似地高興就夠了。也有許多女太太們本都認識死者的，不過裝着彷彿不記得這回事罷了。

大家高聲談笑着；拍賣委員們震破了腦殼地儘叫喊着；站滿在拍賣檯子前面的商人儘管在那裏請求大家寂靜些好讓他們談論生意，結果一點也不見效。從來沒有見過這般喧嘈雜亂的集會。

在這一片亂嘈中我悄悄地也溜進去，一想到就在間壁的房間裏面死去了可憐的姑娘；不禁感到悲傷。與其說是來買東西，毋寧說我是來看看熱鬧的，我看見那些商人們每當一件物品賣出的價格超過了他們預料的數目時，他們的顏面就發出一陣欣喜的光彩。這一般誠實的好人，他們在一個

娼家姑娘的身上也運用他們投機的本領，從她身上加倍地賺回去，他們逼她的債一直逼到她生命的最後時刻，到此刻她死了以後，他們都來收穫他們光榮的計算的果實，收穫他們可恥的放債的利錢。古代人只用一個神代表商人同強盜，真極其有理！

衣服，珠寶，克什米爾毛織物，這許多物品想不到那麼快地一陣就賣完了。可是沒有一件是我用得着的；我仍然靜待着。

忽然間，我聽到了一陣喊聲：“一本書，精綴裝訂，加塗金邊，書名叫做：曼農勒斯戈。第一葉上面有點子寫的東西。十個佛郎。”

“十二個佛郎”，歇了一陣功夫一個聲音這麼說。

“十五個”，我說。

爲什麼？我自己也不知道。想來一定是爲了那點子寫的東西了。

“十五佛郎”，拍賣人重複說了一遍。

“三十個”，第一個聲音又抬高了價格了，說時

的音調像是向原來抬價的人挑戰的神氣。

這樣，事情變成一件競爭了。

“三十五個”，我也用同樣的音調喊起來。

“四十個。”

“五十個。”

“六十個。”

“一百個。”

場中頓時寂靜，大家都轉眼望着我，看看我到底是什麼人，彷彿下了決心要占有這一本書。我着意說出的最後的字音似乎克服了我的對手：這個花了十倍價錢買一本書的競爭他寧願放棄了；待了一忽功夫，他鞠着躬和和氣氣向我說：「我讓你了，先生。」

別的人再都沒有別的什麼話，這本書於是拍賣給我了。

爲了怕的又再發生賭氣搶買的事，即使我的自尊心還可以支持，也許我的錢包不肯爭氣，我於是寫下了我的名字，書放在一旁，就走出來了。想來我一定教在場的人們奇怪，奇怪我到底爲什麼

目的跑到這裏來花上一百佛郎買了用十佛郎或者至多十五佛郎隨處都可以買到的書。

一個鐘頭以後我派人去取了我的購買品回來。在第一葉上面寫着勁秀的墨水字跡，是贈者的題字。字只是這樣寥寥的幾個

曼農對於瑪格麗特，
慚愧。

下面的署名是：亞芒·都華勒。

這“慚愧”兩個字是什麼意思呢？據這位亞芒·都華勒先生的意見，難道以為曼農在放浪生涯上，或者在情愛上，應該承認瑪格麗特比她高出一等麼？這後一種解說比較地近似，因為前一種只是分明地譏諷瑪格麗特，她必不肯接受。

後來我又出門了，一直到晚上臨睡時才又想到這一本書。

自然，曼農勒斯戈是一篇動人的故事，裏面的情節沒有一點我不熟悉的，可是每逢我手上拿着這本書時，我的感情總還要被牠吸引；此刻又展開

牠，我又隨着普赫佛牧師創作的女主人公過了一度生活(這已經是第一百次了)。在我腦筋裏牠的印象是如此地真實，彷彿我曾經認識了她似的。這番新鮮的情況之下，拿曼農同瑪格麗特對比起來，讀時更添了不曾預料的興趣，我原來對於瑪格麗特的寬容更增加了憐憫，甚至於有一種情愛。固然，曼農是死在荒涼的沙漠裏的，但是也是死在那般用全副精靈愛她的情人的臂上，墳是情人親手掘成，她又是和着情人的心濡着情人的淚一齊埋葬的。至於瑪格麗特呢，也像曼農一樣度了墮落的生平，也許同樣皈依了上帝，雖然死在繁華富麗的境況中，如我所看見了的，可是心腸的環境却比埋藏曼農的沙漠還更乾枯，還更荒野，還更殘酷。

據我聽得的消息，瑪格麗特死前兩個月期間的萬分苦痛中不曾看見枕邊有一點真實的安慰。

我的想念從曼農，從瑪格麗特的身上，想到我所認識的一些女子，我看着她們都走向永劫的死的路上。可憐的靈魂們！如果說是不應該去愛她們，難道說連憐惜她們都不當麼？你憐惜看不見日

光的瞎子，你憐惜聽不到天籟的聾子，你憐惜宣洩不出靈魂的聲音的啞子，可是，借了羞恥的託詞，你却不願意憐惜這心靈的瞎；的聾，的啞，長令苦厄無告的她們，用盡了力量也不能窺見幸福的門牆，不能聽到上天愛與信仰的福音。

爾果寫過 *Marion Delorme*，繆塞寫過 *Bernette*，大仲馬寫過 *Fernande*，每一個時代的思想家同詩人都向娼家女子奉獻過他們的慈悲，有時還有偉大人物用他的情愛和名譽恢復了她們作人的資格。我此刻着意地說明這一點，爲了想到我的讀者中或許會有許多人正準備拋去了這本書不理，以爲我在這裏替賣淫的罪過行爲辯護，作者的年齡尤其容易使讀者就這個心。我願有人這樣想的，改正過來；如果只就這一點心，那敢請仍然繼續看下去。

我只是很簡單地相信一條原則：對於善的教育不曾教導過的女子，上帝差不多常爲她們開着兩條向善的路徑；苦與愛。這兩條路徑都很艱難；走到了，手上都流着血，脚上都破了皮，但是同

時她們也就在路途的荆棘叢上遺下了她們罪過的裝飾，赤裸裸地達到目的地，在天帝的面前一點都不必臉紅。

有人在路上遇着了這些勇敢旅行者的，就應該扶助她們，應該向世人說出曾經遇見了她們，因為說出了也就指示出了一條路。

所以事情并不是那麼簡單，以為只在人生進口的所在豎上兩塊大標牌就可以了事：一塊上面寫着“善的路”，另一塊上面寫着“惡的路”，再向走到路口的人們說：“任你選擇一條。”其實是應該像基督的態度指點出由後者導向前者的路徑；尤其是不要教旅路的開頭過於苦痛，或者竟是格格不能入。

自然，這是我的狂妄大膽，想從此刻敘述的區區故事上推求出這麼重大的結論來；但是我是相信什麼事都可以由小見大的一種人。嬰兒是小的，他可是包含着成人；腦袋是扁狹的，牠可是蘊藏着思想；眼睛無非只是一個小點子，牠可是透視到多少里路的遠闊。

四

兩天以後，拍賣完全結束了。成績是賣出了十五萬佛郎。債主們分去了三分之二，餘數歸一姊同一姪孫承繼。

料理後事的商人寫信通知這位姊姊說她承繼了五萬佛郎的時候，她睜開一對大眼睛。她已經有六七年功夫沒有看見她的妹妹了，自從妹妹逃失了的時候起，她和一切人都打聽不出她的消息。

她於是連忙趕到巴黎，所有認識瑪格麗特的人看見了她沒有一個人不十分驚訝的，原來瑪格麗特的財產承繼人竟是這麼一個大塊頭的鄉下美姑娘，她一直還不曾離過她的村莊呢。這回陡然發了這麼一筆不曾希望過的大財，也還摸不清是什

麼來歷。她回轉鄉村之後，聽說還帶去了一場悲悼亡妹的大大的傷心，只有新近放出一筆四厘五利息的債才始能夠勸解勸解她。

這些情形在這醜事發源地的巴黎大家常時重複談說的，後來也就逐漸被大家遺忘了，要不是遇到一件新的事故發生我也差不多忘記了我是怎樣留意這樁公案的。這件新的事故教我完全知道了瑪格麗特的生平，並且告訴了我多少動人的情節，令我感到非寫出來不可的願望，此刻我就正在這裏往下寫去。

在那一所傢俱賣空了的住宅重新招租已經有三四天的時候，有一天早晨我的家裏來了一個叩訪的客人。

我的僕人（不如說是我的守門人，他兼作僕役的事）開門迎他，送來一張名片給我，說是交他這張名片的人願意會我談話。

我的眼光射到這張名片，看出這麼幾個字：

亞芒·都華勒。 附

我想想在那裏見過這個名字，後來記起了曼

農勒斯戈第一葉書來。

這個贈送這本書給瑪格麗特的人到底有什麼事要見我呢？我囑咐立刻請客進來。

來客是一個高身材黃金頭髮的青年，臉色慘淡的，穿着一身旅行的裝束，像有好幾天不曾脫下的，撲滿了風塵，他也懶得拂去。

都華勒先生深深地有所感觸，也沒有力量掩藏住他的情緒，眼睛裏噙滿了淚液抖戰着聲音向我說：

“先生，請你原諒我的唐突的拜訪同我的裝束。不過青年人們彼此之間是沒有什麼拘束的，我今天切想見到你，以至於我的行李都是派人送到旅館裏去的，我連落旅館的時間都來不及，就跑到你這裏來了；雖然時間還早，却還怕的會你不着。”

我請都華勒先生靠近火邊坐下，他從衣袋裏取出手帕來掩住了他的臉面。後來嘆惋着向我說：“你一定不懂得這個不相識的來客對你有什麼要求，在這樣早的時間，穿着這樣的一幅裝束，還這樣哭哭泣泣的。先生，我來實在只為一件要事向你

求情。”

“請說下去吧。先生，我是完全聽你的意思的。”

“瑪格麗特·哥吉耶姑娘家裏拍賣的時候，你到場了的吧？”

這句話剛說完，青年客人戰勝了一忽兒的情感又抑制不住了，他的兩隻手又舉起掩住了他的眼睛。待了一刻再說：“我這神情對於你彷彿太可笑了吧，我請你曲諒，並望你信我永不忘你耐心聽我的盛意。”

“先生”，我說，“如果我能替你幫得到的忙能夠平靜下你的傷感的些須，請你趕快說出，你回頭可以見得我是以替你盡力爲幸的。”都華勒先生的悲痛實在令人同情，我是極願使他快意的。

他接着說：“瑪格麗特家裏拍賣的時候，你買了點什麼東西吧？”

“是的，先生，一本書。”

“是曼農勒斯戈吧？”

“正是的。”

“你現在還有這本書麼？”

“在我的寢室裏。”

聽完這個消息，亞芒·都華勒心裏彷彿已經放下了一塊石頭，立刻表示謝意，似乎我保留下這本書已經算是動手幫了他的忙。

我立起身來，走到我的寢室裏拿出了書，隨即交給他。

“就是這個”，他一面說一面看到第一葉，又翻着書本，“就是這個。”

兩滴大大的淚珠落到書葉上。

“那麼，先生”，他抬起頭來望着我說，也不再避忌我露着他哭過了並且又要哭起來的神情，‘你很蓄意寶愛這本書麼？’

“爲什麼這麼問，先生？”

“我正來求你割愛讓給我呵。”

“請你原諒我的好奇，這本書就是你送給馬格麗特·哥吉耶的麼？”

“就是我。”

“那麼這本書本來是你的，先生，你再拿去好了，我很高興能夠還給你。”

“但是”，都華勒先生有點窘了，‘至少我也應該給你花費了的價錢還你。’

“請你允許我奉送給你吧。這種場合的拍賣價格本來是一種頑笑；而且我也不記得花了多少錢買來這一本。”

“你花了一百佛郎。”

“真話呢”，這回我却有點窘起來了。“你怎樣知道的呢？”

“這很簡單的。我原來希望到巴黎趕得上拍賣的，可是今天早晨我纔趕到。我想着一定要得着瑪格麗特的東西，連忙跑到拍賣委員那裏，請他許我查一查賣完的貨品同買主的姓名的表冊。我查出了這本書是你買來了，雖然想到你花了那麼大的價錢買到手，怕的你自己也許有什麼留戀，我却仍然決意想求你割愛。”

說出了這話，亞芒顯然表現着疑心也許我和瑪格麗特有他和她那樣的交情。

我連忙請他放心，向他說：“我對於哥吉耶姑娘無非面善罷了。她的死給我的印像只是一個年

輕悅目的女子的死給予一個青年人的印像。我願意買點她的什麼東西好頑，這本書還是固執着抬高價格爭買得來的，究竟爲了什麼一定要買來我也不知道，大概是爲了高興和一位拚命同我競爭的先生賭狠，教他生生氣罷了。我重複地說一遍，先生，這本書是屬於你的，我再請你收留牠，你不必仿倣我從拍賣人那裏得來的故事。我還希望這可以當作我們兩人今後更長遠更親密的交誼的一份定禮。”

“這樣也好，先生”，亞芒伸出手來和我的手交握，“我就接受了；我這一生都不忘你的厚意。”

這時候我切想向亞芒探問瑪格麗特的事：這書上的題字，這青年的行徑，他切想主有這本書的願望，這幾點深深刺動了我的好奇心。但是一面我又軋心這樣去問他似乎有點借了不受他的錢換得刺探他的隱私的權利的嫌疑。

可是他彷彿已經猜到了我的願望了，他說：“你看了這本書麼？”

“完全看過了。”

“你對於我寫的那兩行字怎樣想法？”

“我當時就明瞭在你的眼睛裏，你送她這本書的那個姑娘是超出了平常的品類的，我不願意拿你的這兩行字只當作通俗的恭維看待。”

“你想得正對呀，先生。這個姑娘真是一個仙子呢。看咯，你讀讀這封信看。”他一面遞給我一張像似返復讀過多少遍的信。

我展開了來，看見下面的文字：

“我的親愛的亞芒：我收到了你的信。你仍然留着你的好心腸，我感謝上帝。是的，我的朋友，我是病了，害着這不肯饒人的一種病；可是你現在還肯這樣關心到我，已經減輕了我的許多苦痛。我一定不能再活到那麼長久，教我還能夠趕得上和寫這一封惠書的手相把握了；如果世上還有什麼東西可以救活得了我，這封信裏的話就可以救我了。我再見不到你了，因為我已經去死很近而我們還隔在千百里路遠。可憐的朋友！你從前的瑪格麗特大大地變了樣子了，教你看她現在這種情況也許

還不如不再見她爲妙。你問我是不是肯饒恕你；呵！朋友，整個的心都能諒你，因爲你從前情願給我的難堪無非是你對我的情愛的證明。我躺下床已經有一個月了，爲了切意要討得你的看得起我每天都寫下我的日記，從我們別離的時候起一直到我沒有力氣寫下去的時刻。

‘如果你對我的關切是真心的，亞芒，那你回來的時候就去望望瑜利·都普哈。她會拿這本日記交給你的。你可以追尋得出我們的往事的原由與恕詞。瑜利待我很好；我們兩人常常談起你。你的這封信到時她也在旁，我們讀着兩人都流了淚。

‘倘使你不曾給我什麼消息，我也已經拜託了她在你回到法國的時候交給你這幾張紙。你也不必對我有什麼感謝。我每天有一忽時間回復到過去生命裏僅有的幸福的剎那，對於我自己原有大大的好處；如果你能夠從這裏面尋得出往事的恕詞，那我就從裏面尋出了不斷的解救。

“我總想留下點什麼東西給你，好教你永遠想得起我，但是我這裏什麼都教人管住，一絲一毫都

不屬於我了。

“你明白了麼，我的朋友？我就要死去了，從我的病床上我聽到了客廳裏面監守人的脚步聲音，這是我的債主們派來，教他監視着不許旁人拿動了絲毫東西的，在我還沒有斷氣的時候已經是什麼東西都不許歸我主有了。我盼望他們等待我死後才動手拍賣呵。

“呵！人們是這麼冷酷無情！我錯了，不如說是上帝是正直不阿，鐵面無私的呵。

“好吧，親愛的，你在拍賣的時候趕來買點什麼東西吧，我此刻那怕揀擇點再細微的物品替你保留在一邊；倘使教別人知道了，人家竟做得出誣陷你詐欺取財呢。

“我就要脫離去的人生是怎樣悲慘的人生呵！

“願慈祥的天帝，允許我在死去之前還能夠見你一面？照情形看來，我們什九是永別了，我的朋友。請你原諒我不能再寫下去，那些說是可以醫好我的人們使我放血放得疲弱不堪，我的手不許我

再寫多的了。

“瑪格麗特·哥吉耶。”

的確地，後面的幾個字都不大容易辨認了。

我交還這封信給亞芒，想來他一定又在腦筋裏讀了一遍，像我在紙上讀過一遍一樣。他一面收着信一面向我說：

“誰肯相信這是一個罈子裏的姑娘寫的呢！”他受了回憶的感動，注視了一忽信上的字跡，終於拿近嘴唇旁邊觀觀。

“當我一想到”，他又說下去，“這樣一個姑娘死去了我不會見到，以後也永遠再見不到；當我一想到她的待我比一個親姊姊還周到，而我却讓她這樣地死去，一想到這，我再也不能饒恕我自己了。死了！死了！臨死還想念我，還筆底寫着，口裏念着我的名字，可憐的瑪格麗特！”

亞芒爽性放縱他的迴想和他的眼淚發洩一個痛快，向我伸出手來繼續着說：

“不知道的人看着我這般傷心到這樣的一個

女子，定該笑我十分孩子氣；其實是誰也不知道我教她喫了什麼苦，誰也不知道我曾經是怎樣地殘忍，誰也不知道她是怎樣地賢慧與委屈！從前我想着該我饒恕她的，今天呢，我自慚夠不上領受她賜我的饒恕了。呵！我甯願拿我十年的生命換得在她面前一小時的哭泣。”

大凡不了解一種悲哀而想加以安慰本是一件難事，可是我對於這位青年已經有了強烈的同情，他這般坦白地向我宣洩他的悲傷，使我感到我的安慰也必不至於完全無效，於是我說：

“你沒有些親戚朋友嗎？希望吧，去看看他們吧。他們會給你些安慰，至於我呢，恐怕我只能憐惜你，增加你的苦惱了。”

“對了”，他站起身來，大步地在我房間裏來回走着，‘我真的煩擾了你。請原諒我，我先沒有思量到我的苦痛會麻煩了你，而且這是和你毫不相干的一件事。’

‘你錯聽了我的話裏的意思了，我是完全聽你指揮的；可惜的是我的力量還不夠平靜下你的悲

傷。如果我同我的朋友們可以寬解寬解你，在無論什麼事情上如果你用得着我，我願你完全相信我是極高興能夠幫助你的。”

“對不住，對不住”，他說，“我的悲痛使我神經過敏了。請你讓我休息幾分鐘，好擦乾我的眼淚，不要教街上的流氓拿這麼哭哭啼啼的大孩子當作稀奇看。你剛才送我這本書已經使我非常快活了，我永遠不會忘記你的恩惠。”

“只要你肯給我一點交誼”，我說，“只要你肯告訴我你的悲傷的原由，就算是你的酬報了。心裏感受的痛苦，發洩了出來也就得着了一點安慰。”

“你說得有理；但是我過於想痛哭一場，即使向你述說也一定說不成條理。改一天我教你知道知道這一段故事，你將來看看我是不是應該悲悼這個可憐的姑娘。現在”他又擦擦他的眼睛，對着鏡子看了一看，“只希望你不要拿我看作太沒有出息，並且允許我將來再來看你。”

這時候這個青年的神情極其溫良和好；我差不多想擁抱住他。可是我看見他的眼睛又開始給

淚珠浸滿了；他明白我已經覺察出來，立刻偏轉了他的視線。

“看咯”，我鼓勵他說，“放勇敢些。”

“再見”，他回答了一聲。用了一番努力勉強自己不再哭出來，他飛跑着去了。

我掀開窗帷看見他踏上了門口等待着他的一輛小馬車；剛剛跳進了車子，就拿出手帕掩面大哭起來。

五

亞芒的消息好久沒有聽到人談，倒是瑪格麗特的名字常時有人提起。

我不知道諸位平時留心到這一件事沒有：假定有一個你不認識的人，或者至少是你不關心的，他的名字一旦經人在你面前提過以後，每每有許多事實許多細情會環繞着這名字逐漸送到你的耳邊來；於是乎你會聽到歷來不曾向你提過這名字的你的朋友們這時候大家都談起牠。你會發覺出這個人的身世幾乎打動了你的心，你會發覺出他曾經在你從前的生活裏閃現過多少次而你沒有注意；你還可以從別人談述的這許多事實裏找尋得出同你自己生活中的事實相合相關的地方來。我

之對於瑪格麗特並不完全是這種情形，我是原來看見過她，碰到過她，認識她的面貌，也知道她的許多習慣的。不過是，自從她家裏的拍賣以後，她的名字特別使我覺得常時在耳邊聽到；尤其是在前一章裏提過的情形之下，她這個名字還牽聯在那麼深重的一種悲傷裏面，我的驚奇的心思越發增長起來了。

這結果至於令我每逢着我的朋友們（向來我們並沒有談過瑪格麗特的）必定要問到：

“你知道一個叫做瑪格麗特·哥吉耶的女子嗎？”

“是茶花女麼？”

“正是她呀。”

“很知道的呵！”

這些個：“很知道的呵！”的答語有時還伴着一陣微笑，無法令人不起疑心的含有意義的微笑。

“那麼，這姑娘到底是個什麼樣的人呢？”我繼續問。

“是一個好姑娘。”

“這就完了麼？”

“是咯，老天爺！比別的姑娘聰明些，也許心腸稍微好一點，罷了。”

“你再不知道有什麼特別關係她的事情麼？”

“她曾經毀敗過 G. 男爵的家產。”

“就是這些？”

“她還作過某某老公爵的情婦。”

“她真正是他的情婦麼？”

“大家都這麼說：不管怎麼樣，他給了她很多的錢花。”

一打聽起來老是一樣的情節。我可是很願意知道點關於瑪格麗特同亞芒的結合的事情。

有一天遇見一個慣於窩子裏生活的朋友，我就問他：

“你知道瑪格麗特·哥吉耶嗎？”

答話同樣是那一句“很知道的。”

“是怎樣的一個姑娘？”

“又美麗又賢惠，她的死曾給我大大的難過呢。”

“她是不是有過一個情人叫做亞芒·都華勒的？”

“一個高個子，金黃頭髮的？”

“對呀。”

“真有這麼一回事。”

“這個亞芒到底是什麼人呢？”

“是一個小夥子，爲了她把幾個錢花完了，後來被迫着離開了她。聽說他爲了這簡直發了狂呢。”

“那麼她呢？”

“她也很愛他的，也還是聽見人家這麼說，反正也總是這一種姑娘的愛法。向她們這種人總不能討得出比她們所能給的更多的東西來。”

“亞芒變成怎樣情形呢？”

“我也不知道。我們並不大認識他。他同瑪格麗特在一道住了五六個月，可是在鄉村裏。他回到了巴黎來，他也就走了。”

“你以後再沒有看見他？”

“一直沒有看見。”

我呢，我也再沒有看見亞芒了。我於是心裏自

問着如果亞芒還會到我這裏來，瑪格麗特剛剛死去的消息不知道是否還能夠激起他舊日的情愛，舊日的痛苦；一面我又自答着也許他已經連死者，連再來看我的約言一齊都忘却了呢。

這個假設對於另外一個人或許還差不多近似，至於亞芒呢，從前他在絕望的傷痛中的音調原來是那麼懇切的，應該還不至於如此薄情，想到這裏我又換了另一極端的想法，我猜測着難道憂傷使他成病了麼？這許久我沒有得到他的消息，一定是他生了病或許竟至於已經死了都說不定。

我老是放心不下地關切這個青年。在這關切裏面也許有我的自私的成分；也許我是想從這悲傷底下窺探出一件動人心絃的故事，也許我探聽故事的願望大部分還是爲了耽心到亞芒的寂沉。

亞芒先生既然沒有到我這裏來，我就決意去找他了；找他的托詞是並不難編造的。可惜的是我不知道他的住址。問了許多的人也沒有一個人說得出。

我跑到昂丹路去；或者瑪格麗特的門房知道

亞芒住在什麼地方。門房換了一個生人了，他同我一樣地不知道。我再到埋葬哥吉耶姑娘的墳場裏去打聽。這是蒙馬特爾墳場。

四月又來了，天氣極其晴朗，墳墓不再有冬天點綴的淒慘景象了。氣候轉移的程度已經夠溫暖起活人們的心來憶念死者，並來到這裏訪問訪問他們了。走到墳場時我心裏自語着：借了察看瑪格麗特的墳墓我總該可以追尋得出亞芒的悲痛的痕跡，或許還可以打聽得他現在是什麼情形呢。

我走進看墳人的小屋子裏，問他在二月二十二那一天是不是有一個叫做瑪格麗特·哥吉耶的女子葬在這蒙馬特爾墳場裏。這個人拿出那一大本登記着這最後安息地的住戶的表冊來翻閱，結果回答我的確有這麼一回事。

我請求他領導我到墳上去，在這一座死者的城市裏，也像活人的城市一樣也有牠的街道，如果沒有熟悉的嚮導人簡直也沒有方法辨認。守墳人招呼一個園丁過來囑咐他這件事，園丁不等他說完就打斷他的話，說：“我知道，我知道……呵！這

座墳非常好找呢，”說着一邊轉向着我。

“爲什麼緣故？”我問他。

“因爲牠上面有特別不同的花。”

“就是你照料他？”

“是呀，先生。我惟願世上所有的親眷照料他們的死者都像囑咐我招呼這一座墳的青年一樣。”

轉了幾個灣，園丁站住了，說：

“我們已經到了。”

我的眼前，許多花朵整齊擺成一塊方形，如果沒有那一塊鐫着名字的白石墓碑，人家簡直不會拿牠當作一座墳看。

石碑挺直地豎着，一圍小鐵柵欄劃出這墳地的界限，墳地上面堆滿了白的茶花。

“你看了有什麼意見？”園丁問我。

“美極了。”

“每逢有一朵茶花萎謝了，我就得換上新的。”

“誰教你這麼辦的呢？”

“是一個青年人，他第一次來到這裏時哭得傷心着呢。不消說得是死者的老相知了，我聽說這個

姑娘彷彿是一個不大正經的姑娘。有人說她從前是很漂亮的。你先生認識她麼？”

“認識的。”

“也像那一位一樣？”園丁說時臉上帶着調皮的微笑。

“沒有那一回事，我從來沒有同她談過話咧。”

“你到這裏來看看她；這真是你的好意，你知道所有來看她的人並擠不滿這個墳場呢。”

“那麼，簡直沒有人來？”

“除了那一位年輕先生來過一次以外簡直沒有人來。”

“他也只來了一次？”

“是的，先生。”

“後來他再也沒有來過？”

“沒有，可是他回來之後還要來的。”

“那麼他正在旅行中？”

“是的。”

“你知道他在那裏麼？”

“我想是在哥吉耶姑娘的姊姊的家裏吧。”

“他在那裏幹什麼呢？”

“他去要求她允許他挖出這個姑娘來，換一塊地方安葬。”

“爲什麼不讓她還在這裏呢？”

“你先生知道人們對於死人總有些奇奇怪怪的想頭。我們這些人天天看見這種事。這一塊地只買成五年好埋，那一位青年可是願意買一塊永遠埋葬的地界，並且還要再寬大點的；這只有在新墳區才合式。”

“什麼叫做新墳區？”

“就在左邊那一片新地段，有人正在出賣的。如果墳場的規矩向來是這種情形，那世界上也不會有這座墳場了；想做到應該做到的樣子還有得可做的呢。人們是這樣地可笑。”

“你的話是什麼意思呢？”

“我的意思是說有的人到這裏來還擺出他們的架子。比方說吧，這位哥吉耶姑娘，算是活著的時候日子過得隨便了一點；現在，可憐的姑娘，她是死了；其實同她一樣的人也還是有的，別人可是

沒有什麼話說。我一例地澆着她們墳上的花。哼哼，埋在哥吉耶姑娘傍邊的人的親屬知道了她是什麼人的時候，你猜他們怎麼說法？他們說是像這種樣子的女人應該另有一塊地方埋她們，和窮人們一樣。你從來見過這種事情麼？我呢，我是不大看得來的。那些有錢的大闊佬一年來個四趟，訪問他們的死人，他們親自帶着花來，你看是些什麼花呵！他們對於自己說是怎樣傷心哭泣着的人也捨不得花錢修一條墳墓；他們在碑石上寫着他們怎樣傷心流淚，其實是從來沒有流過的眼淚，他們對於隣居又這麼過不去。你也許相信我，也許不相信，先生，我並不認識這個姑娘，我也不知道她做過些什麼事；嗯，可是我喜歡她，這個可憐的小姑娘，我小心照顧她，我給她的茶花都是照本賣的。她是死的女客中我頂中意的一個。我們這種人，先生，我們是一定要愛死人的，你看我們這麼忙，差不多沒有功夫再愛別樣東西了。”

我注視着這個人，我的讀者不必要我解釋，想來總可以想得比我聽他說時的情緒了。

他也看出來了，繼續着說：

“聽說有人爲了這個姑娘敗了家，她有許多情人都寶貝似地愛她；唉，我一想到爲什麼現在簡直沒有一個人來到這裏買一朵花送她，真覺得稀奇，也真難過。再說，這一個還算過得去的呢，她還算有她的一個墳，並且也還算有一個人記得她，有這一個就抵得多少個。此外，我們這裏還有一些和她一樣的身世，年齡也相仿的姑娘，你猜她們怎麼樣？唉，一齊都扔在一個大坑裏面；我每逢聽到她們可憐的屍身掉在土裏的時候，我的心就碎了。一下子死了，再也沒有一個人理她們！我們這一行職業真不是一件快活事，更其是我們還有點心腸的人。你先生說怎麼樣？我也沒有法子。我有一個二十來歲的漂亮大姑娘，每逢人家抬來一個同樣年紀的女柩，我就想到了她，不管這是一個闊人家的小姐或者是一個女流氓，我一樣制止不住我的感動。你看，我談這些故事一定麻煩了你，你到這裏來並不是爲了來聽故事的。有人叫我帶你到哥吉耶姑娘墳上來，現在你到了這裏。你還有什麼事用得

着我麼？”

“你知道不知道亞芒·都華勒的住址？”我問他。

“知道的，他住在——什麼街；至少我知道我是往那裏去拿你看到的這些花的價錢的。”

“謝謝你，我的朋友。”

我最後還看了這座花墳一眼，我禁不住切想掘發到這一堆土的深處，看看這一堆土到底拿這個美麗人兒弄成了什麼情況；心裏怪難過地走開了。

“你先生是不是想看看都華勒先生？”走在我傍邊的園丁問我。

“是呀。”

“我相信他一定還沒有回來，不然我早就該見到他了。”

“那麼你一定以為他還沒有忘記瑪格麗特？”

“我不只是相信他沒有忘記，我還敢打賭他要搬動她的墳就是爲了想再看見她一次。”

“那是怎麼一回事呢？”

“上回他到這裏來的時候，第一句同我談的話就是：要想再看看她應該怎樣辦？這只有遷葬才能辦得到，我於是就告訴他許多要辦的手續，你知道要把死人從這座墳搬到那座墳裏，一定得要認識屍身才行，而且也只有家屬才有權允許這件手續，同時還得要一個警察官到場監視。這回都華勒先生去找哥吉耶姑娘的姊姊就是爲了去請求這個允許權的。你可以相信他回來之後第一次拜訪就是來找我。”

我們走到了墳場的門口；我又謝謝一次園丁，掏出幾個酒錢放在他手裏，就照着他告訴我的地址走去。

亞芒還沒有回來。我在他家裏留了幾個字。請他一到了巴黎就去看我或者通知我在什麼地方可以會得着他。

第二天早晨，我收到都華勒的一封信，報告他已經回來了；並請我到他家裏去看他，因了過度的疲勞使他不能出門。

六

我找到亞芒時他正在床上。

他看見了我，伸出他的燙人的手來。

“你在發燒呀，”我向他說。

“沒有什麼事，無非是忙匆旅行後的一點疲勞罷了。”

“你是從瑪格麗特的姊姊家裏來的？”

“是的呀，誰告訴你的？”

“我知道的，你要求的事已經得到了麼？”

“也對呀；但是誰向你報告了我的旅行同旅行的目的？”

“墳場裏的園丁。”

“你看見了那個墳？”

我差不多不敢答復下去。他這句話的音調證明他老是給從前我見過的情緒苦惱着，每當他自己的思想或者別人的談話提到了那個傷心的人兒，總要過很久的時間他的情感才始能被意志壓服下去。

我於是只好點頭示意。

“他是好好地照應他麼？”亞芒繼續着說。

病人的兩頰上流下了大大的兩顆淚珠，他連忙掉過頭去避我。我裝做沒有看見的神氣，試試換一種談話看，我說：

“你走了已經就有三個禮拜了。”

亞芒舉起手來擦擦眼睛，答復我：“恰好三個禮拜。”

“你這次旅行了不少的路呀。”

“哦！我並不完全是在旅行，我病了半個月，否則早就回來了。剛一到那裏的時候我就發燒，不能不守在房間裏。”

“你動身回來的時候並沒有完全復原？”

“如臬再在那裏耽擱一禮拜，我就會死在那裏

了。”

“好啦，現在你已經回來了；你應該好好保養自己；你的朋友們就會來看你的。如果你允許我，我就第一個來。”

“兩個鐘頭以後我想就起身來呢。”

“多麼不小心呀！”

“不起來不行。”

“你有什麼急事要辦？”

“我該到警察局去了。”

“你爲什麼不找一個旁人替你辦辦呢，自己去又會添了你的病？”

“只有這一件事可以醫得好我。我一定得要看見她。自從我知道她死去以後，尤其是自從看見了她的墳以後，我就再也睡不着覺。我怎麼也想像不出我們別離的時候是那麼年輕貌美的女子竟會已經死去了。這總得要我自己親眼看看才相信。我要看看上帝把我那麼心愛的人弄成了什麼情況，這歷一來，那怕人的景象也許可以醫治我記憶裏絕望的悲哀。你陪伴着我一同去，是不是……如果不

太麻煩了你？”

“她姊姊怎樣同你說的？”

她什麼也沒有說。她看見這麼一個生人願意替瑪格麗特買一塊墳地還替她造一座新墳，立刻就在我請她照辦的一張允許證上簽了名字。”

“請你相信我；我勸你等病完全好了之後再辦這件事。”

“呵！請放心吧，我會好的。並且倘使不快地解決這件悲痛懸念的事體我簡直就會發狂。我向你賭咒我不是看見了瑪格麗特以後心裏不能平靜下來的。也許這就是燒我的熱病的病原，我的失眠中的夢想。但是看見了以後是不是會像杭塞先生一樣要出家修道，那可得要等到將來再看。”

“我懂得了；”我和亞芒說，“我完全照你的意思辦；你看見了瑜利·都普哈沒有？”

“呵！看見了就在我回來的一天第一就是看見她。”

“瑪格麗特留給你的紙稿她交給你了沒有？”

“就在這裏。”亞芒從他枕頭底下取出一個紙

捲來，連忙又放在原地方。

“這些紙稿裏的話我都背得出來”，他說。“三個星期以來我每天都念牠十遍。你將來也可以讀得到的，不過要稍稍遲一點再說，等我心境稍稍平靜下去，我還得替你加些解釋，你庶幾可以了解這懺悔裏面啓發的心腸。現在，我還要求你一件事。”

“什麼事？”

“你有一輛車子在底下吧？”

“是呀。”

“那麼好咯，你是否願意拿着我的護照到郵政局去看看信箱裏是不是有我的信？我父親同我妹妹該有信到巴黎來了，我走的時候非常地匆忙，動身以前沒有來得及通知他們。你轉來以後我們再一同去通知警察局預備明天的典禮。”

亞芒交他的護照給我，我就向盧梭街郵局走去。果然有都華勒名字的兩封信，我取着拿了回來。

等我回來時，亞芒已經穿得整齊齊齊，準備出門了。

“謝謝你，”他拿去了他的信。“是的，”他看完了封面以後說，“是的，是從我父親同我妹妹那裏來的。他們一定不懂我爲什麼沒有消息給他們。”

他拆開那兩封信，與其說他是看信還不如說他是猜猜裏面的意思，兩封信中每一封都有四面紙；他可是過了一忽兒功夫就重疊起來了。

“我們走吧”，他向我說，“我明天再寫回信。”

我們一同到了警察局；亞芒交上那一張瑪格麗特的姊姊的委辦證給警官。警官換給他一封通知守墳人的信；說定了遷葬在明天上午十時舉行。我們又約定了我明天前一點鐘去邀他，再一同到墳場去。

我也非常想看這一幕景象，老實說我一夜都沒有睡好。照同樣的情形推測，這在亞芒一定更是漫漫的長夜了。

第二天上午九點鐘我到了他家裏的時候，他臉上怕人地發白，但是神態彷彿還安定。他望着我微笑，和我握手。

他的幾枝蠟燭都點完了。在我們出門之先，亞

芒還拿着厚厚的一封信，是寫給他父親的，裏面一定訴說了他夜來的感想。

半個鐘頭以後我們到了蒙馬特墳場。警察官已經先在那裏等候了。幾個人慢慢地向瑪格麗特的墳墓走去，警官走在前面，亞芒同我隔了幾步跟着。

走着走着，我不時覺出我的同伴的胳膊靈敏地發顫，彷彿時有一陣抖擻穿流他的全身。我掉轉頭來注視着他；他也明白了我的意思，向我露出微笑。可是從他家裏出來以後我們兩人一直還沒有交換一句談話。

快要到墳前的時候，亞芒停住了一忽，擦乾他滿臉冒出的大滴的汗珠。我呢，我也利用這一點空閒換了一口氣，我的心原來也像閉在一種壓榨器裏似的。

想看這種樣子的玩意換得了痛苦的高興，這高興不知道到底是從那裏來的！我們走到墳前的時候，園丁已經移開了那許多花盆，鐵柵欄也搬開了。兩個人正在那裏挖土。

亞芒靠住一棵樹，凝神地看着。他的全副生命好像集中在他的一對眼睛裏面。

陡然間，有一柄鐵揪碰着了一塊石頭。亞芒聽到這磨硬的聲音，像觸了電流似地向後一退，死緊緊攥住我的手至於令我的手發痛。

挖墳人拿起一柄鐵鏟，漸漸清除乾淨了這墳坑裏的土；後來只看見蓋在棺材上面的石塊了，他又一塊一塊地扔去。

我留心察看亞芒，時刻耽心他那麼注精會神的感觸會不會教他喫不住。他可是仍然注視着；眼睛大大睜開定睛地凝望，竟像中了瘋狂；面頰同嘴唇有時輕微地發顫，說明他正陷在強烈的神經病兆裏。

我自己呢，我只追悔我不該來。

棺材完全露出的時候，警官向挖墳人說：

“打開。”

這兩個人聽命照辦，彷彿做着世界上頂平常的一件事。

棺材是橡木作的。他們動手旋開棺蓋上面的

螺釘。這些螺釘給土裏的潮溼生上了鏽，所以頗費了一點力氣才始揭開了棺蓋。一陣難聞的臭味冒出來，雖然棺木上面蓋着這許多香花也不濟事。

“呵，天哪！天哪！”亞芒低聲自語着，臉上更加慘白了。

連挖墳的人也向後退却兩步。

一幅闊大的白色屍幃裹着屍身，畫出幾道曲線。屍幃的一端差不多完全剝蝕了，死者的一隻腳伸露出來。

我那時候差不多也支持不住了，在我的筆頭寫到這行字的此刻這一幕景象還彷彿明瞭擺在眼前。

“快一點”，警官說。於是，兩人中的一個伸出手來動手撕開屍幃，隨即擎起起撕去的一端，陡然露出瑪格麗特的面孔。

看着真是怕人，說起來也教人心戰。

眼睛只剩了兩個窟窿，嘴唇已經沒有了，白牙齒一顆擠緊一顆地排列着。長長的黑頭髮已經乾枯了，貼在太陽穴上，還掩蓋着青色面頰的陷坑的

一部；我却是還能從這面孔上認識得出往時常常見到的有紅有白的歡欣的面孔。

亞芒，簡直轉換不動他的視線，拿出他的手帕放在嘴裏儘咬。

至於我呢，我只覺得頭上教一道鐵環撞住，眼前翳着一幅韓幕，耳朵裏填滿了鬧嘈；這時候我力量所能做得到的就是打開偶然攜帶着的一個小瓶，放上鼻子只嗅。

在這一陣昏眩中我聽到警官向都華勒說：“你認出來了沒有？”

“認出來了”，青年低滯地回答。

“那麼蓋起來，抬走”，警官說。

挖墳人放下屍幃仍然蓋好死者的臉孔，闖上棺材每人扛着一端望指定的地點走去。

亞芒停着不動。定睛看着這個空了的墳坑；他臉上也像我們剛剛看見的屍身那麼慘白……彷彿僵成了石頭一像。

我明白在慘象搬走了之後痛苦可以稍稍地減輕，也就不再攙扶着他。

我走近警官身邊，問他說：“現在不一定需要這位先生到場了吧？”說時我指着亞芒。

“用不着”，他說，“我並且還勸你帶他走，他像似病了呢。”

“來呀”，我招呼亞芒，一面挽着他的手臂。

“怎麼了？”他注視着我，彷彿不認識我似的。

“已經完了”，我又說，“你現在該走了，朋友，你臉上發白，身上也發冷，這麼動感你會毀了你自已呢。”

“你說得有理，我們走吧”，他機械地答我，可是脚下並沒有移動一步。

我只好抓住的他手臂，拉着他走。他也就小孩子似地聽人引着，只間或低聲地說出幾個字：“你看見那眼睛沒有？”說完他掉轉頭彷彿這眼睛在後面喚他。

他的腳步不能規則地走，只能一聳一聳地移動；牙齒震戰作響，兩手發冷，一陣激烈的擾動佔領了他的全身。

我同他講話，他也不答；只一味聽我領着他

走。

在門口我們找到了一輛車子，恰好趕上。剛剛坐下來，他的抖擻更加緊急了，顯然是神經受了打擊；他一面又怕我耽憂，緊握着我的手低低地說：“沒有什麼事，沒有什麼事，我只覺得要哭一場。”

他的胸口急促地鼓跳起來，血液只往眼際潮湧，眼淚可是流不出來。我讓他嗅吸我的藥瓶試試看，等到我們走到他家裏的時候，只剩了抖擻還沒有減退。

我和僕役兩人料理他睡下，我們在他房間裏燃起一大爐火，我又連忙跑去找醫生告訴他這許多的經過。

醫生連忙趕來。

亞芒臉上發紫，人也昏迷了，說話格格地沒有倫次，囁語中只有呼喚瑪格麗特的字音叫人聽得清楚。

“怎麼樣？”醫生檢視過病人以後我這麼問他。

“怎麼樣，不多也不少他害的是腦膜炎；只要變成瘋病就算好的（上帝饒恕我）。好在肉體的病

象壓下了精神的病，一個月以後也許兩種病都可望醫好。”

七

亞芒害的病好在有這點痛快；或者馬上病死他，或者很快地就可以醫好。半個月以後他果然完全復了原；我們的交誼變成非常地親密。在他害病的期間裏我差不多沒有離開他的房間。

春天已經滿撒下牠的鮮花，牠的綠葉，牠的好鳥，牠的歌唱；我的朋友房間的窗戶正對他的花園開着，園裏清新的氣息一直升上他的身邊。

醫生允許他起床了，我們常時相對談天，在正午到兩點鐘太陽最暖的時候還打開窗戶靠近窗口閒坐。

我總留神着不敢向他提起瑪格麗特，怕的這個病人只得到表面的平靜，提起這名字來或許又

喚醒了他的傷心的回憶。亞芒可是正相反，他偏彷彿高興談到她，但是不再像從前一樣，淚珠浸滿了眼睛，現在是談時帶着一陣溫和的微笑了，這樣使我放下了心。

依我注意的結果看去，自從上次他看過墳場以後，自從那一次的慘象使他冒了險關以後，他精神上的悲哀似乎已經教他的大病侵佔了去，瑪格麗特的死對於他不再像從前那種景況。相信了往事的不可挽回，轉到獲得了一種安慰，他驅遣那些常時光顧的黯淡的影像，努力使自己望他同瑪格麗特結合時幸福的回憶的方向想去。

他這一副教病魔（連着病的治療）重傷了的身體再也經不起強烈的感觸了；普遍人間的春之悅樂環繞着亞芒，使他看見一切都含着笑。

他老是固執着不肯報告他的險病給他家裏，一直到他病好了以後他父親還不知道他害過這麼一場大病。

有一天晚上，我們坐在簷下，時間不覺延到比習慣遲了一點；天氣異常地美好，太陽在閃耀着金

黃與蔚藍的黃昏裏入睡。雖然我們是在巴黎，環繞着的翠綠却彷彿使我們與世界隔絕，只間時有一兩聲街車走過稍稍擾擾了我們的談話。

“差不多也就是在這個季候，也就像今天這般的晚上我認識了瑪格麗特的，”亞芒和我說，心裏只一味想着自己的話，並不管我對他說些什麼。

我一句話也沒有答復。他這才轉向着我，說：“我總得向你講講這一件故事；你可以寫出一部書來；人家未必相信，但是也許寫來還有趣味吧。”

“稍遲點你再講給我聽好了，我的朋友”，我說，“你還沒有完全復原呢。”

“今晚上這麼緩和並且我已經喫得雞脯了，”他微笑着和我說，“我並不發燒了，我們也沒有什麼事情可幹，我一起和你講了吧。”

“既然你一定要講，我就聽着吧。”

“這是一個很簡單的故事，我按照事實的次序給你述說。將來你想寫點什麼的時候，那就聽你怎樣去安排着好了。”

下面就是他向我述說的了，我差不多沒有改

動幾個字。

是的(亞芒繼續講下去，頭向靠椅背上仰下)，是的，就是像今晚一樣的一個晚上！我和我的一個朋友加斯東·R，同在鄉間玩了一天。晚上我們一同回巴黎來，不知道幹什麼好，於是又同道往華立哀德戲院看戲去。

有一次兩幕間歌場的時候，我們出了戲場走走，正在過道環廊裏走着，前面走過一個高高身材的女子，我們的朋友向她打了一個招呼。

‘你向她行禮的那個人是誰呀？’我問他。

‘瑪格麗特·哥吉耶’，他答我。

“我看她大大地變了模樣，我簡直認不出來了呢”我說時不禁動情，等一等你就會明白是爲了什麼。

“她害了病的；這個可憐的姑娘恐怕活不了多久了。”

這些話我還清楚地記得，彷彿昨天說的一樣。

我應得告訴你，我的朋友，已經有了兩年了，我每次遇着這個姑娘，腦筋裏總引起一種稀奇的

印像。自己也不知道是什麼緣故，臉上就發白，心裏撲通撲通地只跳。我有一個研究星相學問的朋友，他拿我感覺的情形叫做“流體的親和”；我自己呢，我只簡單地覺得命定了要愛上她，心裏起了這個預感。

我的朋友們都證實了我的這個確切的印像，他們一想到我這印像是從什麼人身上得來的就大大地開我的頑笑。

第一次我看見她是在商會坪裏，許斯店的門前。一輛輕便敞車走來停在那裏，一身縞素衣裳的女子從車上走下來。她走進店舖的時候，大家起了一陣低聲的讚嘆。我呢，我釘住在我站着的地方，從她走進店舖的時候起一直到她從裏面出來。我隔着玻璃看她在舖子裏面買她的東西。本來我可以進去的，可是又不敢。我不知道她是什麼人，怕的她猜到了我進去的動機，太嫌冒昧。那時候我也沒有想到還可以再見到她。

她一身雅緻的裝束；羅衫下部兩側滿綴着輕紗的飄襟，肩上一方印度的披巾四角繡着金樓與

繡花，頭上一頂意大利的草帽，腕上只帶一隻手鐲，胸前繫着一條才始入時的金質項鍊。

她重上她的輕車，驅着走了。

鋪子裏有一個店員站在門口，目送着這位標致買主的車子遠去。我走近了他，向他探聽這個女子的名字。

“是瑪格麗特·哥吉耶姑娘”，他回答我。

我不敢再向他打聽住址，就走開了。

這一次際遇的影像總也離不出我的記憶裏，不像從前所有的旁的影像一樣了。我從此到處尋覓這一個皇后般美麗的白衣女子。

幾天之後，奧伯哈·哥密格戲院有一齣名劇上演。我也去了。我第一眼看見的人就是臺前包廂裏坐着的瑪格麗特·哥吉耶。

我同伴的青年也認識她指着她向我說：

“你看就是這個漂亮的姑娘。”

正在這時候瑪格麗特拿起她的遠視眼鏡朝着我們這邊望，看見了我同伴的朋友，對他微笑，並作出手勢叫他去視她。

“我去她那裏問問好”，他向我說，“一忽兒我就回來的。”

我不禁羨慕他說：“你真有福氣呵！”

“什麼福氣？”

“去看這個女子的福氣。”

“難道你愛上了她麼？”

“沒有的事，”說着我的臉也紅起來了，我不知道到底該怎麼說法好；“我不過想認識認識她就是了。”

“同我一路來，我替你介紹。”

“你先去問得了她的同意再說。”

“唉呀！天呀，同她犯不上有什麼拘束；來吧。”

他的話教我有點難堪。我耽憂着將來也許會證實了瑪格麗特真話夠不上我的情愛。

在阿爾封斯·卡爾寫的題作“煙上”的一部小說裏，寫着有一個人某一晚上追跟一個漂亮的女子，是他第一眼看見就愛上了的一個美女子。只爲想親吻她的手，他已經感覺到渾身都是力量，感覺有從事一切的勇氣，戰勝一切的決心。她揭起衣裳

時露出了俏皮的下腿，他簡直不大敢望。正在他幻想着怎樣把這個女子弄到手的時候，她却停在路角落裏攔住他，並問他是否願意到她家裏去坐坐。

他却立刻掉過頭去，走從街心穿過，怪不高興地回到自己家裏。

我想起了這件故事，此刻本來正打算為當前的這個女子受苦的，因此也就心怕她太容易接見我，怕她太便宜地給我情愛，這在我是極願意花費長期的等待與重大的犧牲才能換得到手的。我們這些男子就是這種脾氣。難得想像還替感官留住了這一點詩意，肉體的欲求也剩有這一點魂靈夢想的餘地。

倘使有人向我說：這個女子今天晚上你可以弄到手，可是明天你就得被人殺死，我寧願答應。倘使再有人說：給她兩百佛郎你就可以作她的情人，我却寧願拒絕，寧願哭泣一場，像小孩子夢醒時哭泣他失掉了在夢裏看見的樓閣一樣。

可是，我還是願意認識她的，這是攷察她究竟是什麼的人的一種方法，並且是唯一的方法。

我於是向我的朋友說我一定要請他先去取得她介紹認識的同意。他走後我就在甬道裏隨意踱着，心裏想像着她正走來看我，我又應該取一種什麼態度。一面腦筋裏拚命預備就要和她接談的話。

愛情真是多麼大的孩子頑意！

一忽兒功夫我的朋友又下來了。“她在等着我們的”，他說。

“她只是一個人在那裏麼？”

“還有一個女子。”

“沒有男子吧？”

“沒有。”

“我們去吧，”

我的朋友向戲院門口的方向走。“並不是從那裏走呀”，我向他說。

“我們先去買點糖果，她囑咐了我的。”

我們走進了歌劇場夾道的一家糖果店裏。我簡直想把整個店鋪買了去；我留心看看他到底想買些什麼東西，正聽到他向人說：“要一斤蜜餞葡萄。”

“你知道她愛喫這個東西麼？”

“大家都知道的，她從來不喫別樣糖果。”

“呀！”走出店門之後，他繼續說：“你知道我要介紹給你的是怎樣的一個女子麼？你不要想像着這是一位公爵夫人，簡捷了當地就是一個婊子，不折不扣的婊子，我的好朋友；所以你不必同她拘拘束束地，想到什麼就說什麼。”

“好吧，好吧”，我吞吞吐吐地回答，跟隨着他走，一面思量着壓下熱情去。

我一走進包廂的時候，瑪格麗特就哈哈大笑起來。

我却寧願看見她帶着愁容。

我的朋友替我介紹，瑪格麗特向我微微點一點頭，隨即說：

“我的甜食呢？”

“在這裏。”

她拿糖包時眼睛注視着我。我低下眼睛臉上紅漲起來。她倚近同伴的耳朵，低低地和她說了幾個字，接着兩人都哄然大笑。

使她們陡然狂笑的原因一定是我，我加倍地感到窘苦。正在這期間裏我本來有一個情婦的，她極其溫柔多情，可是她待我的情感和寫給我的哀愁的信每每令我發笑。此刻從我自己感受着的苦痛推想去，我才明白從前我給她的難堪：有了五分鐘時間我愛她到了極點。

瑪格麗特嗅着她的葡萄，不再理會到我了。我的介紹人看着也有點難過起來。

“瑪格麗特”，他說話了，“都華勒先生沒有同你講話你不要覺得稀奇，你打攪得他一個字都說不出來了。”

“我看這位先生陪你到這裏來就因為你不高興一個人來的緣故。”

“如果真是這樣的情形”，我說，“那我也就不至於請愛爾納斯特來要求你允許介紹我了。”

“這也不過是爲了遲延躲不脫的時間罷了。”

只要稍稍同瑪格麗特這樣性格的女子往來過的人大概都懂得她們對於第一次會面的人常常喜歡耍點聰明錯會別人的意思，去調侃人家。這自

然是對於每天在一齊廝混的人常常不免叫她們忍受的委屈的一種報復。

此外同她們酬答還得要有一種的習慣，我所沒有的習慣；並且我從前想到瑪格麗特的一些念頭也是幫助她頑笑的材料。我隨即立起身來向她告辭，說時變換了的音調怎樣也掩藏不住：

“如果你對於我真是這樣想法，小姐，那我只好請你原諒我的鹵莽，並且只好向你告辭，請你相信我決不至於再來冒犯。”說完之後，我行了一個禮就走出來了。

我剛剛關上了包廂間的門又聽到了第三次的哄然笑聲。這時候我心力交疲切望着有人能攙扶着我。

我回到我的油座裏。臺前敲着準備開幕的響聲。愛爾納斯特也回到我的身邊。

“你怎麼弄的！”他坐下以後和我說，“她們當你瘋了呢。”

“我走之後瑪格麗特說了什麼？”

“她笑了，她向我說她從來沒有見過像你這個

人這樣可笑的。你可是不要以為這樣就算打了敗仗；只是一層，你對於這種女子不必那麼認真尊重她們。她們也不懂得什麼叫做大方，叫做禮貌；正像些狗一樣，你拿香料給牠們牠們倒覺得氣味不好只望臭水溝裏滾。”

“這到底於我有什麼要緊？”我說時勉強裝出安閒的音調，“我永遠也不再見這個女子了，即使在認識她以前我還滿意她，現在認識了以後情形就大大地改變了。”

“呀！總還有一天我可以看見你坐在她的包廂的緊裏面，可以聽到你爲她毀了自己的消息。自然，你並不錯事，她是沒有受好教育的，不過她是很好的一個情婦呢。”

幸虧臺上開了幕，我的朋友停住不說了。教我告訴你說這時候臺上演的是什麼戲，那簡直是辦不到。此刻所能想得起的就是我不時抬起眼睛望着剛剛匆忙離去的包廂，還記得時刻有些新的客人在這包廂裏來去。

可是我並辦不到不再想念瑪格麗特。這時候

我心裏起了另一種的感情。我覺得此刻應該先撇去她給我的侮辱同我自己的可笑不管；我盤算着那怕拿我所有的家產花完，我也要弄過這女子來，堂堂正正地取得我匆匆放棄了的地位。

戲臺上閉幕以前，瑪格麗特同她的朋友就離開了她們的包廂。我也起身離開我們的池座。

“你走了嗎？”愛爾納斯特問我。

“對了。”

“爲什麼？”他看出包廂裏已經空了，又說：“去吧，去吧，碰好運氣，或者不如說碰最好的運氣。”

我出來了。

我聽到石階上衣衫綽綽的響聲和談話的聲音。我躲在一旁，並沒有讓他們見到，看見那兩個女子走過，還有兩個青年男子陪伴着。

在戲院進門的敞廳裏，一個小僕人向她們走來。

“去告訴車夫叫他在英國咖啡店門口等着，”瑪格麗特說，“我們一直步走到那裏去。”

幾分鐘以後，我在大街上無聊地踱來踱去的

時候，看見了瑪格麗特正坐在一間雅座間的窗下，倚着窗外的欄杆，一片一片地摘去她的茶花束裏的花瓣。

兩個男子中的一個斜欹在瑪格麗特的肩上，同她低低談着。

我走進金屋咖啡店，坐在第一層樓的客座裏，視線仍然沒有失去對面咖啡店的那一扇窗戶。

夜半一點鐘的時候，瑪格麗特和她的三個朋友一齊坐上她的車子。我也跳上一輛小馬車，追蹤走去；她的車子走到昂丹路九號的門前停住了。瑪格麗特走出來，單獨一人回到她家裏。

這回自然是碰巧知道了她的住址，但是這碰巧使我高興。

從這一天以後，我常時遇見瑪格麗特，在游藝場中，在向塞利寒樹林裏。她老是那麼愉快，我老是這麼動情。

有一陣，隔了半個月的功夫在什麼地方我都沒有看見她了。我去尋加斯東打聽她的消息。

“那個可憐的姑娘正病得厲害呢”，他告訴我。

“是什麼病呀？”

“她本來有一個肺癆病底子，加上她過的生活又是不許她好好調養的，現在她已經躺在床上，就快要死了呢。”

人心真是一個奇怪東西，我差不多高興她害那個病。我每天都到她那裏打聽她的病的消息，也不留下我的名片，也不記下我的名字。後來我知道她病好了，又知道她動身往巴涅爾去。

時間一天一天地流過，且不說紀念的話，就連這一回事的印象也彷彿漸漸在我腦筋裏消失去。我自己四處跑動；許多工作，許多生活習慣，還有新的愛情故事，替代了這一個念頭；即使想到了牠，也只當作年輕人常有的一種熱情，過後也就一笑了事。

並且，瑪格麗特動身以後我既然見她不着，也就更加沒有什麼值得紀念這件事情的了，所以，前面我已經跟你說過，弄到後來她在華立哀德戲院的環廊裏從我身邊走過的時候，我簡直認識不出她來了。固然那時候她是蒙着面幕的；但是，在兩

年前不管她怎樣蒙着的，我也用不着細看她才認識得出來；我猜猜也就猜到了。

雖然是這樣，一旦知道了是她，我心裏却仍禁不住撲通地跳，兩年的離別，以及別後產生似乎淡焉相忘的結果，只須要輕輕地觸着她的衣衫便一齊化作輕煙消失了去。

可是，(亞芒歇了一忽之後繼續講下去)我一面雖然自己明白還在愛着瑪格麗特，一面又覺得比從前剛強一點了；在重新和她往來的欲望中，也加添了要向她表示表示我是比她高一等的打算。

人們的心爲了要達到牠的要求，該繞出多少灣路，編出多少理由呵！

這樣，我那時候就不再在環廊裏僵待着了，我回到我的座位上，連忙舉起眼睛來向全場一掃，看看她坐在那一間包廂裏。

她坐在樓下的臺前廂房裏面，只單單一個人。我已經同你說過，她的模樣改變了，從她的嘴唇上我再找不出她的漠然的微笑出來。她受過了痛苦，

並且還帶着病容。雖然已經是四月的天氣，她可是還穿着人家冬天穿的衣服，全身都是絲絨。

我釘着眼睛看她，引起了她的注意。她瞧了我一忽功夫，又拿取遠視眼鏡細看，她一定相信是認識我的，却又不能確實說出我是誰來，因為當她放下遠視眼鏡的時候，一陣微笑（這女子的媚人的敬禮！）從脣上掠過，這笑容像是準備回答我向她招呼的禮節的。但是我並不打招呼，故意給她一個釘子碰，裝出她回憶起來了我却忘記了的一副神氣。

她以為看錯了，又掉過頭去。臺上幕開了。我已經許多次在戲院裏碰見瑪格麗特，可是我從來沒有看見她留心臺上演的是什麼戲。

我呢，對於臺上的事也不大起勁，我只關心到她，同時用盡力量不教她覺察得出。

我看見了她向她對面的包廂裏面坐着的一個人打招呼；我再留心看看那一間包廂，裏面原來是同我頗熟的一個女人。她從前也是一個花柳場中的女子，後來打算進戲班子，沒有弄成，再後來靠着她認識一般巴黎時髦女子的關係決意營商，於

是開了一家女成衣店。

我在她身上找到同瑪格麗特碰頭的機會了，想着趁她眼睛朝我這邊看時我就向她招手問好。預料的事果然達到了，她招呼叫我到她的廂房裏去。

普于當斯·都凡諾亞是這個女裁縫的吉祥的名字。她是一個四十來歲的胖女人，向她們這種人探聽點什麼事大抵用不着了不得的外交手段，尤其是像我所想探聽的這一類的事情。

我趁她再向瑪格麗特打招呼的機會問她：“你這麼招呼的是誰呀！”

“瑪格麗特·哥吉耶。”

“你認識她麼？”

“是呵；她是我店裏的主顧，又是我的隣居。”

“那麼你住在昂丹路？”

“昂丹路第七號。她的梳妝間的窗戶正對着我房間的窗戶。”

“有人說她是一個迷人的姑娘呢！”

“你不認識她麼？”

“並不認識，但是我很想認識她。”

“我叫她到我們包廂裏來好不好？”

“不，我想更好是你介紹我給她。”

“在她家裏？”

“是呀。”

“這還要難些。”

“爲什麼呢？”

“因爲有一個妒嫉的老公爵保護着她。”

“‘保護’倒是一件漂亮事情呢！”

“是的，是保護”，普于當斯說。“可憐的老頭兒，要他做她的情人倒很教他爲難呢。”接着普于當斯告訴我瑪格麗特怎樣在巴涅爾認識老公爵的故事。

“就是因了這個原故所以今天只一個人到這裏來麼？”我問。

“正對，正對。”

“但是回頭誰陪她回去呢？”

“他呀。”

“那麼他就要來找她麼？”

“等一忽就來的。”

“還有你，誰陪你回去呢？”

“沒有人呀。”

“我自己推薦。”

“可是你還有一個朋友在一道吧，我看。”

“那麼，我們都來奉陪好了。”

“你的朋友是什麼人哪？”

“是一個漂亮孩子，聰聰明明的，他一定很高興認識你。”

“好咯，就這麼辦，看完這齣戲就走，因為我看過前一齣。”

“好得很，我去通知我的朋友。”

“你去吧。”

“喂！”我正要走的時候普于當斯又招呼一聲，
“你看那個公爵走進瑪格麗特的包廂裏來了。”

我留心看過去。一個七十來歲的男子剛剛來坐在那個青年女人後面，遞了一袋糖果給她。她隨即微笑着從袋裏取糖，後來又拿這口袋向廂房前面遞送，對着普于當斯做一個手勢，意思是說，“你

要不要？”

“不要”，普于當斯說。

瑪格麗特拿回糖袋，轉過頭去，開始同公爵談話。

這許多細情細節談起來真太小孩子氣了；但是所有關於這個女子的事情還都新鮮地留在我的記憶裏，今天簡直禁不住——都想起來。

我走下來通知加斯東這許多安排的經過。他也接受了。我們離開了池座，走上都凡諾亞太太的包廂裏。剛剛我們打開了池座後面的門就擠得停在一旁讓瑪格麗特同公爵走過，他們已經出場了。

這時候我真寧願誠我十年的生命換得這個老頭兒所處的地位。

走上了大街之後，他請她坐上了一輛輕快的馬車，他親自趕着，兩匹漂亮的馬得得地載着他們逝去。

我們走進普于當斯的包廂。戲曲完場之後我們出來雇了一輛街車直送我們到了昂丹路七號。在門口普于當斯請我們到她家裏去參觀她的彷彿

頗覺得意的店鋪。你想得到我該是怎樣地連忙表示同意。

我覺得漸漸同瑪格麗特接近了似的，談話中馬上也就談到她。“那個老公母此刻正在你的鄰居的家裏？”我問善于當斯。

“沒有；她大概是一個人吧。

“她該得要感覺怕人地寂寞了”，加斯東說。

“每天晚上我們差不多都在一齊度過的，有時她從外面回來就喊我過去。從來她沒有在夜間兩點鐘以前睡過，再早她就睡不着。”

“爲什麼呢？”

“因爲她有肺病，並且差不多總是有點發燒。”

“她沒有情人麼？”我問。

“我走的時候從來沒有看見有人還留在那裏；可是我並沒有說是我走了以後再沒有人來。我常常晚上在她那裏碰到某一個 N. 伯爵，他想着夜晚十一點鐘來看她算是他獻殷勤；儘管她要多少珠寶他都奉獻給她；她對他可是討厭得死。她這點事做錯了，他是一個很有錢的孩子呢。有時候我勸她

也是白勸了的；我說：‘我的好孩子，這正是合得上你的人呢！’她平時本來還算聽我的話的，一聽到這句話就掉過背去；回答我一聲說是他太蠢了。就算他是蠢吧，我也承認；但是這對於她總算有了一個地位，那個老頭兒公爵說不定那一天就會死去的。老年人都是自私的；他的家庭又老是怪他不該待瑪格麗特這麼好；你看這就有兩條理由可以教他一點什麼都不留給她。我規規矩矩地勸她，她老是回答說等公爵死了之後還有的是時候再弄伯爵到手。

“龜這種生活法也並不一定盡是可笑的”，普于當斯繼續着說。“我知道是辦不到的，由得我，我老早就叫這個老頭兒滾蛋了。他真是無聊，這個老貨；他喊她是他的女兒；他拿她當小孩子看待，老是跟着她。我相信此刻就在這門口街上靠得住有他的一個僕人正在門口街上來回地踱着看有什麼人從她屋子裏出去，尤其是要看看有什麼人進來。”

“噯呀！可憐的瑪格麗特！”加斯東說着，坐近

鋼琴前面去彈奏華而斯跳舞曲，“我還不知道這件事情呢。可是她近來神氣不像從前那麼高興我倒看出來了。”

“噓，別做聲！”普于當斯說着一面側着耳朵聽。加斯東停止了她的琴聲。

“她在喊我，我以爲。”

我們也用心聽。果然有一個聲音在喊普于當斯。

“走路，先生們，你們請走吧”，都凡諾亞太太向我們說。

“哈哈！就是這樣就算是你說的招待呀！”加斯東笑着說：“我們要高興走的時候才走呢。”

“爲什麼我們要走？”

“我要到瑪格麗特那裏去呀。”

“我們在這裏等着好了。”

“那辦不到。”

“那麼我們同你一道去。”

“更辦不到。”

“我認識瑪格麗特的呀，我，”加斯東說，“我滿

可以到她那裏去拜訪拜訪她。”

“但是亞芒並不認識她。”

“我可以介紹的呀。”

“這是做不到的事。”

我們又聽到瑪格麗特喊普于當斯的聲音了。普于當斯跑到她的梳妝間裏去。我同加斯東也跟進去。她打開了窗戶。我們兩人藏着，恰好不教外面看見。

“我喊你喊了有十分鐘了”，瑪格麗特站在她的窗口說，帶着差不多不耐煩的音調。

“你要我幹什麼？”

“我要你馬上就來。”

“爲什麼？”

“因爲N.伯爵還在這裏，他簡直麻煩死我了。”

“我此刻不能來。”

“有誰擋着你？”

“我家裏有兩個後生，他們不肯走。”

“告訴他們說你要出來。”

“我已經告訴他們了。”

‘就讓他們在你那裏好了；他們看見你出來了之後自然就會走的。’

“把什麼東西都翻得亂七八糟再走！”

“他們要怎麼樣呵？”

“他們要去看你。”

“他們叫什麼名字？”

“你認識一個，加斯東·R.先生。”

“呀！是呀，我認識他；還有一個呢？”

‘亞芒·都華勒先生。你不認識他吧？’

“不認識他；但是也都帶引過來好了，除了伯爵以外誰都可以。我等着你呀，快點來。”

瑪格麗特關上她的窗戶，普于當斯也關上了她的。

瑪格麗特剛剛在戲院裏還記得我的面貌的，可是不記得我的名字了。我寧願她那怕對於我不利也還記得我都是好的，却不願意她忘記了我。

“我早就很知道她高興見我們的，”加斯東說。

“高興這兩個字用得不大對”，普于當斯回答說。“她接待你們爲了好趕走伯爵。留神要比他乖

巧一點呀，不然，我是知道瑪格麗特的，她會同我倒麻煩。”

我們跟着普于當斯一同下樓。

我身上發起抖來了；彷彿覺得這一次拜訪會對於我的生活起大影響。我覺得比上次在奧伯哈哥密格戲院的包廂裏面介紹的時候還更加動感。

走到你認識的那一所房子的大門前面時，我的心顫拼命地跳，跳得我的思想都逃跑了。

幾聲鋼琴的調音傳到我們耳裏。

普于當斯伸手按鈴。

鋼琴的聲音歇住了。

一個學像伴娘不像女僕的神氣的女子走來替我們開門。

我們走進大客廳，從大客廳裏走進小客廳，這個小客廳在這時候同你從前看見時是一樣的。

一個青年倚住壁爐站着。

瑪格麗特，坐在琴的前面的，任她的手指在鍵上滑溜，彈着老沒有完的曲譜。

這一幕景象的意義是煩悶：對於男子是由於沒有被人看在眼裏的窘困，對於女子是由於這個晦氣的人物的拜訪。

聽到了普于當斯的聲音，瑪格麗特就立起身來，向都凡諾亞太太送了一個道謝的眼色以後望着我們走來，並且說：

“請進來，先生們，歡迎歡迎。”

九

“曉安呀，我的好加斯東”，瑪格麗特向我的同伴說，“我很高興見到你。在華立哀德戲院裏的時候你爲什麼不到我的包廂裏來呀？”

“我怕的冒失呢。”

“朋友們”，瑪格麗特說出這幾個字時特別着重，彷彿故意要給在場的別人聽到，意思是說那怕她這麼親密地接待加斯東，加斯東從往日到現在仍然無非是一個朋友，朋友們決不會有什麼冒失的。”

這樣說來，你允許我向你介紹亞芒·都華勒先生了？”

“我已經囑咐普于當斯辦這件事了。”

“並且是，小姐”，這時候我開了口，鞠着躬，好容易吐出勉強可以聽得出的幾個字音，‘我已經有過被人介紹給你的光榮呢，’

瑪格麗特的眼睛彷彿在記憶裏追尋，但是她記不起來了，或者裝着沒有記起。

“小姐”，我又說，“我感謝你沒有記起這第一次的介紹，因為我那時候非常可笑，並且也一定很煩擾了你。這是兩年以前在奧伯哈·哥密格戲院裏的事；同我一道的還有愛爾納斯特。”

“呵！我記起來了！”瑪格麗特微笑地說。“那並不是你可笑，那是我淘氣，就像現在我也還有一點淘氣，但是到底比從前好多了。你已經饒恕我了吧，先生？”說完向我伸出手來，我握住親吻着。

“是真話呢”，她又說；“你想想看我那時候是有這麼一件壞毛病的，第一次會見的人們我老是喜歡給他們難受。這真是傻得很。我的醫生說是因為我是神經質並且常時鬧病的原故；請你相信我的醫生好了。”

“但是你現在像是很健康的。”

“呵！我鬧過一場大病。”

“我知道這回事。”

“誰告訴你的？”

“大家都曉得的；我常常來問你的消息，後來很高興地知道你病好了。”

“一直沒有人交你的名片給我。”

“我一直沒有留下名片。”

“難道那個青年人就是你麼，在我病的時候他每天都來打聽我的消息，並且從來都不願意留下他的名字？”

“那就是我。”

“那麼說起來，你不僅只是大量，你還這麼好心。你呀，伯爵，你就做不到這種事，”她對我丟了一個眼色以後，掉過頭去望着N。伯爵說，這種眼色是女子們常用以補足她們對於一個男子的意見的。

“我不過在兩個月前才認識你呀”，伯爵答辯着，

“那麼這位先生他在五分鐘以前才認識我呢。

你老是回答些傻話。”

女人對於她們不喜歡的人是這麼樣地不留情面。

伯爵臉上發紅，咳着他的唇邊。我很可憐他，看去他彷彿同我一樣地難情，瑪格麗特這麼老實不客氣地待他太令他難堪了，尤其是當着兩個生人的面前。

“剛纔我們進來的時候，你在奏着音樂的”，我插了嘴，想變換變換談話的方向。“你可以拿我當熟朋友看待仍然演奏下去麼？”

“呵！”她說着躍向沙發椅上坐下，還做出手勢叫我們也坐下來，“加斯東很知道我按的是那一種譜子的。這只有單是我同伯爵在一起的時候是好的，但是我不願意教你們受這種罪。”

“你還有這麼一點特別看得起我呀？”N.先生說時帶着勉強做出的清秀俏皮的微笑。

“你用不着怪我；還就只有這一點特別看待呢。”

這一句話之下這個可憐的孩子就算安排定了

不能再說一個字了。他用了簡直是哀求的眼光注視着青年女子。

“說起來，普子當斯”，她說，“我託你辦的事已經辦了沒有？”

“辦了。”

“好吧，稍遲點你再告訴我好了。我們現在有話談，我沒有同你談完話你不要走呀。”

“我們實在是冒昧了”，我說，“現在我們——或者不如說我——已經得到了第二次介紹，可以忘記第一次的事了；我們少陪了，加斯同我。”

“決沒有的事；我並不是說你們的。恰好相反，我願意你們留着呢。”

伯爵掏出一只很闊氣的時辰表來看看鐘點：

“該是我到俱樂部去的時候了”，他說。瑪格麗特一句話也不答。伯爵於是離開了壁爐，走向她，說：

“再見，小姐。”

瑪格麗特立起身來，答說：“再見，親愛的伯爵，你已經要走了？”

“是的，我怕的煩擾了你。”

“你今天也並不比往日更煩擾我。幾時再見得到你呢？”

“幾時你允許我就是幾時。”

“那麼，再見吧。”

你總承認吧，她真是忍心。

幸虧伯爵是受過很好的教育，也還是有一個好性格的。他只好握着瑪格麗特懶散地向他伸出的手親吻一下，向我們行個禮就走出了。

走到門口的時候他瞧着普于當斯。這一位聳一聳肩膀，神氣是說：“你叫我怎麼辦？能辦到的我都辦了。”

“娜寧，”瑪格麗特喊起來了，“拿燈照一照伯爵先生。”

我們聽到了樓下開門接着關門的聲音。

“也罷！”麗特轉回後叫起來了，“他總算走了；這個孩子真討厭死我了。”

“我的好孩子”，普于當斯說，“你對他也真太狠了，他待你這樣好心腸，這樣客氣。你看你的壁

爐上面又是他送你的一只表，這至少要化掉他五千佛郎，我拿得穩。”都凡諾亞已經走近了壁爐，拿着她剛剛談到的寶貝在手裏頭，儘看着羨慕。

“我的親愛的，”瑪格麗特坐近鋼琴面前說，“在我一隻手秤秤他給我的東西，一隻手秤秤他對我的話的時候，我覺得我允許他的拜訪太廉價了。”

“這個可憐的孩子愛上了你呢。”

“如果我要去聽所有愛上了我的人的話，那我簡直就連喫飯的時間都沒有了。”

她的手指放在琴上來回地滑溜，按了一陣，掉過頭來向我們說：

“你們要不要用一點什麼？我自己呢，我想喝一點五味酒。”

“我可以喫一點雞”，普于當斯說；“我們就喫夜飯好吧？”

“對了，我們去喫夜飯好了”，加斯東說。

“不必走動，我們就在這裏喫吧。”她按了鈴，那亭應聲來了。

“叫他們預備夜飯。”

“要預備些什麼呢？”

“聽你的便，可是要馬上就來，馬上就來。”

娜寧走出去。

“對了”，瑪格麗特說着跳跳蹦蹦地像一個小孩子，“我們喫夜飯吧。那個益貨伯爵真討人厭！”

我越看這個年輕女人越覺得她迷住了我。她真是美麗得令人消魂。她的瘦削也是一種苗條的丰致。我簡直迷失在幻想裏。

我心裏想的是些什麼簡直不容易解說出來。我全副心靈原諒她的生活，全副心靈讚賞她的美麗。看了她不屑於接受一個年紀輕輕的又有錢又體面的男子對於她那麼傾倒的情愛這一件實證，使我原諒她所有已往的過錯。

她身上流露着一種誠實天真。她的墮落生涯中我們看得出她還保留着純潔。她的穩實的步伐，柔和的身材，紅豔而張開的鼻孔，說明她是這麼樣的一種強烈的氣質，周圍擴散出肉慾的香氣，正像東方那種的香水瓶兒一樣，不管你封閉得怎樣嚴

密仍然吐露出瓶裏蘊含着的異香來。

無論是氣質如此，或者是病態使然，從這個女子的眼睛裏不時可以見到閃閃着欲望的光芒，這對於她愛過的人真可以說是天堂的啓示。但是愛過瑪格麗特的人已經算不上數，她不理那一回事了；還有她愛過的人呢也還沒有算上。

總之，從這個姑娘的身上，同時我們看出一個無緣無故墮落作娼的處女，又看出一個不費絲毫氣力就可以轉變作最鍾情最純潔的處女的娼家女子來。她的靈魂裏還深存着驕傲與自立：這兩種感情，在損傷了以後就同羞恥是同樣的意義了。

我一句話都沒有得說的，我的靈魂集注到我的心坎上，我的心集注到我的眼睛裏。

“說起來”，她卒然地說，“從前我窮的時候天天來打聽我的消息的就是你呀？”

“是的。”

“你知道這是很漂亮的事，這件事！那麼我怎樣酬謝你呢？”

“允許我常常來看你就行了。”

“只要你高興，儘管請過來，下午五點到六點，十一點到夜半。喂，加斯東，請你按一個‘請跳華而斯舞’的譜子。”

“爲什麼？”

“第一爲了我高興聽，其次因爲我一個人還按不上這譜子來。”

“到底是那一節使你爲難呢？”

“第三段，變高半音調的那一節。”

加斯東站起身來，坐近鋼琴，開始按奏衛伯爾製作的這一曲妙樂，樂譜還正開展着放在琴前譜架上。

瑪格麗特，一手扶在琴上，注視着琴譜，眼睛隨着一個個的音符流轉，口裏還低聲唱和；加斯東按到了她說過的一節難關的時候，她就放聲唱出來，一面手指放在琴鍵上按彈，

“Re, mi, re, do, re, fa, mi, re, 就在這裏我按不上來。你再來一遍。”

加斯東重按一遍，按完後瑪格麗特向他說：

“現在讓我試試看。”

她坐下來演試；她的不聽話的指頭又在一個音符上弄錯了。

“這算怎麼一回事”，她說時完完全全像一個小孩的聲調，“我老是按不來這一個關節！你信不信我有的時候爲了這一點一直弄到夜間兩點鐘！一想起那個蠢貨伯爵不要譜子都能按得怪好的時候，我以爲就是這一點叫我厭恨了他。

她重新起頭來按，還是同樣的結果。

“真碰着鬼，什麼伯爵，什麼譜子，什麼鋼琴吧！”她拿起樂譜冊子往房間那一邊一扔；“怎麼我就老按不會這連續的八步短音呢？”

她繞起兩隻手臂望着我們，腳儘朝地上蹬。臉上血也泛紅，一陣輕微的咳嗽微微張開了她的兩唇。

‘看咯，看咯’，普于當斯說，她正脫去了帽子對着鏡理她的頭髮，“你又在那裏動起氣，傷起自己來了，我們喫夜飯去吧，這還值得些；我簡直要餓死了。”

瑪格麗特再按一次鈴，又坐近琴前，開始低唱

一曲小調，這回毫不困難地沒出聲伴着。加斯東也知道這一個曲子，於是他們跟着唱起來。

“莫唱這種骯髒調子吧”，我親密地向瑪格麗特說，帶着懇求的口氣。

“呵！看你真貞潔呵！”她笑着答我，向我伸出手來。

“這並不是爲了我，是爲了你。”

瑪格麗特做一個姿勢，意思是說：呵！我已經有多久同貞潔斷了關係了。

娜寧在這時候來了。

“夜飯預備好了沒有？”瑪格麗特問。

“好了，小姐，一忽兒就好了。”

“說起來”普于當斯向我說，“你還沒有好好看過這一棟房子；來，我領着你看看。”

你是知道的，客廳真是闊氣得很。瑪格麗特陪着我們走了一陣，後來她招呼加斯東一聲，和他一起往餐室裏去看夜飯預備妥當了沒有。

“嘿”，普于當斯高聲說起來了，眼睛正注視着一具古董陳列架上，隨手取出一尊薩格斯彫像來，

“我不知道你有這麼一個小寶貝人物呢！”

“那一個？”

“手裏擎着一只烏籠，裏面還有一隻小鳥的那一個牧人。”

“你拿去好了只要你高興。”

“呵！可是我怕的太割愛了。”

“我本來打算給我的老媽子的，我覺得牠醜得怪；既然你高興牠，拿去好了。”

普于當斯其實只看了禮物，至於禮物是怎樣製造的，她到並不關心。她把彫像放在一邊，引着我到梳妝間裏，指着壁上懸掛的兩塊淺彫像告訴我說”

“這是G.伯爵，他曾經迷戀過瑪格麗特的；也就是他爲她脫籍的。你認識他麼？”

“我不認識他。還有這一塊像呢？”我指着另一塊像問。

“這是L.小子爵。他是被迫着走了的。”

“爲什麼？”

“因爲他差不多爲她毀了。這又是一個愛瑪格

麗特的！”

“想來她也一定很愛他吧？”

“這真是一個怪姑娘，從來誰也不知道她到底心愛的是什麼。他走的那一天晚上，她照常地在戲場裏，可是在他動身走的時候她又還哭了一場。”

正談着，娜寧來了，報告我們說是夜飯已經備就。我們走進餐室的時候，瑪格麗特側倚着牆壁，加斯東牽住她的手，低低地向她說話。

“你發了瘋？”瑪格麗特回答，“你很知道我是用不着你的。也犯不上要整整兩年的功夫才始認識得出我這種女子來，還想要求做她的情人。我們這種人對於一個人或者馬上愛上他，或者永遠也愛不起。好咯，各位先生，坐起來吧。”

瑪格麗特避脫了加斯東的手，安置他坐在她的右邊，我坐在她的左邊，接着向娜寧說：

“你坐下來以前，先去關照廚房裏一聲，如果有人叫門不要打開。”

下這一道吩咐已經是夜間一點鐘的時候了。餐時大家喝着，喫着，又笑着。過了片刻功夫，

大家高興到了最高度，只有某種人愛聽的一些字眼，說出來都聒了嘴的一些字眼一時時也都吐出口來，贏得娜寧，普于當斯，瑪格麗特們鼓掌狂笑。加斯東頑得極其開心；這本是一個好心腸的孩子，可是性格有點被幼年的不良習慣教壞了。有一陣，我簡直打算忘記了自己，勉強使我的心我的思想不拿眼前看見的當作一回事，也隨着一起高興，假定這高興彷彿也是席間的一盤菜食一樣。可是，我終於逐漸和這一陣鬧嘈疏遠起來，我的酒杯裏始終還是滿滿的，眼看着二十來歲的這麼一個美女子喝起酒來談起話來簡直像一個脚夫，笑起來愈是旁人說得不堪愈是笑得起勁，後來我甚至於發生近乎悲哀的一種感覺。

不過是這種高興，這種喝酒談笑的態度，在我看去對於別的同席客雖然認為是墮落生活習慣力量的結果，對於瑪格麗特却又認為是一種切的要求，是一種病態，是一種神經病。喝完一杯香檳酒時她的兩頰上就泛暈，又引起一陣咳嗽，初就餐時

後來愈咳愈凶，至於迫她每咳時都仰起頭來靠在椅背上還兩手用力地按捺住胸部。

我很替每天都這麼苦磨着的這個脆弱的姑娘難過。

後來，我就心着的一件事終於臨到了。將近夜餐終了的時候，瑪格麗特咳嗽得比餐時所有的咳嗽却更厲害了。我覺得彷彿她的胸口內部正要碎裂似的。可憐的姑娘臉上都紫漲起來，痛楚得叫她閉住眼睛，拿起飯巾擦她的嘴唇，巾上隨即染了一滴血色。這時候她立起身來，跑向她的梳妝間裏去。

“瑪格麗特怎麼了？”加斯東問。

“她怎麼了，她太笑多了，笑得吐出血來了，”善于當斯說。“呵！沒有什麼事，每天她都得來這麼一回的，她一忽兒就來。讓她一個人去好了，她顯

”

支持不住了，善于當斯同娜寧大大的

“她們喊住我，我跟隨瑪格麗特走

十

她走進的一間房間只有桌上放着的一枝蠟燭照着。她躺在一張大沙發椅上，外衫解開了，一手按住心口，一手懸在椅子外面。桌上放着一只銀盆，盆裏貯有半盆白水，水裏面石紋似地繞着幾縷血絲。

瑪格麗特，臉色極其慘白，嘴半張着，努力想換過氣來。胸部一陣陣給堵住的吸氣鼓漲起來，呼出以後，似乎稍稍使她輕鬆了一點，她也因此得到幾秒鐘舒適的感覺。

我走近她去，她一點也沒有驚動，我坐了下來，握着放在沙發椅上的她的那一隻手。

“呀！是你呀！”她微笑着向我說。

我的臉色大概漲張得很，因為她又問：

“難道你也病了麼？”

“沒有，你，你還覺得難過麼？”

“很少一點點；”她用手帕擦着咳嗽催出來的眼淚；“現在我已經弄慣這毛病了。”

“你自己毀了自己了，小姐；”我說時是動感的聲調；“我心願能夠作到你的朋友，你的親屬，好勸阻你這樣自己找苦吃。”

“呀！這實在值得教你驚訝”，她答時音調裏微含苦味；“你看看別人還有誰關心到我；也因為他們都很明白這個病是沒有法子治的。”

說完後她站起身來，拿起蠟燭放在壁爐上，對着鏡子自照。

“我多麼慘白呀！”她說時扣起外衫，舉起手來整理她散亂了的頭髮。“哎呀！管牠的！我們再去坐上桌子吧。你來麼？”

我本來是坐着的，一動也不動。

她懂得這一幕病象所引起的我的動感，走近我身邊，向我伸出手來，說：

“看咯，來呀。”

我握住她的手，舉近我的脣邊親吻着，噙了許久的兩顆淚珠禁不住流出來潤濕了她。

“怎麼了，你簡直是一個小孩子！”她又坐了下來靠近着我；“看咯你哭過來了！你有什麼事？”

“你看我一定很不懂事的，——可是我剛才看見的事情使我感到異樣地難過。”

“你的心腸真好！可是你叫我有什麼辦法？我夜間睡不着覺，只好這麼散散心。並且像我這種女子，多一個少一個有什麼關係？醫生告訴我說我咳出的血是從肺管裏來的；我裝出相信他們的神氣，這就是我所有為他們辦得到的事了。”

“你聽我說，瑪格麗特”，我說，說時再也抑制不住奔放的情感了，“我也不知道你的地位對於我的生命會有多大的影響，可是我知道的是，在此刻現在，再沒有一人，連我的妹妹也算在內，使我關心她像關心你這樣的了。從我認識你以來就是這樣的。那麼好咯，看在上天的分上，好好調養你自己吧，不要再像現在這般生活吧了。

“如果我要調養自己，那就死得快了。支持我的生命的就是靠我過的這種熱昏的生活。說到調養，那隻對於又有家庭又有朋友的大家女子們是好的；我們這種人，一天換不到情人們的歡笑，一天襯不住他們的虛榮，他們就拋棄了我們了，長夜接續着長日儘夠我們挨受。我很知道這種事情。我曾經病臥過兩個月，睡到第三個星期的尾上，再也沒有一個人來看我了。”

“實在地，我對於你本來是什麼都算不上”，我說，“可是如果你不嫌棄，我願意像一個兄弟樣地看護你，也不離開你，這樣就可以醫好了你。等到你復元再強健起來，你再恢復你過的這種生活，只要你自己高興這樣。但是我相信你一定更喜歡過一種閒靜的生活，這可以使你更幸福，還可以保持你的美麗。”

“今天晚上你這樣想，因為你喝了一點添愁酒，可是你沒有你所自詡的耐心。”

“請你允許我說一句話，瑪格麗特，你曾經害過兩個月的病，就在這兩個月的期間裏我每天都

來探問你的消息。”

“真話的；但是你爲什麼不上樓來呢？”

“因爲那時候我還不認識你。”

“難道對我這種姑娘還有什麼拘束嗎？”

“當着女子總是有點拘束的；這至少是我的意見。”

“那麼說來，你真的可以看護我？”

“是的。”

“你每天都陪伴在我身邊？”

“是的。”

“甚至於每夜都可以？”

“什麼時候都可以，只要不使你厭煩。”

“你叫這種叫什麼名字？”

“是忠心呀。”

“從那裏來的這忠心呢？”

“從我對於你的一種制止不住的同情心來的。”

“那麼說來你愛着我了？馬上照直說出來吧，說出來簡單多了。”

“說出來也辦得到；可是如果我應該有對你說明白的那一天，那也不是今天。”

“再好是永遠不要對我說明白。”

“爲什麼？”

“因爲說明白了這一件心願只有兩種結果可以產生。”

“那兩種呢？”

“或者是不接受你的愛，那麼你就會恨我；或者是接受了，那你就會有一個悲愁的情婦。一個神經氣質，多愁善病，即使歎折也是比痛苦還更悲愁的一種歎折。這樣的女子，一個吐血的女子，一個每年化費十萬佛郎的女子，這種女子對於一個有錢的老年人像公爵樣的倒也還算好；可是對於一個青年人像你這樣的却是討厭的事：所有曾經和我要好的一些情人不久就都離開了我就是證據。”

我一句話也不回答；只聽着她說。這一段近於懺悔的自白，這種被金色帳幕覆蓋着的苦痛生活，可憐的姑娘在放浪狂醉與長夜失眠裏逃避生活的實境，這許多情形感動得我找不出一句話說。

“不管了吧”，瑪格麗特繼續着說，“我們簡直談了些小孩子話。你把手遞給我，我們到飯廳裏去吧。他們會不知道我們逃席算什麼意思呢。”

“你回去吧，只要你願意；但是我要求你答應還留在這裏。”

“爲什麼？”

“因爲你這種高興太令我難過了。”

“那麼，我發愁好了。”

“聽咯，瑪格麗特，讓我對你說一件事，這無疑也是別人常常對你說而你聽慣了的耳朵叫你不必相信的，可是我說的一點也不假。我也不對你再說第二遍。”

“這是？……”她說時帶着年輕的母親傾聽她們的小孩子講述些傻事時的那一種微笑。

“說起來這就是：從我看見了你以後不知道怎樣也不知道爲什麼你在我的生命上佔了一個地位；費盡了氣力想從我的腦底驅除你的影像也終歸無效，牠永遠要回轉那裏來；隔了兩年沒有見你，今天遇到你時，你在我的心頭與精神上還佔據

了更重要的地位；現在你是接見了我，我是認識你，我是知道了你的一切的神奇，你已經成了我所萬不能缺少的了，不要說是你不愛我，就是你不讓我愛你，我也會發瘋了。

“你這個可憐蟲，我要學D.太太的話對你說了：那麼你很有錢吧！”難道你不知道我一個月要化消六七千佛郎，這一筆費用已經成了我生活上必需的麼？難道你不知道，我的可憐的朋友，我用不了什麼時間就可以拿你毀掉，你的家庭就會禁止你同我這樣的一個女子一起生活麼？像一個好朋友樣地愛我好了，別的再不要想。常常來看看我，我們好談談笑笑，但是犯不上提高了我的價值，因為我是值不了什麼的。你有一副好心腸，你需要有人愛你，在我們的社會裏生活你是還嫌太年青也太易放了。你去找一個結過婚的女人好了。你看，我爽爽直直地對你談，我是一個好心的女子呢。”

“哈哈！你們在這裏倒什麼鬼呀！”普于當斯一聲叫喊起來，她進來我們也沒有看見。她立在門限上，頭髮一半散亂着，衣衫也敞開了。我認得出這

是加斯東的大手筆。

“我們在正正經經地談話呢”瑪格麗特說，“不要打擾我們吧，我們一忽兒就來的。”

“好，好，你們談吧，孩子們”，善于當斯一邊走着，一邊關上門彷彿爲了加重她說出最後幾個字的音調。

“那麼，就這麼說定了”，瑪格麗特繼續着說，“只有我們兩人在一起的時候，你不要再愛我了。”

“我就走了。”

“就至於到這種地步？”

我先前太走上了前，不便於向後退讓；這個姑娘簡直把我攪昏亂了。這種歡忻，這種悲愁，這種坦白，這種賣笑生涯，混和在一起；還有促進她的神經興奮與感覺銳敏的這疾病：一切都令我了然如果在最初的時候，對於這個善忘而輕浮的尤物，沒有取什麼決然的手段，她已經不是我的了。

“那麼，你說的都是正正經經的話麼？”她說。

“非常正經的。”

“但是你爲什麼不早對我說呢？”

“又有什麼時候我可以對你說呢？”

“在奧伯哈·哥密格戲院裏介紹過以後的第二天就可以的呀。”

“我想你一定會很不客氣地接待我的，如果那時候我來看你。”

“爲什麼呢？”

“因爲前一晚上我是傻呆呆的。”

“這，倒是實在的。可是那時期你已經愛我了呀。”

“是的。”

“愛是愛，可是誰也管不了你在看完戲以後回到家裏很安安靜靜地睡你的覺。我們懂得這種愛情是怎麼一回事。”

“對不住，你可是弄錯了。你知道我那天晚上幹了什麼嗎？”

“不知道。”

“我先在英國咖啡店門口等了你。後來又追隨了載着你和你的三個朋友的車子；在我看見你一個人下車來又一個人走進你的住宅的時候，我感

覺非常地折慰。”

瑪格麗特笑了

“你笑什麼。”

“什麼也沒有。”

“告訴我吧，我請求你，否則我會相信你此刻還在譏笑我呢。”

“你不會動氣吧？”

“我有什麼權利動氣呢？”

“那麼好咯，那晚上我一個人回到屋子裏來是有一個巧妙的理由的。”

“什麼理由呢？”

“因為這裏有一個人等着我。”

聽完這句話，我覺得比被槍殺了我一刀還難過些。我立起身來，向她伸出手對她說：

“再見。”

“我早就知道你會動氣的”，她說。“男子們一聽到了教他們難過的事就要發瘋。”

“請你放心”，我說時用一種冷冷的音調，彷彿爲了要表示我已經完全克服了我的熱情；“請你放

心，我並沒有動氣。那時候有人在那裏等你之沒有什麼稀奇正像此刻到了夜間三點鐘我要走了之沒有什麼稀奇一樣。”

“你家裏是不是也有人在等着你呢？”

“沒有，可是我該走了。”

“那麼，再見了。”

“你叫我走？”

“決沒有的事。”

“你爲什麼這麼令我難堪？”

“怎樣難堪法呢？”

“你對我說有人等着你。”

“實際上是那有那麼一個巧妙的理由我才一個人回家來的，在你看去却感覺那麼欣慰，想到這裏我禁不住發笑了。”

“一種小孩子心情本來每每能教人愉快的；可是在能夠保留住這種愉快使感覺着的人還更欣慰的時候一定要拿牠毀掉，這也就太壞了。”

“但是你到底拿我當了什麼人看呀？我又不是——一個閩女，又不是一個貴婦人。我無非只在今天才

認識了你，我的行為也並不對你負什麼責任。就算有一天我會作你的情婦吧。你也該知道除你以外我還有別的情人。假使你此刻已經就演出這許多啾醋的活劇來，那以後又該怎麼樣呢，如果有一個‘以後’的話！我從來也沒有見過你這樣的男人。”

“這就因為從來沒有一個人像我這樣愛過你。”

“好咯，爽爽快快地說，你到底真地很愛我？”

“愛能夠到什麼田地就到了什麼田地，我想。”

“這是從幾時起……？”

“從我看見你由馬車上下來走進許斯店的那一天起；已經有三年了。”

“你知道這是很漂亮的事麼？那麼，我應該怎樣報答這深情厚愛呢？”

“應該稍稍愛我一點”，我說時跳躍着的心幾乎使我說不出話來；因為，雖然在她這一片談話中總是帶着半含諷意的微笑，我却又彷彿看出她開始分受了我的迷亂，我覺得期待了這許久的關頭已經接近了。

“可是，公母呢？”

“什麼公母？”

“我那一箇老好漢。”

“他什麼都不會知道的。”

“假使他知道了呢？”

“他會饒恕你的。”

“嚇，沒有的事！他會捨棄我的，那我又怎樣辦呢？”

“你儘好拚着他捨棄，我另外的一個好了。

“你怎麼知道的？”

“從你今晚上吩咐不許一個人進來的命令上知道的。”

“真話呢；不過那一位是一個正經朋友。”

“也是一個你不關心的朋友，在這夜深時候你還叫人擋他的駕。

“你不該責備我這一點呀，這原來是爲了接待你們的，你同你的朋友。

漸漸地我同瑪格麗特更親近起來了，我伸出兩手圍住她的身腰，覺得她柔軟的身材輕輕地繫

在我縮合着的手尖上。

“你知道我是怎樣地愛你！”我低低地對她說。

“的確是真的嗎？”

“我賭咒。”

“那麼，假使你答應一切都依我的意思做，一句話也不講，一點意見也不發表，一個問題也不提出，也許我會愛你。”

“你願意怎樣就怎樣。”

“可是要先通知你一聲，我願意一切都聽我自由做去只要我高興，我生活上再細微的事件也不告訴你。老早老早我就想找到一個情人，年青可是妻不由自己作主，多情可是妻不多心，被愛可是妻不當作權利。我一直不曾找到這樣的一個。男子們是這樣的：初期好容易想念了許久的希望達到了，他們並不滿足，又要進一步要求打聽他們的情婦的過去，她的現在，甚至於她的將來。他們一步步同她更熟習了，就想要統治她；愈是人家答應了他們一切的要求，他們要求得愈切。假使我現在打定主意再找一個情人我願他具備三種稀有的長處：

他要相信我，順從我，還要心裏藏得住話。

“好吧，你願意的一切我都辦得到。”

“我們將來看吧。”

“什麼時候呢，將來？”

“稍遲些時，”

“爲什麼。”

“因爲？”瑪格麗特說着從我手臂環抱中抽出身來，又從一大束紅色茶花裏取出一朵插在我的衣襟花鈕上，“因爲當天簽訂的條約總不能當天就執行呀。”

這意思很好懂了。

“什麼時候我可以再見得着你呢？”我說着兩臂擁抱住她。

“這一朵茶花換了顏色的時候。”

“牠又什麼時候才換顏色呢？”

“明天夜間十一點到十二點鐘的時候。你滿意了吧？”

“還用得着問我麼？”

“一個字也不要告訴你的朋友，不要告訴普子”

“斯，誰也不要告訴。”

“我應允了你。”

“現在，親我一個吻，再就回到餐室裏去吧。”

她向我遞過嘴唇，理一理她的髻髮；我們走出這一間房的時候，她邊走邊唱着，我呢，一半着了癡魔。

走到客廳裏，她停着步，低聲向我說：

“我這樣似乎準備馬上就接受你，你該有點覺得稀奇。你知道這是什麼緣故嗎？”

“這因為”，她繼續着說，握住我的手卒牠放在她的心口，我試着這裏面撲通撲通地急跳，“這因為既然我是趕不上人家活得那麼長久的，我自己許下了願心要活得加緊一點。”

“不要這麼說，我懇求你。”

“呵！你放心好了”，她笑着說。“不管我還有多少時候活着，我活的時間總還要比你愛我的時間長久些。”

說完她唱着走進餐室去。

“娜寧那裏去了！”她只看見了加斯史同普子

當斯兩人便這麼問。

“她在你的臥室裏睡着了，等着送你上牀呢，普于當斯答說。

“可憐的孩子！我害死了她了！好咯，先生們，”
請便吧，是時候了。”

十分鐘以後我同加斯東兩人走出來了。瑪格麗特和我握手道別，普于當斯還留在那裏。

“喂嚇”，我們走到外面以後加斯東問我，“你說瑪格麗特怎麼樣？”

“是一個天仙，我簡直着了魔了。”

“我有點不大相信；你對她說了嗎？”

“說了呀。”

“她對你說過她相信你？”

“沒有。”

“她不像普于當斯一樣。”

“普于當斯相信了你？”

“不祇是相信呢，好朋友！你簡直想不測也
還算很不錯呢，這個胖子都凡諾亞！”

十一

故事講到這裏時，亞芒停住了。

“請你關上窗戶好麼？”他對我說，“我有點冷起來了。這時候我想到牀上躺着呢。”

我關上窗戶。仍然極其虛弱的亞芒脫去了他的便衣，躺上牀去，頭放在枕上休息一陣，像似遠足賽跑以後疲勞了，或者給痛苦的回憶攪亂了的人。

“你大概太說多了話了”，我對他說，“你想我走了讓你睡下去好吧？等一天你再給我講完這一套故事好了。”

“這故事講得你厭煩麼？”

“正相反。”

“那麼我再講下去好了；如果你留下我一個人，我會睡不着的。”

當我回到家裏的時候(他又講起來了，也不用什麼思索，可見這些情節還新鮮地存在他的腦裏)，我也並不睡覺；只一味迴想着這一天的遭遇。所有這一天裏的見面，介紹，以及瑪格麗特對我的密約，是那麼快地，那麼出乎意料地連續發生，至於使我相信有的時間是在夢裏。可是像瑪格麗特這樣的一個女子在第一回會見一個男子的時候就應允了他的要求約定了第二天的幽會，也並不是天下第一次的稀奇事件。

雖然這樣想着，我的這位未來的情婦給了我的第一個印象究竟太深，不能去忘。我還固執地自念，如男子們所常有的虛榮心，總以為她不像旁的一般女子；我簡直相信她之對我也一定像我之對她一樣地傾心。

但是，我眼前又分明陳列着矛盾的事例，我常時聽說瑪格麗特的恩情是隨着節季變換市價的。

在另一面說，我們在她家裏目擊着她不斷地拒絕那一位青年伯爵的美事，却又怎樣調和解釋法呢？你也許說這因為一則她不喜歡他，二則她已經有了公爵那麼闊綽地供養着，所以她落得挑選一個她中意的人去愛。這麼說來，何以她不要漂亮，聰明，而又有錢的加斯不，却喜歡這個第一次見到時使她覺得那麼可笑的我呢？

自然也有的時候一剎那間的巧合常時勝過一整年的殷勤。在昨夜同餐的那些人裏面，只有我一個人看見她離席感覺不安。我伴隨了她，我抑制不住地動了傷感，我又涕泣地吻了她的手。所有這些情形，再聯起從前她臥病兩月的期間裏我的逐日的訪問，足夠使她看出我不同於她所認識的其他的男子；也許她心裏想着對於這種表現法的情愛儘可以像從前作過多少次數那般地對待，那麼一切也就對她沒有什麼影響了。

所有這許多假設，你看，差不多都講得通；可是不管她的同意到底是什麼理由，有一件事總是靠得住的，就是她已經同意了。

現在，我愛瑪格麗特是愛完了，我可以去看她，什麼多的也不能向她要求。但是，我重複說一遍，她雖然是一個娼家女子，也許爲了要使她添含詩意的緣故我却總想叫這一回事完成一樁無缺的情愛，以至於愈是接近了無須奢望的時光心裏愈加懷疑。

我一整夜不曾合上眼睛。

我簡直認不清自己，半似瘋癲。有時覺得主有這樣的一個女子自己還不夠漂亮，不夠富裕，也不夠排場；有時又覺得這主有使我充滿了驕傲；後來又就心瑪格麗特只能對我有幾日的露水恩情，隨即預感着一陣短驟的破裂的不幸，私心以爲不如晚上不去她那裏，不如立刻離開寫一封信對她訴述我的憂慮。從這裏又轉念到無限的希望，無邊的信任上去。我又做了許多不可思議的未來的好夢；我以爲這個女子會因我而治好了她肉體與精神的病苦，我會和她同度此後終身的生涯，她的情愛會比最純貞的情愛還更使我幸福。

總之，我對你述說不完我那萬千的想念，牠們

從我心裏不斷地湧上頭來，直到天明睡來襲的時候才始逐漸消去。

我醒來時已經是兩點鐘了。天氣正極其晴朗。我想不起過去的生涯何時曾對我有如此地美滿。昨晚的回憶純淨無塵，暢適無礙地陳列到我意識裏來，又歎折地襯托着今晚的希望。我連忙地着好衣裳。歡樂與情愛使我的心顫不時在實際踴躍。一種輕微的熱昏攪亂着我。入睡以前使我展轉不寧的那許多念頭也再苦我不着了。我只看見結果只想到可以會見瑪格麗特的時光。

我在家裏簡直待不住。我的房間像似太小了，裝不下我的幸福。我需要整個的自然供我馳騁，供我傾吐。

我走出了門。

我從昂丹路走過。瑪格麗特的馬車正在門口等她；我向尚樂利塞走去。所有我遇到的人們，那怕是不認識的，我都一例愛着。

愛情真教人慈善呵！

我從瑪爾利馬像到圓場又從圓場到瑪爾利馬

像來回地走了一個鐘頭以後，遠遠看見瑪格麗特的車子；我並不認識牠，只猜着是的罷了。

正在尚塞利塞場角轉灣的時候，車子停住了；一個高個子青年從正在接談着的一隊人裏出來走近了她，又同她談話。

他們談了一陣子；青年又會合在他的朋友們一起，馬又走開了。我要，我本來站近那一隊的，我看出適才同瑪格麗特談話的一個人就是從前普于當斯指着他的刻像說是造成瑪格麗特今日的地位的G伯爵。

他也就是昨天晚上她囑咐不給開門的那個人；我設想她停住車子是爲了向他說明擋駕的理由的，我並且還希望她同時已經找出別的托辭再請他今夜不去看她。

在一天其餘的時間是怎樣度過的，我就知道了；我走着，吸着煙，又談了許多話，但是談了些什麼話，接談的又是些什麼人，這些一直到晚上十點鐘止，我却絲毫都記不起來了。

我所記憶得起來的，就是後來我回了家，我費

了三個鐘頭在打扮上，我看了我的鐘我的表總有一百次，不幸牠們都一樣地走法。

十點半鐘敲着的時候，我心裏想着該可以走了。

這時期我住在普合方斯路：我順着白山路走，穿過大馬路，再經路易大帝路，馬洪門路走到了昂丹路。我注視着瑪格麗特的樓窗。

窗裏燃着燈光。

我按響門鈴。

我叫問看門人瑪格麗特·哥吉耶姑娘是否在家。他答復說是她從來沒有在十一點或者十一點一刻以前回來過。

我瞧瞧我的表。

我以為本來是慢慢地走來的，實際上從普合方斯路到瑪格麗特家裏只費去了五分鐘。

於是乎我就在這一條街上來回走着，這裏沒有鋪面，這時候已經冷清得沒有人走了。

半點鐘之後，瑪格麗特到了。她從車上下來，向四圍一瞧，像找什麼人似的。

車子又緩緩走開了，停車棚原來不連在住宅一起。正在瑪格麗特叩門的時候，我上前走近她，對她道一聲：

“晚來安好。”

“呀！是你呀？”她說時口氣絲毫也不像可以使我相信她是高興碰着我的。

“你難道沒有許我今天來看你的嗎？”

“真話呢；我把牠忘記了。”

這句話推翻了我在早晨的一切迴念，推翻了一天來的一切希望了。但是，我已經有點習於她這種花樣；我並不走開，像似從前也一定這麼做過的。

我們走進屋子裏，娜李已經先開了門。

“普于當斯已經回來了沒有？”瑪格麗特問。

“沒有，小姐。”

“去說一聲她一回來就叫她來。可是先去關上客廳裏的燈，如果有什麼人來，答應說是我還沒有回來並且今天不回來了。”

這女人心裏一定有點什麼事，也許還討厭有

人打擾她。我簡直不知道怎樣辦法怎樣說法好了。瑪格麗特向她的臥室走去；我仍然停在我原來的地方。

“來呀”，她對我說。

她脫去帽子和絲絨外衣，一起擲在床上，就身側坐在火爐旁邊的一張大靠椅上面。她的火爐是一直燒到初夏的。她手裏一面玩弄着表鍊，一面對我說：

“喂，有什麼新鮮消息報告我吧？”

“什麼也沒有，除了我今晚上不應該來的消息以外。”

“爲什麼？”

“因爲你怪煩惱似的，我一定教你討厭了。”

“你并不教我討厭；不過我有點病，一天都不舒服，我昨夜沒有睡好覺，頭怪痛的。”

“我走開讓你好好上床睡覺好吧？”

“呵！你可以不必走，假使我要睡，當着你我也很可以去睡的呀。”

正在這時候，有人按響門鈴。

“誰在這時候還來呀？”她做着一種不耐的姿態說。

過了一陣，門鈴又響了。

“難道竟沒有人開門麼？該得我自己去開了。”

她立起身來，望着我說一聲：

“你在這裏等着好了。”

她穿過幾間房，接着我聽到大門打開的聲響。

——我靜聽着。

她開門引進的一個人停在餐室裏了。一聽到幾個字音，我就聽出是青年N，伯爵了。

“今天晚上你好呀？”他說。

“不好”，瑪格麗特硬硬地回答。

“我打攪了你吧？”

“也許。”

“看你是怎樣接待我呵！我到底得罪了你什麼，我的親愛的瑪格麗特？”

“我的好朋友，你什麼也沒有得罪我。我生了病，我應該去睡了，所以你最好是走吧。沒有一天晚上不是回來之後五分鐘就看見你擺在這裏真叫

我頭痛。你到底要怎麼樣？要我做你的情婦？那麼，我已經對你說過一百遍辦不到，說過你簡直囉唆死我，說過你可以另打主意。今天我再對你最後複說一遍：我不高興你：就這樣說定了。再見。看，娜寧走來了；她可以照着你出去。晚安吧。”

瑪格麗特再也不說一個字。也不聽那青年人嘴裏喃喃些什麼，她就走轉房間裏來，重重地關上了門，娜寧隨即也進來了。

“你聽我說”，瑪格麗特對她說，“你以後老是對這個傻東西說是我不在家或者說是不願意見他。真叫我夠受的了，老是看見這樣的一些人們來向我要求同樣的事，他們給我錢，以為這就算是對起我了。假使那般動手幹我們這個醜行業的女子們知道了這是怎麼一回事，她們最好是當老媽子好了。可是又辦不到；想穿好衣裳，想坐車子，想要珠寶，這些虛榮拖曳着我們；人們總是相信他想要的東西的，原來當娼也有一種信念，於是心腸，身體，姿色一天天給毀敗了；被人當作野獸樣害怕，當作下等流氓樣輕賤，老是被一般人包圍着，

他們向你取去的總是比他們給你的多；有那麼一天像一匹狗樣死去也就死去了，毀敗了多少人連自己也一起毀掉。”

“看咯，看咯，小姐，寬寬心吧”，娜寧說：“今晚上你神經裏有點病。”

“這件衣裳累死我了”，瑪格麗特又說，用力扯了她胸前的紐針，“給我一件睡衣吧。呃嚇，善于當斯呢？”

“她沒有回來，不過只要她一回來馬上就有人叫她到小姐這裏來的。”

“看嘛又是這麼一個”，瑪格麗特繼續着說，脫下衣衫換上了一件白睡衣，“看哪又是這麼一個只要在她用得着我的時候就很知道找着我，可是總不肯好好地替我做點事。她知道我今晚上等同信的，我必須要這回信的，我是開心着的；可是我相信她一定到處亂跑不管我的事。”

“也許她正爲這耽擱了。”

“叫他們給我一點五味酒。”

“你又在給你添加苦痛了”，娜寧說。

“活該。還替我拿點水果冷盤或者一塊雞翅膀來，不管什麼要馬上拿來，我餓了。”

我也用不着對你說這情景給我的印象了。亦可以猜得到，對不對？

“你同我一道喫夜飯”，她對我說，“在等着的時候，你拿一本書看看好了，我要到梳妝間裏去一忽兒。”

她燃起大燭臺上的蠟燭，推開床頭的一扇門，消失去了。

我呢，我一味迴想這個女子的生涯，我的情愛裏面加添了憐憫。

我大步地在這房間裏來回只走，正想着想着，普于當斯進來了。

“呀，你在這裏？”她向我說，“瑪格麗特在那裏？”

“在她的梳妝間裏。”

“我等她好了。喂，她覺得你迷人呢；你知道這回事嗎？”

“不知道。”

“她沒有同你說過一點？”

“簡直沒有。”

“你怎樣在這裏的呢？”

“我來看看她呀。”

“在半夜裏？”

“爲什麼不可以？”

“開頑笑的！”

“她簡直是很不客氣地接待我的呢。”

“她以後會好好地接待你的了。”

“你以爲？”

“我給她帶了一件好消息來了。”

“沒有什麼關係；她真的對你談到了我？”

“昨天晚上，或者不如說是昨夜裏，你同你的朋友走了以後……說起來，你的那一位朋友好嗎？他的名字是叫加斯東R，吧？”

“是的呀”，我說，想起加斯東對我談過的心事，又看到普子當斯差不多還不大知道他的姓名，我不禁微微笑了。

“他蠻好的呢，這個孩子；他幹什麼事？”

“他一年有兩萬五千佛郎的進款。”

“呵！真的呢！好了，再談到你，瑪格麗特曾經向我問過你的事；她問我你是什麼人，你從前做過什麼事，你曾經有過什麼樣的情婦；總之是關於像你這般年紀的一個男子所可以打聽的事通通問到了。我對她說了我所知道的一切，還加上一句說你是一個迷人的孩子，完了。”

“我謝謝你。現在，再請你告訴我她昨天托你辦的是什麼差事。”

“什麼差事也沒有；她只叫我遣走那一位伯爵罷了。但是她托了我一件今天要辦的事，此刻晚上我就是送回信來的。”

這時候瑪格麗特從梳妝間裏出來了，頭上悄悄皮皮地戴上了一頂睡帽，帽上飾着幾束稱作白菜花的黃色緞帶。她這樣真裝扮得媚人。

她的脚赤裸着，拖上一雙緞子睡鞋，正剔完她的指甲。

“怎麼樣”，她看見了普于當斯，說，“你見着了公爵沒有？”

“算見着了！”

“他對你說了什麼？”

“他給我了。”

“多少？”

“六千。”

“在你身上麼？”

“是的。”

“他是不是有不痛快的神氣？”

“沒有。”

“可憐的人！”

這一句“可憐的人！”的口氣簡直是再也學不像。瑪格麗特拿了六張一千佛郎的鈔票。

“也是時候了”，她說。“我的親愛的普于當斯，你要錢用麼？”

“你知道，我的孩子，再過兩天就是十五了；你假使能夠借我三四百佛郎，你就幫了我一個忙了。”

“明天早晨再說吧，此刻去換錢也太晚了。

“不要忘記了呀。”

“放心罷。你同我們一道喫夜飯麼？”

“不，查理斯在我屋裏等着我的呢。”

“你真話着了他的魔嗎？”

“你發昏咯，我的寶貝！明天見。再會，亞芒。”

那凡諾亞太太走出去了。

瑪格麗特打開她的壁櫥，擲進那幾張鈔票。

“你允許我躺上床去吧？”她微笑地說着，一面
向床前走去。”

“不僅是允許你，我還正請求你呢。”

他折起鋪在床上的罩單，向床前一擲，隨即躺
下了。

“現在？”她說，“來坐在我旁邊，我們談談吧。”

普子當斯真說對了：她帶給瑪格麗特的回信
真使她高興些了呢。

“你原諒我今天晚上的壞性子吧？”她握住我
的手問我。

“我已預備原諒你許多別樣的了。”

“你愛我麼？”

“愛得發瘋呵。”

“我的境性格也不關事？”

“什麼都不關事。”

“你對我賭咒！”

“可以的呵”，我低低地對她說。

娜寧走進來了，拿着幾只盤子，一只冷鷄，一瓶波爾多酒，一些楊莓，和兩份刀叉。

“我沒有叫他們替你預備五味酒”娜寧說，“你喝波爾多酒要好些，是不是，先生？”

“一定是咯”，我答說，心裏還留着瑪格麗特最後幾句話給了的感動，眼睛火熱地凝望着她。

“好吧”，她說，“你把這些都放在小桌子上，再把桌子搬到床邊來；我們自己招呼吧。這一來有三晚上你沒有睡覺，你該想睡一睡了，你去睡吧；我再不要什麼了。”

“關得好好鎖上吧？”

“我正想到呢！尤其是要告訴他們明天午時以前什麼人也不要讓他進來。”

十二

清早五點鐘晨光開始透入窗帷的時候，瑪格麗特對我說：

“請你原諒我，我此刻想叫你走，你得要走才好。公爵每天早晨都來的；他等一忽兒來時有人會告訴他我正在睡着，也許他就會一直等到我醒呢。”

我兩手抱住瑪格麗特的頭，散亂的頭髮周圍流瀉着，我給她最後一吻，問她說：

“幾時再見呢？”

“聽我說”，她說，“你先拿着壁爐上的這一只小金鑰匙，去打開這扇門；再把鑰匙送到這裏，你就走。今天白天裏你可以收到我的一封信同我的

命令，你知道你應該盲目地服從我。”

“可以的；可是假使我現在就想要求你一點事呢？”

“什麼事呀？”

“要求你把這只鑰匙給我。”

“我從來沒有答應過人這件事。”

“那麼，答應我好了，因為我向你賭咒，我呀，我不像別人愛你一樣地愛你。”

“也好，你就留着牠吧；可是我先通知你一聲這鑰匙還是只由得我，我可以叫牠對於你一點用也沒有。

“爲什麼？”

“因為門裏面還有一道暗鎖。”

“壞東西！”

“我可以叫人撤掉牠。”

“你真的有點愛我？”

“我也說不清是怎麼一回事；可是彷彿有那麼一點呢。現在你去吧；我瞌睡來了。”

我們臂擁着臂過了片刻功夫，我就出來了。

街上悄寂無人，這座大城還靜睡着，一陣柔和的清新氣息到處穿流，再過幾個鐘頭就會被人聲侵擾了。

這一座睡城我心裏以為歸屬了我似的；我從我的記憶裏搜尋那一些我一直羨慕他們的幸福的人們的名字；可是想不起一個人來不是我比他還要幸福的。

固然，被一個純真的青年女子所愛，做第一個給她啓示情愛的奇謎的人，是一件大大的福氣，可是這也是世界上最簡單的事情。取得一顆沒有被人進攻的經驗的心，也就像取得一座沒有守衛的城池一樣。教育，家庭，以及責任觀念等等固然都是強有力的步哨，可是步哨也沒有能夠周密到不受一個十六歲年齡的女子影響的，自然借着她的歡戀的男子的聲音向她吹進第一次情愛的勸告，這勸告愈是顯得純淨無塵，牠的力量便愈加猛烈。

愈是一個向善的女子，愈加易於就範；即使不是對於情人，至少對於情愛這回事是如此的；因為不生疑心也就沒有力量，所以要博得她的歡愛是

所有二十五歲年齡的男子都能建立的戰功。試看青年女子的身邊防衛得該是怎樣地嚴密！想禁閉着這些玲瓏的小鳥在他們的樊籠裏面，修道院的門牆還不夠高深，母親的枷鎖還不夠堅實，宗教的責任還不夠持恆，——他們甚至於連花朵都不肯向籠裏拋擲。結果這些女孩子們該是怎樣地嚮往瞞着她們的世界，她們該想到這世界是怎樣的誘人，她們該是怎樣地願意傾聽隔籬吹進的啓示祕密的第一聲，她們該是怎樣地祝福那第一隻揭開神奇帳幕的一角的手！

至於要真正受到一個花柳場中的女子的情愛呢，那可是異乎平常地艱難的一件勝利。對於她們，肉體已經磨損了靈魂，感官已經燒燬了心願，墮落生涯已經磨練了情感。人家向她們說的話，她們老早就知道了；人家運用的手腕，她們也都認識了；甚至於她們逗起的情愛，她們自己却早已賣掉了。她們愛是由於職業而不是出於本能。她們的算計防衛着她們自己比母親同修道院的力量防衛着一個貞潔的閨女還更可靠；她們發明了一個名辭

叫作“風趣”的，稱呼她們有時也肯給予的一種無需賣買的那種情愛，她們拿牠當作一種休息，一種饒恕，一種恩安；正像那一般重利盤剝者，他們剝削了成千的人們，却以為在某一天慷慨地借貸了二十鎊郎給一個快要餓死的可憐的窮鬼而不向他索取收據也不計較利息，這樣就可以贖回他們的罪過，這情景正是相似。

其次，在上帝允許一個娼女愛人的時候，這愛，起初彷彿是一種原恕的，後來差不多變成一種懲罰了。世界上沒有一件寬赦不是因為有了悔罪的心的。在一個懊恨過去的生命的女子，一旦自己覺着墮入了從來不曾夢想得到的一種深厚誠懇，不可抗拒的情愛裏的時候，又在她坦白地招供出這情愛的時候，這時候後她如此愛戀着的男子該是怎樣統御了她！他該是怎樣地自豪有了這種殘忍的權利可以對她說：‘你對於情愛的努力並不比你從前對於金錢的努力更多！’

這時候她們真不知道應該怎樣證實才好。寓言裏講過一段故事，說是有一個小孩子在野外玩

膩了的時候忽然叫喊一聲“救命”來打擾農場裏的人們尋開心，後來有一天果然給熊吞去了，再真地喊出救命來却又沒有人理會。這般可憐的姑娘認真愛上了一個人的時候也正像這種情形。她們逛騙得太多，沒有人再肯相信，結果在痛悔的心情中便給愛火吞噬了。

就由這種情景產生出那些偉大的聖勞與艱苦的修行來。

可是如果有一個男子喚醒了她們這一點超度的愛情，同時他又有了——一副慈悲的靈魂願意忘卻過去接受了牠；如果他沉溺在這裏面，總之如其他也像他被愛一樣地愛她，這個男子立刻的功夫可以享盡了地上的一切情熱；有了這一樣愛情；她的心永遠不會再向他人開啓了。

這許多的迴想，在早晨回家的時候我還不會念到。這應是一種預感，雖然我愛着瑪格麗特，其實並不會見到這般的結果。今天我可是迴想到這些上面了。——一切都有必然的歸宿，這些迴想自然也有牠們的來歷的。

現在仍然回講到發生關係的那一天來吧。在我回到家裏的時候，我簡直高興到發狂。一想到想像中我同瑪格麗特之間的多少障礙都一起消失，想到她現在是我的，想到我在她腦子裏有了地位，想到我口袋裏有開她的房門的鑰匙，而且有權利可以用牠，我就意氣自豪，滿覺人生的快意，我并愛及上帝，他許我有這許多幸福。

譬如那有那麼一天，一個青年男子在街上走着，他追隨着一個女子，他釘望着她，再轉回頭來，仍然走自己的路。這個女子呢，他也并不認識她，她有她的苦樂，恩愛，於他却都無分。在她眼光裏並沒有他，甚至於假使他向她談話，也許她竟會譏笑他像瑪格麗特曾經待我的一樣。多少星期，多少月季，多少年頭照常流過，嚇，忽地有一天，他們本來在不同的方向各人追逐各人的命運的，偶合的機緣又教他們面對面地碰着。這個女子竟至於變作這個男子的情婦而且愛他。怎樣愛上的？爲什麼愛？兩個生命從此化作一個；親密的交誼剛剛起頭在他們彷彿是老早存在的故交，所有從前的種種

在兩個戀人的記憶裏都一起消失去。這真是稀奇事，我們應得承認。

就我說吧，我簡直想不起昨夜以前是怎樣生活法的。我的整個生命都激發出迴憶起這第一夜交談的密語的歡忻。也許是瑪格麗特善於騙人，也許是她對我從第一吻之後就發生了那一種驟起的熱情，這種熱情有時死滅得也像產生時一樣地突兀。

我愈迴想愈覺得瑪格麗特沒有理由假裝出一種她並不會感到的情愛來，於是我懸想女子們原來有兩種愛法，這兩種愛法還可以互為影響：她們或者拿心愛人，或者用她們的感官。常時一個女子愛上一個男子簡單只爲了服從感官的要求，可是不知不覺地了解了超物質的愛的神祕，於是往後完全過着心靈的生活；又常時一個姑娘起初只想在婚網上追尋兩方純潔的恩情的結合的，可是從這結合裏陡然地領會了肉感的愛的啓示，這一種靈魂的最純真的印像所產生的強有力的歸結的啓示。

就在這許多想念中我漸漸入睡了。瑪格麗特

一封信來才始驚醒了我，信裏載着這樣的幾個字：

“這裏就是我的命令：今天晚上在佛德維勒劇場裏見。你在第三間幕(Entracte)時去。瑪格。”

我拿這一張紙箋放在抽屜裏，爲的在我起疑心的時候好時刻取出這實境到眼前來，這種情境原來也有時發生的。

她沒有叫我白天裏去看她，我也就不敢到她家裏去；可是我又切想在晚間以前遇見她，我就跑去尚塞利塞，像前一天一樣看見她來回地走過。

七點鐘的時候，我在佛德維勒劇場裏。

從來我沒有在這麼早的時間到過一家劇場。

所有的包廂一間一間地先後都坐滿了。只剩一間空着：樓下近臺的一間。

第三幕開演的時候，我聽見這一間包廂裏開門的響聲了，原來我的眼睛就不斷地注視着這一間的包廂的。瑪格麗特到了。

她立刻走到包廂間前面，向池座裏探望，看見

了我，用目光向我致謝。

這晚上她真是出奇地美麗呢。

我是不是這俏皮的打扮的原因呢？她愛我夠不夠程度至於相信我會覺得她美麗便愈感到幸福呢？這些我都還不知道；不過果真如此，她真算大大地成功了，因為在她露面的時候，滿場的腦袋波起似地轉向着她，臺上的演員也掉轉頭來注視這一位傾動全場看客的佳人。

我呢，我手裏有一把可以打開這個女子的房門的鑰匙；而且在三四點鐘之後她又是我的了。

有的人責備那些爲女戲子或者娼家姑娘毀家的人們；我還覺得奇怪的就是他們這般人爲什麼不再多發點瘋。必得要像我這樣，度着這種生活的，才始知準她們給予情人的日常細微的虛榮的滿足是怎樣地在心裏緊緊聯繫住他對她的愛情（除了愛情以外我們也沒有別的適當的字）。

普于當斯也隨即在包廂裏坐了下來，還有一個男子，看去是位伯爵，坐在後面。

一看見了他，一陣寒噤掠過我的心坎。

瑪格麗特一定看出在她包廂裏的那個男子給我的印像了；因為她重又向我微笑；並且轉過來背向着伯爵，彷彿非常靜心地留意臺上的演戲。到了第三間幕時她又轉過去，對着伯爵說了兩句話；伯爵離開了包廂，瑪格麗特就做着手勢叫我去看她。

“晚來安好”，我走進的時候她向我說，隨即伸出手來。

“晚安”，我向瑪格麗特同普于當斯答禮。

“請坐，請坐。”

“我坐了別人的座位了吧。G.伯爵再不轉來了麼？”

“要來的；我叫他去買糖食，爲的好讓我們倆談一忽兒。都凡諾亞太太會替我們保守祕密的。”

“是呀，孩子們”，這一個太太說；“你們儘管放心，我什麼都不會說的。”

“你今晚上到底有點什麼事呀？”瑪格麗特說，一面立起身來，走向包廂後面陰暗處所，嘴唇親在我的額上。

“我有一點難過”，

“你應當去睡才好”，她說時俏皮的音調恰好配合上她的那一副細緻伶俐的頭臉。

“什麼地方呢？”

“在你家裏。”

“你很知道我在家裏是睡不着的。”

“看哪，在這裏不要裝怪樣；就爲了你剛剛看見我的包廂裏有一個人？”

“並不是因爲這緣故。”

“是的，一定是的，我知道；你可是錯了。好了，再不要提了吧。戲散後你就到普于當斯家裏去，在那裏一直等到我招呼你。聽見了沒有？”

“聽見了。”

難道我還能夠違抗麼？

“你還是愛我？”她說。

“你用得着問？”

“你想到了我？”

“整天在想。”

“你知道我正在很耽心怕要愛上了你呢？頂好問普于當斯吧。”

“呵！”胖女子接着說，“簡直愛得嚇人呢。”

“現在，你回到你的池座裏去吧；伯爵就要轉來了，用不着讓他在這裏看見你。”

“爲什麼？”

“因爲你看見他會不痛快的。”

“不會的；不過是假使你早對我說想今晚上到佛德維勒來，我也同他一樣辦得到送你包廂票券的呀。”

“可惜地是我並沒有向他 要包廂券 他就送給我了，並且還要求陪着我來。你本來很知道的，我不能拒絕他。我所能辦得到的，就是寫信通知你，我往那裏去，好叫你見得着我，同時也因爲我自己高興早一點見着你。可是既然你是這樣地謝謝我，我也就學了一點乖了。”

“是我錯了，原諒我吧。”

“呵，也罷，客客氣氣地回到你的座位裏去吧，要緊地是不要再鬧什麼醋了。”

她又吻我一通，我就走了出來。

迴廊裏遇見回來的伯爵。

我轉回我的座位裏。

其實說起來，G. 伯爵的坐在馬格麗特包廂裏也是世上最平常的事情。他曾經作過她的情人，他送她一張包廂券，陪她來看看戲，這些事情都是自然得很的；我既然拿馬格麗特這樣的姑娘作情婦，自然就該承認她的習慣了。

戲場裏的後半晚上我仍然非常地不幸，在散場的時候看見普于當斯，伯爵同馬格麗特一起走上門外候着的馬車，我無限心傷地走了。

可是一刻鐘以後我已經在普于當斯家裏了。她也只剛剛回去。

十三

“你差不多同我們到得一般快”，普于當斯對我說。

“是的”，我機械地答她“瑪格麗特在那裏呀？”

“在她家裏。”

“她一個人？”

“同G.先生一道。”

我大步地在客廳裏來回踱着。

“喂，你怎麼了？”

“你以為我很好玩地在這裏等着G.先生從瑪格麗特家裏出來麼？”

“你也是一個不講情理的人！你不知道瑪格麗特是不能夠趕走伯爵的麼？G.先生同她的交情長

遠了；他常常給她很多的錢；現在還是照樣地供給。瑪格麗特一年要花到十萬佛郎以上；她又有很多的債。她本來向公爵要多少他就給她多少的；可是她不敢常是盡她所需要的向他要求。所以她不能再同伯爵鬧翻了，伯爵一年至少也要供給她上萬的佛郎。瑪格麗特是很愛你的，親愛的朋友；可是你們的關係，就她的利益和你的利益上說，不應該怎樣認真。就用你那一年七八千佛郎的收入是無法支持這樣的一個姑娘的奢華的；連她的一輛馬車都維持不下。你須要認準了瑪格麗特是怎樣的人，只須認作一個聰明漂亮的好姑娘就夠了；好好地做她的情人吧，一個月或者兩個月；送她點花束，送她點糖果，送她包廂券；可是不要再想些別的事，不必鬧些喫醋的活劇。你明白你的對手是什麼人；瑪格麗特並不是一個聖女。她高興你，你也很愛她，別的什麼也不要放在心上。我看看你多愁善感到是怪兜人愛的；你有了巴黎市上最迷人的情婦呢！她在她的華貴的住宅裏接待你，她遍身都裝飾着珠寶，她一文錢都不用你破費，只要

你願意；可是你還不滿足。着了鬼迷呵！你要求得太多了。”

“你的話不錯，這是我自己也管不了自己，一想到那個人是她的情人我就感到萬分的心傷。”

“第一樣”，普于當斯繼續說，“現在他還是不是她的情人呢？這不過是她用得着的一個人就完了。兩天以來，她已經吩咐人擋了他的駕；他今天早晨來了，她也只好受了他的包廂券，只好聽他陪着一道去。後來他又送她回來，走進她屋子裏坐一忽；他不會待很久的，既然你在這裏等着。據我看這些也都是很自然的事情。並且你不是還容忍得下公爵麼？”

“是的，但是他是一個老頭子呀，我相信瑪格麗特一定不是他的情婦。況且，人家也總只能容忍得下一件旁的關係，再不能容忍兩件的呀。這種便宜的玩意很像打的一樁算盤；那同意於這樁算盤的人，哪怕是爲了愛而同意，也近乎下等社會裏拿這種同意作買賣，從這種買賣裏討點利益的一流人物。”

“呵！好朋友，你這一副好頭固頭腦！我該看見了有多少貴人闊老漂亮人物都像我勸你的這樣做去，而且也無須費力，沒有羞慚，也沒有愧悔！這種都是天天見得到的事情。可是你怎樣想法可以教一個巴黎花柳場中的姑娘能夠支持下她們這種排場的生活，倘使他們不是同時有了三四個情人？不管他多大的家產，也沒有能夠單獨供給得下一個像瑪格麗特的女子的花費的。一年有五十萬佛郎收入的家產也就算法國了不起的富戶了；可是，好朋友，五十萬佛郎的收入還是不夠開消，理由是這樣的：一個有這麼一筆收入的男子總得有一所講講究究的房子，有幾匹馬，有幾輛車，有多少僕人，有許多朋友；也還要打打獵；多半他總還是結過婚的，他又有幾個孩子；他還跑跑馬，賭賭錢，當時出門旅行旅行，還有些什麼花頭我簡直還說不清咧，我！所有這些習慣是這麼養成的，以至於一旦捨棄了倒會被人疑心是家產毀敗了，倒會使人驚詫。這一切算盤都打起來，他從他每年五十萬佛郎的數目裏一年至多也只能花費四五萬佛郎在

一個窩子姑娘身上，這已經就算多的了。那麼，必須有旁的交情才能夠敷衍得過她的年費。對於瑪格麗特呢，總算特別便當的了；承天老爺的照看，她落在一個千萬家財的老頭子身上，這個老頭子的妻女都死去了，有些侄兒外甥們各人又都是有錢的，所以她無論願意要什麼他都肯供給，絲毫交換的條件也不向她要求；可是她至多一年也只能需索六七萬佛郎，我相信倘使她再向他多要一點，不管他家財多大，不管他怎樣憐愛她，他一定會拒絕的。

“所有巴黎這些一年有兩三萬佛郎收入的年輕子弟（這意思就是說剛夠他們在這種社會裏走動走動的）大家都很懂得作了像瑪格麗特這樣一個姑娘的情人，她想靠他們給的那點錢簡直連開消房租同聽差的都不夠。他們也並不對她說他們是懂得的，他們只裝作什麼都沒有看見；一到他們玩夠了，大家就都走跑。倘使他們想顯到面子要單獨照顧一切，他們簡直會像傻子樣毀了自己，結果跑到非洲去自殺完事，還在巴黎留下十來萬佛郎

的價。你以為那個女子會感激他們麼？簡直沒有那樣一回事！恰好相反，她還要說她為他們犧牲了地位，並且在她同他們往來的時候她還丟掉了許多錢。呵！你以為這些情節都難為情得很，是不是？那都是實在的。你是一個漂亮孩子，我滿心都很愛你；我在窰子姑娘隊裏生活了二十年了，我明白她們是怎麼一回事，也明白她們有多少價值，我不願意看見你為了一個漂亮姑娘對你的一點風情說真起來把自己毀掉。

“再說，除了這以外”，普于當斯斷續說，“就算瑪格麗特夠愛你的，竟能夠拒絕伯爵，在公爵發現了你們的關係之後他就要她在你與他兩個人之間選擇一個的情形之下竟至於能夠拒絕公爵，這樣她為你的犧牲一定很大，這是沒有話說的。就你這一方面說，又該使她受到多大的犧牲呵，你？在你將來有玩厭了的那一天來到的時候，你將怎樣去賠償她為你受到的損失呵！一定是什麼都沒有。你將使她與她那財富和前途所寄托的世界隔絕，她將給予你以她最美好的年華，終於將被你忘却。或

者你是一個普普通通的男子，那麼，撿起她過去的出身來，你會對她說你離開她無非像別的情人一樣地做法，於是她靠得住被棄在窮困裏；或者你是一個有良心的男子，自問應該永遠保留她在你身邊，這樣你自己也會落在不可避免的不幸裏，因為這種關係，對於年輕人還可邀原諒，到了中年可就不行了。她在一切事情上都變成了一件障礙，不能讓你好好成家，也不能讓你有多大的野心。好好相信我吧，朋友，看準一件事情該值多少就給牠多少，看準一個女子該是怎樣就還她怎樣，不要使一個笨子姑娘有了向你自稱債主的權利，無論在什麼事件上。”

這一套話說來聽聽明明很在道理，我本來還想不到普于雷斯會說得出的。我找不出話來回答她；除去說她有理以外；我伸手向她，謝謝她的勸告。

“算了吧，算了吧”，她又說，“遺開這些無聊的理論，好好地笑一場吧。人生是美滿的，好朋友，這只在乎人帶什麼眼鏡去看。譬如，參考參考你

的朋友加斯東吧，他才是一個認識愛情像我這種認識法的角色呢。你自己應該放明白一點，否則變成了一個沒有趣味的孩子，你應該明白就在這傍邊有一個美麗的姑娘正在她家裏不耐煩地等着另一個男子滾蛋，她正在想念着你，正為你保留着她的良夜，她是愛你的，我確實地相信。現在，你跟着我到窗臺前面站一站吧，我們好看着伯爵走開，他不會再停多久就退地方給我們的。”

普于當斯打開一扇窗戶，我們並排着傾欹在窗外的陽台上呀。

她望着街上稀少的行人，我呢，我幻想着。

她說的一些話在我腦筋裏喧嘩作響，我禁止不住不承認她太理由；可是我對於瑪格麗特真實的情愛總覺難於同她的那一種理由諧合。於是不時地發出嘆聲，這聲音使得普于當斯掉轉頭來，使她聳聳肩膀，正像一個醫生對於一個病人失望的神態。

“人們該覺得生命是怎樣地短促呵”，我自己對自己說，比起感覺的飛奔的速度來！我結識瑪

格麗特只有兩天，她作我的情婦還只有兩天的事，可是她已經這麼樣佔有了我的思想，我的心靈，我的生命，以至於這一位 G. 伯爵的來訪對於我就是“一件不幸。”

伯爵終於走了出來，跨上他的車子，隨即走得看不見了。善于當斯關起窗戶。

同時瑪格麗特在呼喚我們。

“快點來呵，正在擺桌子呢”她說，“我們喫夜飯去吧。”

我走到瑪格麗特家裏的時候，她跑向我身邊來，跳起來劇住我的頸項，用盡全力抱吻着我。

“我們是不是蠻討厭的？”她對我說。

“不呵，現在好了”，善于當斯答說，“我對他講了一片道理，他已經允許放乖巧些了。”

“哎唷，那好得很！”

我的眼睛不由地瞥到床上；床上倒也還沒有弄亂。至於瑪格麗特呢，她穿着一件白色睡衣。大家圍着桌子坐下。

妖媚，溫柔，多情，這一切都備於瑪格麗特的

一身，我不得不承認我沒有權利向她再要求別樣東西；不得不承認別的許多人處在我的地位一定會感到幸福；不得不承認我只有享受一位天神，或者寧說是一位女神，賜給我的快樂。

我努力想實踐普于當斯教給我的理論，試想學着我的兩個女伴一樣的高興；可是在她們是出於自然的，在我却費了一番力量，我的勉強的歡笑，幾乎觸着眼淚，在她們却聽不出底細來。

夜飯喫罷了，我單獨與馬格麗特同在着。她依着習慣走向火爐前面的氈墊上坐下，含着一種愁情注視爐裏的火焰。

她在幻想呢！想什麼？我不知道。我呢，我混和恩愛與恐怖兩種情緒凝望着她，自念正在準備着爲她受苦。

“你知道我剛剛想什麼嗎？”

“不知道。”

“想着我想起的一樁主意。”

“是一樁什麼主意呢？”

“現在我還不能對你說，可是我可以對你說這

件事會有怎樣的結果。結果是在一個月以後我可以自由了，我可以什麼都不負欠，於是我們可以同去鄉間消暑。”

“可是你不能告訴我用什麼方法？”

“不能，你只可以像我愛你一樣地愛我，結果一切都可以成功。”

“這主意只是你一個人想起的麼？”

“是的。”

“而且只是你一個人執行麼？”

“只是我一個人受到煩惱”，瑪格麗特說時的那一種微笑我永遠也忘記不掉，“可是我們兩人分享利益。”

一聽到“利益”兩個字我禁不住臉紅起來；我想起了曼農·勒斯戈同格利歐兩個人享用 B. 先生的金錢的故事。

我立起身來，微帶強硬的口氣答說：

“你應當允許我，親愛的瑪格麗特，只分享我自己計劃，自己經營的事業的利益。”

“這是什麼意思呢？”

“這意思就是說我很懷疑G. 伯爵是你那一堆漂亮的主意的同事人，這樁主意我是不負擔責任也不享受利益的。”

“你真一個小孩子呀！我原來還相信你是愛我的；那麼我弄錯了，也好吧。”

她隨即立起身來，揭開她的鋼琴，動手彈奏“請跳華而斯舞”的曲調，一直彈到有名的大調那一節，那常常使她停住的。

還是她的習慣如此，抑或爲了使我迴想起我們初度相識那一天的情景？我所知道的，就是在這個曲音底下往事翻到我的記憶裏來了，於是我走近她的身邊，抱住她的腦袋只吻。

“你原諒我吧？”我對她說。

“你看得很清楚的”，她答應我說；“不過你要注意今天還只是第二天，我可是已經有點須得原諒你的事情了。你遵守你盲目服從的信約，守得並不高明呀。”

“你叫我怎麼辦，瑪格麗特？我太愛你了，差不多你的些須旁的念頭都令我生妬。你剛才向我提

議的事使我快活得發狂，不過實現這件計劃以前的神祕又令我心裏難過呢。”

“看咯，我們來講講這個道理看”，她說時握住我的兩隻手，含着那令人消魂的媚笑注視着我。“你愛我，是不是？你一定也會高興只和我一個人在鄉村裏消度兩三個月的辰光？我也一樣，我也會高興這種兩人共享的清靜生涯的，我不僅只是高興，爲了我的健康我也正有這種需要。我不能打算離開巴黎這麼長久的時間而不清理清理我的事務，像我這樣一個女人的事務又總是很麻煩的。那麼，我正好找出了方法來妥當地調理一切，調理了我的銀錢事務和我爲你的愛情；是的，是爲你的，你不必笑，我狂也似地愛你呢！可是你又在這裏板起大面孔，說出些大話來了。小孩子，三倍小孩子！你只要記住我愛你，什麼都不要煩心。——就這麼同意了，嚶？”

“所有你願意的我都同意，你很知道的。”

“那麼，不到一個月的功夫我們就會在某一鄉村裏同在小河岸邊散步，喝着牛奶。我說這種話

在你也許覺得稀奇，我，瑪格麗特·哥吉耶，這因為在這種彷彿使我幸福的巴黎生活一旦不能再燃燒我，令我厭倦的時候，我於是陡然嚮往着一種安靜的生涯，牠使我憶起兒年的往事。無論長成時變成什麼模樣，大家都是有一個兒童時代的。呵！你放心吧，我並不會對你說我是一位退職的大佐的女兒，說我是在聖丹尼養成的。我只是一个鄉村的可憐的姑娘，六年以前我還不知道寫我自己的名字呢。你現在放心了吧，是不是？爲什麼我想有人分享我願望的快樂第一個人就是找你呢？無疑地因爲我看出你是爲我而愛我，並不是爲你自己，至於別的人呢都只是爲了他們自己而愛我。

“我也曾經常在鄉間，可是從來沒有說是願意去過的。現在這一件容易得到的幸福我是算在你的賬上的了，那麼不要忍心，允許我得到牠吧。你自己這麼說：‘她不應當憂傷終老呵，有一天我會悔恨毫不曾爲她做到她第一次要求我的事，而且是那麼容易做到的事！’”

這種話之下還能怎樣答覆呢，尤其是記憶裏還存留着第一夜的恩愛，而且正期待着第二夜的？

一點鐘以後，瑪格麗特在我的懷抱裏，這時候倘使她叫我去犯一樁罪案我也會依從她的。

晨間六點鐘的時候，我走開了，離開以前，我問她：

“今天晚上見？”

她更熱烈地吻着我，可是並不答話。

日間我收到一封信，載着這幾行字：

“親愛的孩子：我有一點不舒服，醫生叫我要休息休息。今晚上我要早一點上床，不再見你了。不過爲了賠謝你，我明天正午就靜候駕到。我愛你。”

我的第一個念頭就是：她在騙我！

一陣冷汗掠過我的額前；我是已經太愛這個女子，經不住這一點疑心來苦我了。

可是我幾乎每天都該防到瑪格麗特有這一着

的，這種事從前同旁的情婦們也常常發生過，却並不怎樣關心。到底這個女子怎麼就會這般控制住我的生活的了呢？

於是我想到仍然依照慣例去看她一看，既然我有她家裏的鑰匙。這樣我可以很快地就知道了這一件祕密，倘使碰到一個男子，我就給他喫耳光。

十一點鐘的時候，我走到了昂丹路。

瑪格麗特的窗戶裏沒有燈光。我却仍然按着門鈴。

看門人問我要往那裏去。

“到哥吉耶姑娘家裏去呀”。我對他說。

“她沒有回來呢。”

“我上去等她好了。”

“她家裏一個人也沒有。”

自然我是很可以勉強走進去的，既然我手裏有了鑰匙；可是我又怕令人笑罵，於是走出來了。

我也並不回家；我離不開那一條街，眼睛也離不開瑪格麗特的屋子。彷彿我還有點什麼事要打

聽打聽，至少是我的疑心還正待證實似的。

夜半十二點鐘的時候，一輛我熟識的馬車停在第九號門前。

G.伯爵從車上走下來，吩咐他的車子走開以後又走進屋子裏。

有一陣時候我希望有人像對我一樣，也對他說瑪格麗特不在家裏，那麼我就可以看見他走出來；可是一直到早晨四點鐘我還在等着。

我已經熬受了三個星期以來的苦楚，可是比起這一夜的苦楚來，我想那簡直算不了什麼一回事。

十四

回到家裏我像一個小孩子似地哭起來了。沒有一個男子，假使他至少受過一次女子的騙，不懂得我感受的痛苦的。

我在這種熟昏時的決斷的重壓之下，自計着必須立刻斷絕這一件愛情關係；我不耐地等候天晴好買定車位，回到故鄉挨近我的父親與妹妹，這兩重的愛是我有把握，不會欺騙我的。

但是我不願意不給瑪格麗特知道我走的緣由就這麼走了。只有一個恩斷義絕，決心不再愛他的情婦的男子才始一聲不響地離她。

我在腦子裏寫了十封二十封信。

我的對手關係人是一個像所有窰子姑娘一樣

的一個姑娘，我從前太拿她詩化了。她拿我當一個小學生看待，爲了欺騙我，她運用一種乾脆侮辱人的狡猾的手段，這是明明白白的。想到這我的自尊心佔了上風。我必須離開這個女子而不使她知道這破裂所給我的苦痛；下面就是我寫給她的話，用我頂漂亮的筆法寫起，寫時眼裏含着瘋狂與苦痛的淚珠：

親愛的瑪格麗特，

“我希望你昨天的小恙不至於發生什麼事情。在十一點鐘的時候我曾經來打聽過你的消息。G.先生比我更加幸福些，因爲過了不久的功夫，他也來了，在早晨四點鐘的時候他却還在你家裏。

‘請你原諒我使你度過了幾點鐘討厭的長光，並請你相信我永遠不忘你賜給我的幸福的時刻。

“今天我本來早就可以去打聽你的消息的，但是我打算回到我的父親那裏去。

“再見了；瑪格麗特：我是不夠如我所願地愛你的那麼富足，也不夠如你所願地愛你的那麼貧

寒。大家都忘却吧，在你，忘却一個對你應是漠不相干的名字，在我呢，忘却一樁變成不可能的幸福。

“我寄還你的鑰匙，牠是我從來不曾用過而對你還可以有用的，假使你常似昨天這樣地鬧病的話。”

你看，我在信的末尾終於禁不住要說出幾句無禮的諷刺話來，這足見得我還在怎樣地愛她。

這封信我反覆讀了十來遍，一想到牠會使得她為難，我就稍稍靜下氣來。我還努力說服自己不要給信裏的情感軟化；八點鐘我的僕人進我房間的時候，我就交信給他要他馬上送去。

“要不要等回信？”約瑟伏問我（我的僕人像所有的僕人一樣，名字叫作約瑟伏）。

“倘使有人問你是不是要一封回信，你就說你不知道，你等着好了。”

我於是靜心希望着她會回我的信。

我們人真是怎樣地軟弱可憐呵！

在我的僕人還不會回來的期間裏我的心境一直是極端地騷動。有時想到瑪格麗特是怎樣到了我的手裏來的，我於是自問着到底有什麼權利寫出無禮的信給她，原來她正可以答復我說並不是G.先生欺騙我，却是我欺騙G.先生；這是許多女子常時應付好幾個情人的推理。又有時，想起這個姑娘對我許下的盟誓，我就覺得我的信還嫌過於溫和，那裏面還沒有夠重分量的話足以儆戒一個嘲笑像我的這般真摯的情愛的女子。於是，我又以為更好是不要寫信給她，是在白天裏就去她家裏，這麼一來，我可以看着她淌下的眼淚快意了。

最後，我思量着她答復我一些什麼話，已經打算相信她自解的恕詞。

約瑟伏回來了。

“喂，怎麼樣？”我問他。

“先生”，他說，“小姐正睡在牀上，還沒有醒呢，不過只等她按鈴喊人時，信就馬上送上去，並且倘使有回信，就有人送來的。”

她還睡着沒有醒呢？

差不多有二十次了我幾乎已經派人去索回那一封信，可是我又老是這麼想：“也許信已經交給她了吧，那麼我顯得有後悔的意思了。”

愈是接近了她應該寫回信給我的辰光，我愈是追悔不該寫那一封信。

十點，十一點，都敲過了。

在十二點的時候，我正要去赴她的約會，彷彿一點什麼事都不曾發生過似的。但又終於想不出好方法逃出這緊箍着我的心靈的鐵圈子。

我於是想，像許多期待中的人們常有的迷信地想法，倘使我走出門一忽，也許回轉來時可以收到一封回信。受人焦急地期待的回信是每每在收信人不在家的時候送到的。

我自己假託去午餐的理由走出門去。

我不去馬路頭的佛亞飯店裏午餐，如我平時的習慣，却去皇宮區，好從昂丹路走過。每途遠遠看到一個女子時我總以為是娜寧送回信給我。我走過昂丹路過商店跑街伙計都沒有碰到一個。我到了皇宮區，走進義利飯店。堂倌給我些東西喫，

或者不如說他隨他自己的願意給我些什麼東西，因為我並不會喫。

我的眼睛不由地儘釘着掛鐘。

我又走向家，相信一定可以收到瑪格麗特的信。

看門人原來什麼都沒有收到。我還希望在我的僕人那裏，他從我出門以後也沒有見到一個人。

假使瑪格麗特回我的信，她應該老早就回信了。

這之間，我又開始追悔信裏的詞句了：我應該完全默不作聲的，這樣一定可以引起她的不安，因為她看見我半夜不曾赴約一定會得問我是什麼理由，在這時候我就可以對她說出這理由來了。這麼一來，她只有訴述冤苦的一法，而我所望於她的，就在於她的訴述冤苦。我已經覺得無論她拿出什麼理由來替自己辯解，我都可以相信，除去不能再見她以外，什麼事我祇願意。

我甚至於相信她會親自到我這裏來看我，但是時間一點鐘一點鐘地過去她卻仍沒有來。

實在說，瑪格麗特真不像別的女子，因為收到了像我剛剛寫的那麼一封信而能一點什麼話都不答復，這種女子也真是少得很呢。

五點鐘的時候，我跑去向塞利塞。

“倘使我碰着了她，”我想“我就裝出一種淡漠不關的神氣，她心裏就會以為我不再想念她了。”

在皇家路的轉角我看見她坐在車子裏走過；這陡然的碰頭來得太匆忙，至於使得我臉上發白。我不知道她是否看見了我的動感；我自己呢；我慌張到只看見她的車子。

我不再在塞利塞道上散步了。我瀏覽着戲院的廣告，藉此還有機會看見她。

這一天皇宮戲院正在創演一齣新劇。瑪格麗特應該一定要到場的。

我七點鐘時走進戲院裏。

所有的包廂間都坐滿了人，可是並沒有瑪格麗特。

我於是離開皇宮戲院又走到所有她常去的戲院裏去：佛德維勒，華立哀德，奧伯哈哥密格。

到處都沒有她。

或者是我的信太使得她難堪，無心來看游藝麼？抑或是她怕的和我碰頭，好免去一番解釋呢？

在馬路上走着，我的虛榮心使我正這樣想着的時候，我碰到了加斯東，他問我從什麼地方來。

“從皇宮戲院裏。”

“我是從歌劇院來的”，他說，“我還以為在那裏可以見着你呢。”

“爲什麼？”

“因爲瑪格麗特在那裏呀。”

“呀！她在那裏？”

“是的。”

“一個人？”

“不呵，同她的一個女朋友一道。”

“就是這些？”

“G。伯爵到她包廂裏來了一忽；可是她是同公傅一道走的。時時刻刻我總以為可以看見你到。在我旁邊有一個座位，整晚上都空着的，我先還相信是你定就了的呢。”

“爲什麼瑪格麗特去的地方我就得去呢？”

“因爲你是她的情人，自然咯！”

“誰對你說的？”

“普于當斯，我昨天碰到她的。我向你道喜呵，好朋友；這是一個漂亮的情婦，並不是誰願意就可以到手的呢。好好抓住她，她會得替你爭體面的。”

加斯東這幾句簡單的意見使我覺得自己的猜疑是怎樣地可笑。

倘使我昨天碰着了他，他也昨天就對我這麼談過，我那今天早上就一定不至於寫那一封傻信了。

我幾乎想去普于當斯那裏，託她去對瑪格麗特說我有話同她談；但是我又怕她報復我，答復說不能接待，於是我只從昂丹路經過走回家裏。

我又問問看門人是否有我的一封信。

沒有！

“也許她願意等等看是否有我什麼新的舉動，是否我肯取消今天信裏的意見”。我輪上床後這樣想；“不過既然看見我沒有再寫信去，明天她就會

寫信來的。”

尤其是這一晚上，我心裏最是追悔錯做了的事。我只是孤單的一個人，睡也睡不着，靈魂全給不安與妒嫉吞噬了去，想着倘使讓事情依照常軌作去，我此刻正該依近瑪格麗特身邊，聽她說出那迷人的字句，這些字句我共總只聽過兩遍，在我這寂寞獨處的時候，牠們燒灼着我的耳朵。

在我的境况之下頂覺得難過的，就是一推想起來錯都在我身上；原來一切都證明瑪格麗特是愛我的。第一，那只同我一個人，在鄉間消夏的計劃，其次，那什麼都不足以勉強她做我的情婦的實情，既然我的財產不夠她的需要，甚至於不夠她的隨意開消。所以她從我身上只有找得出一種真摯的情感的希望，這情感是足以調劑她朝夕相處的賣買愛情的；然而才到第二天我就打破了這希望，我酬報這兩夜的愛情的是無禮的嘲笑。所以我幹的這回事不只是可笑，簡直是魯莽。就說要有責備她的權利吧，我是否給了她的錢呢？才到第二天就自己抽了身，我是否有一種愛情寄生蟲害怕人家計

問飯錢的嫌疑呢？什麼話呵！我認識瑪格麗特才只有三十六個鐘頭，做了她的情人也只是二十四鐘頭的事，可是我就這麼容易動氣；不以她給我的爲幸福，却想一個人完全佔有她，想強迫她一下子就割斷了舊時的關係！我還有什麼可怪她的呢？什麼也沒有。她寫信告訴我說她病了，却並不曾像某種女子常有的鄙率態度，乾乾脆脆地就對我說她要招待一個情人；然而我偏不肯相信她信裏的話，不肯到巴黎別的街上去走走，偏要到昂丹路，不肯去找朋友們玩過這個晚上，依照她指定的鐘點明天再去找她，我却還要演一齣 *Othello*，(註)我偵探她，我自以爲不再見她就算懲罰了她。殊不知她正該多麼高興這回的離絕；殊不知她正該看得我多麼愚蠢呵。她的沉默並夠不上算是怨恨：簡直就是看不起。

這麼說來，我就該送點什麼禮物給瑪格麗特使她絲毫也不懷疑我的大量，而且可以借此拿她

(註：Shakespeare傑作之一，主角*Othello*的名字變成了一種詭譎多疑而凶暴的丈夫的典型)。

當妓女看待，就同她完了帳；但是我又害怕帶着一絲一毫買賣的形跡，以至於唐突了即使不是她對我的情愛，至少也唐突了我對她的情愛，並且既然這一樁情愛是純潔到不能容許他人分享的程度，那也就不能拿一件禮物（不管是怎樣講究的禮物）買換從前受過的幸福了，無論這幸福的期間是怎樣地短促。

這些就是我夜來反覆尋思的話，是每一時刻都想要去告訴瑪格麗特的話。

天亮時我還沒有睡着，我發起寒熱來了；除了瑪格麗特以外我簡直不能想別樣事。

你可以想得到，我必須放下決心來了，或者同這個女子完帳，或者是自己不再疑心；假使她肯同意還接待我。

但是，你知道，決心每每是難於放下的；既不能老待在家裏，又不敢到瑪格麗特那裏去，我於是乎想試一試接近她的方法，這方法在成了功的時候是不妨推託到偶然的機會上敷衍敷衍我的面子的。這時候九點鐘了；我跑到普于當斯那裏去，她

問我爲什麼事這麼清晨拜訪。

我不敢對她照直說出原因來。我說是早點出來好去定就一個去C。城的公共客車的坐位，我的父親是住在C。城的。

“你真有運氣，”她說，“能夠碰着這好天氣離開巴黎。”

我注視着普于當斯，心裏自問是否她在嘲笑我。

然而她的臉色是正正經經的。

“你要去向瑪格麗特辭行麼？”

“不呵。”

“你做得對。”

“你以爲對麼？”

“自然咯。既然你已經同她破裂了，再見她有什麼好處？”

“你已經知道了我們的破裂？”

“她拿你的信給我看了。”

“她對你說了些什麼？”

“她對我說：好普于當斯，你攆住巴黎的一個人真

不客氣；這種信，人家心裏想想還可以，可是不會寫得出來的。”

“她是用一種什麼口氣對你說的呢？”

“帶着笑說的，她還說：‘他在我這裏喫了兩餐夜飯，連謝席都還沒有來謝席呢’。”(註)

這就是我的信與妬心造成的結果。我的面子簡直重重地受了損傷。

“昨晚她幹了些什麼呢？”

“她到歌劇院去了的。”

“這我知道。後來呢？”

“她在她家裏喫了夜飯。”

“一個人？”

“同G.伯爵一道，我想。”

這麼看來，我的破裂絲毫也沒有改動瑪格麗特的習慣了。

就是在這種情形之下有些人會對你說：不要再想這個女子吧，她不愛你了。

(註：“謝席”是 Visite de digestion 的譯名，是吃完某家的筵宴後再去某家的拜訪，此地名辭寫作謝辭了。)

“好吧，我很高興知道瑪格麗特不為我憂傷呢”，我說時帶一絲強笑。

“她也大大地有理呢。你照着你應該做的做了，你比她更明理些；實在說這個姑娘愛着你的呢，她只是談起你，也許她會發點什麼瘋。”

“為什麼她不回我的信，既然她愛我？”

“因為她已經明白她是錯愛了你了。再則，女子們有時可以讓人欺弄她們的愛情，可是決不肯讓人傷了她們的體面；做了一個女子的情人才不過兩天就離開她，正是傷了她的體面呢，不管這破裂有什麼理由。我是認識瑪格麗特的，她寧可死去也不肯回你的信。”

“那麼我應當怎樣辦法呢？”

“什麼辦法也沒有。她會忘記你，你也會忘記她，你們彼此都沒有什麼可埋怨的。”

“不過倘使我寫信向她討饒呢？”

“不要那麼幹，她會原諒你的。”

我差不多都想跳起來抱住普于當斯了。

一刻鐘以後我走回家裏，寫給瑪格麗特說：

“有一個人追悔他昨天寫過的一封信，他明天就要離去巴黎倘使你不原諒他，這一個人很想知道知道在那一點鐘裏可以獻上他的悔心到你的面前。

“什麼時候他可以單單會見你一個人？因為，你知道，懺悔的奉獻是應當不用見證人的。”

我疊起這一首散文獻詩式的紙箋，派着約瑟伏送去，約瑟伏交到瑪格麗特親自手裏，她說是稍遲有回信來。

我只爲了晚飯出門了一忽，到晚間十一點鐘時還沒有得到回信。

我於是決定不再多嘆苦，明天就要動身了。

下了決心之後，自信上牀也一定睡不着，我就開始收拾起行李來。

十五

我同約瑟伏兩人收拾收拾我動身的事件約莫有一個鐘頭的時候，門外有人急促地按鈴。

“要去開門麼？”約瑟伏問我。

“打開吧”，我說，想着有誰可以在這辰光到我這裏來，並不敢相信就是瑪格麗特。

“先生”約瑟伏轉來告訴我，“是兩位太太呢。”

“是我們亞芒”，聽去是普于當斯的口音在喊。

我走出了我的房間。

普于當斯，立着的，正瀏覽瀏覽我客廳裏的幾件古董；瑪格麗特呢，坐在沙發椅上，正凝思着。

我進去之後，就向她走去，跪了下去，握住她的兩手，深深地受了感觸地對她說：“原諒。”

她親吻我的前額，說：

“已經是第三次了，我原諒你。”

“我明天要動身了。”

“我的拜訪怎麼能夠改變你的決心呢？我並不是來阻擋你離開巴黎的。我來是因為我今天白天裏沒有功夫回你的信，我又不願意讓你相信我是在生你的氣。並且普于當斯還不願意我來的呢，她說我來了也許打攪了你。”

“你，打攪我，你，瑪格麗特！那怎樣能夠呵？”

“天！你也許有一個女人在你這裏”，普于當斯說：“她看着再來上了兩個，才真不大開心呢。”

在普于當斯提出這意思的時候，瑪格麗特留神地注視着我。

‘親愛的普于當斯’，我說，“你不知道你說的是什麼話呵。”

“你的房子真是好漂亮的房子呵”。普于當斯又說：“睡覺房間可以看看麼？”

“可以的。”

普于當斯走進我的臥室裏去，說她是爲了去

參觀房間倒不如說是爲了賠謝頃間說過的傻話，好讓我同瑪格麗特兩人清靜。

“你爲什麼要帶普于當斯來？”我問她。

“因爲她原來就同我一道在戲院裏。而且從這裏回去的時候我也願意有一個人陪我。”

“難道我不是在那裏的？”

“是的；不過除去我不願意麻煩你以外，我還準相信回到我門前的時候你會得要到我家裏去；既然我是不能答應你這種要求的，所以我不願意教你離我的時候心裏責備我不該拒絕你。”

“你又爲什麼不能接待我呢？”

“因爲我非常受人監視呀，而且一點點疑心就可以鑄成大錯。”

“這準就是唯一的理由？”

“假使還有別樣理由，我一定會告訴你，我們彼此之間已經不必再有什麼祕密了。”

“看咯，瑪格麗特，我不願意繞着道兒說話。老實說吧，你是不是有一點愛我？”

“很愛你。”

“那麼，爲什麼你欺騙了我呢？”

“朋友，假使我是一位某某公爵夫人，假使我每年有二十萬佛郎的收入，在這種情形之下我是你的情婦，再還有別一個情人，那你庶幾乎有權問我爲什麼騙你；但是我是瑪格麗特·哥吉耶姑娘呀，我有四萬佛郎的債，一個銅板的家私沒有，却是我每年要花十來萬佛郎；因此你的問題真是白費，我的答復也沒有用處。”

“這本來是對的”，我說，腦袋下垂到瑪麗格特的膝上；“但是我愛你愛到要發癲呢。”

“哎喲，朋友，你應當少愛我一點，或者多了解我一點。你的信很使我難受的。倘使我是自由的身子，第一我前天就不至於接待伯爵，或者是，已經接待他了，我一定要到你這裏來要求像你剛剛所要求的“原諒”，而且以後一定不會再有別的情人。我曾經相信可以設法得到六個月期間的這種幸福，你又不願意；你一定要知道我用的是什麼手段，嚇！天，這手段很容易猜得到的呀。我採取這種手段所受到的犧牲比你想像的要大些呵。

我本來可以對你說：‘我需要兩萬佛郎’；你是愛我的，你一定會替我找到這一筆款項，將來也許再來埋怨我。我寧願一點什麼都不連累你；你却並不會懂得我的這點細心，這正是一種細心呢。像我們這般女子，在多少還留得些須心腸的時候，我們對於自己說的話，做的事都給牠們一種別的女子所不知道的意義；所以我對你重復地說一遍：瑪格麗特·哥吉耶姑娘那一方面想出來替她還債却並不向你要求一個錢的那些手段是一種細心，你正應該從中討點便宜，什麼話都不要講。假使你只到今天才認識我，你一定以為我許你的一切使你太幸福了，也決不會問我前天的事的。我們有時不得不破費我們的肉體去購買靈魂上的滿足，這滿足的機會一旦錯過了的時候，我們更加苦痛了。”

我傾聽着又凝望着瑪格麗特，心裏無限欽佩，當我想到這神異的姑娘（從前我曾經想惹過吻她的腳）許我在她的腦筋裏有一個地位，許我在她的生活裏算一個角色，使我的欲望那麼快地就得到

滿足的時候，而我却還想要別樣東西，這時候，我就自己反問自己：人們的欲望是否還有止境。

“這也是真的”，她又說：“我們這般飄蕩的可憐生物，我們是有些離奇的欲望與不可思議的愛情的。我們時而為某一種事情委身，時而又為另一種事。有的人傾家敗產都得不着我們一點什麼，又有的人一束花就可以弄我們到手。我們的心有些不近情的習氣：這也就是牠唯一的消遣與唯一的恕詞。我委身給你比給任何別的男子都快些，我向你發誓。為什麼？因為看見我吐血你曾經握住我的手，因為你為此哭泣過，因為你是唯一憐惜我的人牲生物。我對你說一句瘋話：我從前有過一隻小狗，牠在我咳嗽的時候，愁容地注視着我；這是我愛過的唯一的生物。

“這隻狗死了的時候，我哭牠比哭我母親的死還要傷心。原來我母親在她生平有十二年的期間常好打我。所以，噫，我是立刻就愛上了你的，像我愛我的狗那樣地痛愛。假使男子們懂得一滴眼淚能夠得到些什麼東西，他們一定會多受到些情愛，

我們也不至於這麼毀人了。

“你的信否認了你自己，推指點了我說你心地還不夠聰明；牠使你傷了我對你的愛情比任何別的事情傷害得更重。固然，這是出於妬嫉，但是也是刻薄無禮的妬嫉。在我收到你的信的時候我已經是心裏難過的；我打算着午間可以見到你，同你一啜喫飯，總之是打算着一看見你就可以抹去我心裏一椿不斷的念頭，這念頭在我認識你以前是並不難忍受的。

“再則”，瑪格麗特繼續說，“我原來相信在你面前馬上就可以自由思想，自由談話的，我原來以為你是許我這樣的唯一的人。那一般包圍像我的這種姑娘的人們每每高興追究她們頂不相干的談話，高興從她們頂無意義的行動裏找出結果來。我們自然是沒有朋友的。我們只有自私自利的情人，他們花消了錢財，並不是爲了我們，如他們所說，而是爲了他們自己的體面。

“爲了他們這種人，他們快活的時候我們就得要高興，他們想喫花酒的時候我們就得要康健，他

們什麼都不相信，我們也就得和他們一樣。我們是被禁止了不許有心腸的，否則就挨人笑罵，就倒塌了信用。

“我們再不是我們自己的了。我們再也不是活生物，只是些死東西了。在他們的自尊心上我們站在第一位，在他們的尊敬上可就站在第末位了。我們也有些朋友，不過是像普于當斯這樣的朋友，是些從前也操過賣淫生涯的女子，現在還高興揮霍揮霍可是為她們的年齡所不許的。這樣，她們才變成了我們的朋友的，或者不如說變成了我們同伴的食客。她們的友誼有時可以做到替你當差的地步，可是決做不到忘記自己的利益。他們貢獻給你的主意只是有出息的算盤。我們加添十來個情人於她們有什麼關係，只要她借此賺得到一隻手鐲，幾件衣衫，只要她們能夠時常坐上我們的車子出去逛逛，能夠時常到我們的包廂間裏看看白戲。我們頭一晚上的花束第二天就是她們的，我們的加什米爾披肩她們也可以借借。她們從來沒有說是替我們幫了一點忙（無論是多麼細小的忙）而不

討回加倍的酬報的。你親自看見了的，那晚上普子當斯替我送來了，我請她去向公爵要求的六千佛郎，她當時就借去了五百，這筆錢她再不會還我，或者還我幾頂決不會從盒子裏拿出來的帽子。

“所以我們只能，或者不如說我只能有一樁幸福的希望，就是，像我們這般有時悲哀常時病痛的，找到一個能夠不要探問我的生活，愛我的生活印像更甚於愛我的肉體的上等人。這個人，我在公爵身上找着了，可是公爵是老年人，而老暮的年齡是不能保護也不能安慰人的。我曾經自以為能夠接受他安排我的生活；但是你叫我有什麼辦法？我簡直煩惱得要死，一個人只要命定了是要被毀滅的，跳在火焰裏燒死，同吸多了炭氣窒死是一樣。

“這時候我碰着你了，年輕的，幸福的，發揚的你，我於是就試想使你成為我在嘈雜的寂寞生活中所理想的人。我所愛你的，並不是已成的過去的你，而是應該做到的未來的你。你不肯接受這個地位，你以為拋辱沒了你而捨棄牠，原來你也不過是一個平常的情人罷了；那麼，你就照別人一樣做

吧，拿錢給我，別的再也不要提了。”

瑪格麗特，被這長篇的懺悔辭說得疲乏了，身子向沙發椅背上倒下，拿出手帕來按在脣上，堵住了一陣輕微的咳嗽，手帕從脣端又抹到眼前。

“原諒呵，原諒呵”，我低聲說，“一切我都懂得了的，不過我要聽到你親口講出來呀；我的寶貝瑪格麗特。其餘一切都忘却牠吧，我們只須記住一件事：我們是互相隸屬的，我們都是青年，我們是彼此相愛的。

“瑪格麗特，聽你要我怎樣便怎樣吧，我是你的奴隸，你的狗；但是，看在天老爺的分上，撕掉我寫給你的那封信，不要讓我明天走吧；我簡直要死了。”

瑪格麗特從她的上衣裏取出信來，交給我時，帶着一種無限溫柔的微笑，說：

“看，我已經替你帶轉來了。”

我撕掉了信，含淚吻着遞信給我的手。

這時候普于當斯回來了。

“你說說看，普于當斯，你知道他要求我什麼

事麼？”瑪格麗特說。

“他要求你原諒。”

“正對呀。”

“你原諒他麼？”

“總得原諒原諒；但是他還想別樣事呢。”

“是什麼呀？”

“他想同我們一道去喫夜飯。”

“你同意麼？”

“你以為怎麼樣？”

“我以為你們是兩個孩子，彼此都沒有頭腦。但是我又以為我的肚皮餓得很，你愈同意得快，我們愈加可以快點喫夜飯。”

“來吧”，瑪格麗特說：“我們三個人都坐在我車子裏好了。”

“看咯”，她又說，身子掉向着我，“娜寧會已經睡了的，你去開門好了；我的鑰匙拿去，留神不要再丟掉了牠呀。”

我抱吻着瑪格麗特，幾乎閉悶死了她。

約瑟伏這時候進來了。

“先生”，他說，帶着一副自得的神氣，“行李已經收拾好了。”

“完全收拾好了？”

“是的，先生。”

“哼，都解開吧：我不走了。”

十六

我本來可以(亞芒對我說)用很簡單的話向你講述我們這一場關係的起頭的，不過我要想使你明白因為什麼事故又經過怎樣的階段我們才達到這個地步，叫我可以同意瑪格麗特所要求的一切，叫瑪格麗特呢，只有同我在一處才能夠生活。

我送那本曼農·勒斯戈給她，就是在她來找我的那晚的第二天。

從此以後，我既然不能夠改變我的情婦的生活，我就改變我自己的。我第一要使我的腦筋沒有餘閒去思量我所新接受的地位，因為如果思量一下我必定會不自禁的大悲悲傷的，所以我的生活，平素很寧靜的，突然顯得噪雜而凌亂了。你也不要

以爲一個不圖利的妓女的愛情是不費錢的。那千百種的嗜好；鮮花，戲園的包廂，晚餐，旅行，等等；都是決不能夠對一個情婦拒絕的，然而這都是很大的耗費呀。

我對你說過，我不是財主。我的父親至今還是C. 城的總收稅員。他在這地方是出名忠實的，因此他能夠借到就職所應繳的一筆保證金。他這個職位每年有四萬佛郎的收入，十年以來他陸續償還了所借的保證金，並且爲我的妹妹儲積了一點蠢資。我的母親死的時候，遺留下一筆每年可以收進六千佛郎的息金，我的父親是個最顯體面的人，他得到了他所尋求的職位，就把這筆息金平分給我和我的妹妹了。後來我到了廿一歲的時候，他又另外加給我每年五千佛郎，對我說，如果我願意在司法界或者醫界謀一個自立的地位。每年有這八千佛郎在巴黎是頗舒服的了。於是我就來到巴黎，學習法律，考得律師資格，像許多青年人一樣，袋裏裝了文憑，媽媽糊糊地過一陣巴黎的無聊生活。我的費用是很節省的；不過我全年的進款八個

月就用完了；到了夏天就到父親跟前過四個月，這就合到一萬二千佛郎的年金，還得到了好兒子的名譽。而且一個錢的負債也沒有。

這就是我剛認識瑪格麗特的時候的景況。

你總可以明白，我的費用不由自主地增加了。瑪格麗特的性情是很嬌養的，而且她也是那種依種種娛樂爲生活而從不覺到費用浩大的一個放蕩女人。所以，她因爲要同我在一塊待長久一點，往往早晨寫信約我共餐，但是不在她家裏；總要在一個巴黎的或是附近鄉間的飯館子裏。我總去接她，同去吃飯，吃完飯看戲，往往再吃晚飯，我一天就用了百來佛郎，這樣一個月要用到二三千；我一年的進款就只能夠用三個半月，使我必需舉債，否則就要離開瑪格麗特。

然而我是樣樣都可以接受，就只不能離開瑪格麗特。

請你原諒我講這樣嘈囂；不過等一等你就可以知道這些情節都是以後發生的事故的原因。我所對你講的，是一段實在的坦白的故事，其中的細

情我都讓牠保持着十分的真實，牠們發展的經過我也率直地說來。

世上既然沒有一件事物可以使我忘却我的情婦，我知道必須想出一個方法來維持我為她而增加的用度。——再加這個愛情使我迷亂到只要一離開瑪格麗特就覺得度刻如年，就覺得很需要放縱沉醉於任何一種情慾使我不覺得在過度這段時間。

憑着我的小小資產，我先抵借了五六千佛郎，從事於賭博了，因為自從毀滅了公賭場以後，到處都可以賭博的。在從前，走進弗拉斯加底（巴黎公賭場）的時候，是可以有發財的機會的：那裏都是現錢往來；輸的人們也可以自己安慰自己說“贏起來也贏得着的；”至於現在呢，除了在俱樂部裏對於輸贏還是認真以外，如果贏了一筆大數目差不多可以有把握拿錢不到手。

賭錢的人大都是開支很大而又沒有相當的財產可以滿足他們的需要的青年；有人贏了，輸的人們就供給這般先生們的車馬，贍養他們的情婦，這

是很沒趣的。於是乎就要欠起債來，賭友們的交誼往往起始于綠色檯毯的周圍，而終止於爭論，結果在名譽上或者生命上多少總會有點損傷；如果其中有人是誠實的，必至破產於也是十分誠實只不過缺少一點財產的青年人們的手中。

至的賭博中的盜竊行爲我也不必再講了。

我就投入這個急促，喧嘈，熱燥的生活中了，這是我從前想到了就要驚嚇的，現在却成了我同瑪格麗特的情愛生活裏所不能免的補助了。你叫我有什麼法子呢？

我如果不在昂丹路過夜，而獨自在家裏，我決計不能夠睡着。嫉妒心會使我常是覺醒，使我神馳血沸；只有賭錢可以暫時轉移我的心神，我總賭到可以去情婦家裏的時辰爲止。到了這時刻，無論是贏的或是輸的，我總毫不在意地離開賭桌，並且惋惜那一般留在那裏不知道去尋求幸福的人們；由此我才覺到我的情愛的熱烈。

對於大家，賭博是一種需要；對於我呢，這是一種救藥。如果我沒有愛瑪格麗特的病，也就沒有

愛賭的病了。

所以我在賭場上是很冷靜的；我只輸出我所能付出的數目，我也只贏進我所能輸出的。

再加我的運氣很好。我並不舉債，而我的用度竟三倍於沒有賭博之前。這種並不使我感覺困難而能夠滿足瑪格麗特的種種嗜好的生活方法是不容易捨棄的。至於瑪格麗特呢，她始終如一地愛我甚且逐日加深。

我已經對你說過，我起初只能在夜半十二點鐘到天明六點鐘的時間裏去她家裏，後來時常還可以同她在劇場的包廂裏並坐，再後來有時候她也來同我吃晚飯。有一天早晨我遲延到八點鐘才走開，再有一天我竟遲留到正午。

瑪格麗特精神上的變化還有等待，而肉體上已經變化了。我曾想法替她治病，這可憐的姑娘也猜到了我的意思而依從我，以表示她的感激。我並沒有委費很大的力量，已經得到使她隔絕她的一切舊時習慣。醫生對我說，只有休息與閒靜才可以保持她的健康；我先做到使習慣中的夜飯與失眠

換成合乎衛生的飲食與有規則的睡眠。瑪格麗特漸漸習慣了這種新的生活，並且感覺到有益健康的結果。她已經可以不出去看戲而在家裏待幾個晚上了；或者，如果天氣好，就裹上一件羊毛外衣，兜上頭紗，同我步行到尚塞利塞的路上，像兩個小孩子似的，在黑暗中散步。回到家裏，她疲乏了，稍微吃一點東西，弄一會音樂或者看一點讀物，然後睡覺，這是她從來未曾有過的。她的咳嗽，使我聞聲心碎的，差不多完全消失了。

過了一個半月，伯爵方面全不成問題了；他就此算被犧牲了；只有公爵一面還使我顧忌，對他還要隱瞞我同瑪格麗特的關係，然而尚且往往因為我在瑪格麗特家裏而公爵不受接見，只說小姐正在睡覺關照了不許驚醒她的。

有一次我在賭錢，到了習慣上或者需要上票，去找瑪格麗特的時候了。我離開賭場，恰好在一個精明的賭徒剛走了之後；結算下來，我贏了萬來佛郎，這是我的用不完的資本了。

我向例回到我父親和妹妹那裏去的時候到

了，但是我不動身；因此我屢屢接到他們兩人的信，催我回家去。

我總用心回覆這些催我回家的信，總說我在外面身體很好，也不缺錢用，我想我雖然遲遲不歸，有這兩件消息一定可以使我父親安慰一點的。

正在這時期裏有一天早晨，瑪格麗特被強烈的日光催醒了跳下床來，問我願不願意帶她到鄉下去玩一天。

我們把普于當斯叫了來，三人一同出門，瑪格麗特囑付娜寧對公爵說，她趁這好天氣同都凡諾亞太太到鄉間逛逛去了。

除去使老公爵放心，必定要有都凡諾亞同去而外，普于當斯這種人好像是天然爲伴人旅行鄉間而生的。永不改換的興致與永不磨滅的好胃口使得她同伴的人們得不到厭煩的時刻而必須陪着大嚼其雞蛋，櫻桃，牛奶，兔肉……等等，總之是巴黎附近鄉間午餐中所例有的一切。

我們還沒有決定到那一方去。

又是普于當斯解脫我們的困難了。

“你們是不是要到一個真正的鄉下去呀？”她問我們。

“是的。”

“那麼，我們到布吉涅，到普安都儒，亞爾奴寡婦家裏去好了。亞芒，去雇一輛馬車。”

一點半鐘以後，我們在亞爾奴寡婦家裏了。

你或者曉得這個小棧房的，平時是旅館，禮拜天是酒店。那裏有一個小園，地位有普通的一層樓那樣高，從這園裏遠眺，可以看到很壯麗的風景，向左邊可以望到馬爾利村的羅馬古蹟，向右邊可以望到蜿蜒不盡的山崗；一條小河，到這地方差不多不大流動了，好像一條印花的銀帶，環流於加皮登平原與克魯阿西孤島之間，常被那兩岸白楊與垂柳的蕭蕭的聲韻低低催睡。

在對面正中極遠處，一道廣闊的日光照着一幢一幢白牆紅瓦的小屋和幾所製造廠，遠遠的距離掩藏了這些工廠裏的堅苦情狀和營業性質，倒也點綴了這美麗的風景。

再向遠裏望去，可以隱約望見在濃霧裏的巴

黎。

誠如普于當斯所說，這是一個真正的鄉間，而且我還要補充一句，這裏吃的午飯才是真正的午飯呢。

我並不是因為在這裏得到了幸福而這樣地描寫，實在是因為布吉窪的風景確是最美的一處。我曾經旅行過很多地方，曾經看見過許多更重大的事物；但是從來不曾見過比這個山腳上的小鄉村更媚人的風景。

亞爾奴太太請我們坐船遊玩，瑪格麗特與普于當斯都欣然接受。

人們往往拿鄉間的旅行同愛情事件聯合一氣，這是很對的；因為世間沒有再美好的事物可以安放你心愛的女人更比青天，芳草，與習習的和風；靜長的原野還要相宜。無論愛情如何濃厚，無論如何信任所愛的女子，無論她的過去如何是以保證將來，男子終究還是多少有點嫉妬的。你如果愛一個女子，認真地愛她，你必定會感覺到需要使你的愛人與世界隔絕，為你所專有。無論你所心

愛的女子對一般的人們如何淡漠，她一同人們接近的時候總好像是會失去她的香氣與完整的。至於我，我比一般人的這種感覺還要厲害。我的愛情不是一個普通的愛情；我如果愛一個普通女子，一般人的愛都可以與我有同樣的程度，不過我所愛的是瑪格麗特·哥吉耶，這就是說在巴黎城裏我每動一步就可以碰見她從前的情人或者明天就可以做她的情人的人的。在鄉間呢，我們所遇見的人都是從來沒有見過的，他們也不理會我們，在這滿郊春色裏，遠離了城市的喧囂，我可以無羞無恐地愛我的情婦了。

普于當斯漸漸地不見了。在我的旁邊有一個姣豔的少女，是我所愛的，我也是她所愛的，叫做瑪格麗特。過去的一切沒有蹤跡，將來的一切也沒有雲霧。日光照耀着我的情婦，好像是照耀着一個最純潔的未婚妻。我們在這嫵媚的一隅散步，背誦拉馬丁的詩句，唱和司古鐸的歌曲。瑪格麗特穿的是白色衣衫，斜倚在我的臂膊上，在晚上滿天星斗之下，絮述昨晚對我所說的話；大千世界在遙遠

裏繼續牠煩囂的生涯，我們的青春與愛情的充滿喜色的畫圖中絲毫受不到牠的纖塵的沾染。

這就是這一天烈日穿過樹葉的間隙送到我身上來的夢境；我在我們遊船傍靠着一個孤島上的草茵地面躺着，聽憑我的神思馳騁，掇拾着牠所能遇到的希望。

從我所在的地方望見對面岸上有一所頗有趣的兩層樓的小屋；外面有半圓半圓形的棚欄；在這棚欄裏邊，房子的前面，一片碧草恰像一幅絨氈，房子的後面有一個小樹林，充滿了神祕的隱居人，門前的小徑，頭一天踏成功的，第二天早晨便被苔蘚掩住。

攀緣的鮮花遮過這無人居住的房子階石，蔓延直到樓上。

我不這所房子看出神了，竟設想這房子是我的了，我剛才的夢境又移進這裏面了。我在這裏，望見瑪格麗特和我自己，白天在崗上的樹林裏面，晚間同坐這綠草地上；我自己尋問，人世間是否還有像我們一樣幸福的人。

“多麼美麗的房子呀！”瑪格麗特對我說，她隨着我的視線望，或者已經隨着了我的思想了。

“在那裏？”普于當斯問。

“那邊。”

瑪格麗特用指頭指點着那所房子。

“呵！真不差”，普于當斯接着說“你們喜歡牠嗎？”

“很喜歡。”

“那麼！叫公傅給你租下來呀；我保他一定會給你租的。我來負責，我來，如果你願意的話。”

瑪格麗特看看我，好像是問我有什麼意見。

我的夢幻隨着普于當斯最後幾句話頓然飛散，使我猛然墮入實境，這一跌使我頗有點發呆。

“這到是一個好主意”，我格格訥訥地說，自己還不知道是在說什麼。

“那我去辦”，瑪格麗特緊握着我的手說，她依着她自己的願望解釋了我的辭意，“我們立刻去看看這是不是出租的。”

這房子是空的，要租兩千佛郎。

“到這裏來你快活不快活呢？”瑪格麗特問我。

“我準能夠來這裏嗎？”

“要不是爲你，我來埋在這死地方幹什麼？”

“那麼，瑪格麗特，讓我自己來租這房子。”

“你瘋了？這不但沒有用處，反而還有危險；你曉得的，我只有得一個人的好處的權利，讓我去辦，大孩子，不要多話。”

“這樣，那我有兩天空閒的時候就來你們這裏住兩天了”，普于當斯說。

我們離開這房子，循着舊道向巴黎回去，一路談論着我們的新決議。我抱着瑪格麗特，在下車的時候，我已經不大疑心地盤算她的計劃了。

十七

第二天早晨，瑪格麗特早早打發我動身，對我說是今天公爵一定來得早的，並許我等公爵一走就寫信給我通知晚會。

這天白天裏我果然接到這幾個字：

“我同公爵到布吉窪去；望於今天晚上八點鐘到普于當斯家裏相待。”

到這約定的時期，瑪格麗特已由鄉間回來，到都凡諾亞太太家裏來會我了。

“喂，一切都弄好了。”她一邊走進來一邊說着。

“房子租定了嗎？”普于當斯問。

“租定了，他立刻就答應的。”

我並不認識這公爵，但是我這樣地欺騙他我很覺得有點慚愧。

“可是還沒有完呢！”瑪格麗特接着說。

“還有什麼呀？”

“亞芒的住所我也留心到了。”

“在同一所房子裏？”普于當斯笑着問。

“不，在普安都橋。我同公爵是在那裏吃的飯。趁他眺望野景的時候，我問了亞爾奴太太，她是姓亞爾奴，是不是？我問她有沒有合式的房子。她恰好有；一間客堂，一間外室，一間臥房。這是足夠的了，我想。六十佛郎一個月。間間陳設得很精緻。我定下這房子了。我做的不差吧？”

我直跳到瑪格麗特的頸上。

“而且好極了”，她接着說，“你可以帶一把那小門上的鑰匙，我許公爵帶一把棚欄門上的，不過他不會拿的，因為他來的時候一定是在白天。我們彼此間談談，我相信他對於我這避開一時巴黎的花樣是很得意的，他家裏也要少說些閒話了。可是他還問我何以我這麼喜歡巴黎的一個人會決意要

到這鄉下來住；我對他說我人不舒服，到這裏來是爲休息休息的。他似乎不大相信。這可憐的老頭兒是常聽到有人對他說閒話的。我們要格外小心些，親愛的亞芒；他會派人在那裏監視我的，而且並不是要他租了一所房子就完了，還要他替我還債呢，不幸我又有債。就這樣於你合式嗎？”

“合式的”，我回答她，一面設法鎮靜着我心中對於這種生活所起的種種顧慮。

“我們在這房子裏仔仔細細地看過了，將來我們在那裏一定是很舒適的。公姆樣樣都關心到的。呵！愛人”，這癡姑娘吻着我接下去說，“你福氣呀。是一個百萬財主在那裏給你鋪牀呢。”

“你們幾時搬去呢？”普于當斯問。

“愈快愈好呀。”

“你的馬同馬車也帶去嗎？”

“我全家全當都搬去。你替我看守空房子。”

一星期之後瑪格麗特搬進這鄉間的小房子，我也移居普安都了。

於是又開始一段新生活。

在遷居布吉涅的起初，瑪格麗特還不能夠完全放棄她的舊習慣，家裏天天舉行宴會，她所有的女朋友都來看她；在頭一個月裏，沒有一人沒有十來個客來家吃飯。普于當斯也領着她的相識的人們來玩，並且作主款待，好像這是她的家裏，

這種種都是用的公爵的錢，你一定想得到的；可是普于當斯這時時向我要一張一千佛郎的鈔票，據她說是替瑪格麗特來要的。你曉得的，我曾經贏了些錢，我趕緊給予普于當斯那瑪格麗特叫她來要的錢；我恐怕瑪格麗特的需要會超過我的所有，就到巴黎借錢，借了等於我從前曾經借過而已經還清了的數目。

於是我身邊又有萬來佛郎了，我的月費還不算在內。

瑪格麗特的接待賓客的興致，因為耗費的浩大，尤其是因為常常需要向我要錢的緣故減低一點了。為要使瑪格麗特得以休養而租這房子的公爵再也不來這裏了，因為恐怕總要遇到多數的賓客而他是不願意被這些人看見的。尤其是因為有

一天，他本打算來同瑪格麗特兩人吃晚飯的，恰好遇到有十四五個人在那裏吃午飯，直到他打算吃晚飯的時候她們的午餐還沒有完結。他去把餐室的門一開，滿室哄然大笑，他在這些女子的失禮的敷衍之前只得猛然退出來。

瑪格麗特立刻立起來，在鄰室裏找到了公爵，竭力勸慰，使他忘却這個遭遇；但是這老人的自尊心受了損傷終究懷恨：他忽然向瑪格麗特說，他懶得再供給一個女子的瘋狂糜費了，她連在她自己家裏都不知道使他受到尊敬，他就此忿忿地去了。

從這天起就得不到他的消息。瑪格麗特雖然辭謝了她的賓客，改變了她的習慣，公爵再總也不給她信息。我倒就此得了好處，我的情婦完全屬於我了！我的夢想終於實現了。瑪格麗特再也離不開我，也不顧到將來有什麼結果，她公開地宣佈了我們倆人的關係，而我在她家裏竟就鎖日不出來了。僕人們都稱我先生，竟正式的當我作主人了。

普于當斯對於這個新局面很向瑪格麗特勸告了一番：但是她回答說她愛我，她不能離開了我

過活，不論因此發生什麼事故，她決不放棄守住我的這樣幸福，而且還說，誰不喜歡這儘可以不必再來這裏。

這些話是有一天普于當斯對瑪格麗特說她有很重要的事同她談，她們關在房間裏談，我在房門外面聽見的。

過了些時候，普于當斯又來了。

當她進門的時候，我正在園子裏邊；她沒有看見我。我見了瑪格麗特迎上去的情景，使我猜想她們一定又要舉行那天被我竊聽的同樣的談話了，我還是要像上次一樣去聽聽。

她們兩人關在一間小房間裏，我就在門口竊聽。

“怎麼樣？”瑪格麗特問。

“怎麼樣！我見到公爵了。”

“他對你說什麼？”

“他說頭一回的事情他是很願意原諒你的，但是他曉得你現在公開地同亞芒·都華勒先生在一起生活，這他可是不能原諒你。”瑪格麗特離開

這小夥子’，他對我說，‘就可以像從前一樣，她要什麼我就給她什麼，否則她就不應該向我作任何請求。’”

“你回答什麼呢？”

“我說讓我來把他的意思告訴你，並且我應承來使你聽我的好話。親愛的孩子，仔細想想你失掉的地位，這是亞芒不能夠使你重新得到的。亞芒確是以全副靈魂愛你，不過他沒有相當的財富供給你一切的需要，總有一天必須離開你的，到這時候就太晚了，公爵就不肯再為你幹什麼事了。要不要我去向亞芒說？”

瑪格麗特好像是在思索，因為她並不回答。我等待她的答話，心頭狂跳起來了。

“不”，她回答了，“我決不離開亞芒，而且我也不隱瞞我同他的共同生活。這或者是一樁傻事，但是我愛他！有什麼法子呢？而且他毫無阻礙地愛我已經成爲習慣了；如果他要離開我，那怕一天只一點鐘工夫，他一定要很感苦痛的。況且我的壽命有限，我不願意自尋煩惱，去服從一個老頭子的意

志，光是看了他的樣子都足以使我變老的。他留着他的錢吧；我過得去的。”

“但是你怎樣過呢？”

“我一點也不知道。”

普于當斯一定還正要回答幾句，但是我突然走了進去，趨奔瑪格麗特的腳下，她的深愛使我喜極而泣的熱淚蓋滿了她的雙手。

“我的生命是屬於你的，瑪格麗特，你用不着這個人了，不是有我在這裏嗎？我那能拋棄你，而你所給我的幸福我幾時候還得清呀？我們再沒有什麼束縛了，我的瑪格麗特，我們倆人相愛好了！其餘的事于我們有什麼相干？”

“呵！是呀，我愛你，我的亞芒！”她兩臂圍住了我的頸項低聲地說，“我愛你之深超過了我所意想得到地愛法呢。我們此後可以清閒，我們會快活的，我從此永遠脫離這令我臉紅的生活了。你決不責備我的過去的，是不是？”

我的熱淚障隔了我的聲音。我只知道緊擁瑪格麗特貼在我的心頭替代答話了。

“你去好了”，她回轉去向着普于當斯頓聲地說，“你去把我們的這番情景報告公爵，你還說我們並不需要他。”

從此以後，再沒有公爵的問題。瑪格麗特也不是我從前所認識的姑娘了。她盡力避免足以使我回想到她的舊時生活的一切。世間婦之于夫，姊妹之于兄弟，決沒有像她所給我的愛情與小心的。這個多病的氣質是容易接受一切的印象，一切的情感的。她舊時的友伴和舊時的習慣一齊斷絕了，舊時的語調也和舊時的浪費同時改變了。當我們出門去蕩游我新買的小船的時候，看見我們的人決不會相信這個身上穿着白色長衫，頭上戴着大草帽子，手臂上搭着樸素的披肩(防備水上的涼氣的)的女子就是這瑪格麗特·哥吉耶，在四個月前還是以奢華與淫蕩喧傳于巴黎的。

咳！我們匆匆忙忙地歡樂，好像預早料到這種幸福是不會常久的。

我們有兩個月沒有到巴黎去。也沒有一個人來看我們，除去普于當斯和我曾經對你說起過的

那瑜利·都普哈，我這裏的這本動人的記載就是後來瑪格麗特交給她的。

我整天整天的辰光都坐在我情人的裙下度過。我們開着向花園一面的窗戶，望着百花怒放的夏景，在樹蔭下面，我們兩人相並着傾略這真實的生趣，這種生趣是我同瑪格麗特從來不曾了解的。

這個女子對於一切極細小的事物都要發生小孩子似的驚異。有時候她在花園裏追逐一隻蝴蝶或蜻蜓，好像一個十來歲的小姑娘。這位姑娘，從前賞玩的花束的費耗足以供給一全家人小康過活而有餘的，有時也坐在草地上，坐到一個鐘頭，把玩她所由命名的簡單花朵了。

就是在這期間她常常看看曼儂·勒斯戈。我碰到她好幾回正在這本書上寫註解。她老是對我說，如果一個女子愛了男子，決做不出曼儂所做的事來的。

公爵曾經給她寫過兩三回信。她認識是他的筆跡，也不拆看就把信交給我。

這些信裏的措辭有時使我流淚。

他以爲停止供給瑪格麗特的費用是足以使她回頭的；等到他看看這個方法不生效力，他並不能夠堅持下去；他又寫信來，像前回一樣，要求允許他再來，不論再來的條件是怎麼樣。

這些迫切而重複的信我看了之後就撕碎了，也不告訴瑪格麗特這些信的內容，也不勸她重新接待這老人，雖然我對於這可憐人的傷心所生的憐憫使我很想勸勸她；就怕她以爲我勸她重新接待公爵是要想重新讓公爵來負擔她的費用；我尤其顧忌的是她不要以爲我是會在任何情形之下放棄我對於她的生活所負的責任的。

因此公爵不能得到回信，也就不再寫信來了，而我同瑪格麗特仍然繼續共同生活，毫不顧念到將來。

十八

要向你講我們新生活的細情是很困難的。這一段生活都是些孩子氣的瑣事，這個對於我們兩人很有趣味，可是對於聽講的人是一點意義沒有的。你總知道愛了一個女人是怎樣的情景，你總明白白天的光陰如何地可以縮短，你也總明白愛的人們在怎樣色情的懶態裏度到天明。你也總不會不知道雙方猛烈的，信任的愛情能夠使人忘記一切。除了自己所鍾愛的女子以外一切都覺得是無用的創造品。已經後悔曾經在別的女人身上用過了一點心，而在手裏所捏住的纖手以外決不想到還有再緊握別的女子的手的可能。腦子裏也不能夠做工作，也不能夠追念往事，總之決不能夠離開

那專一的思想。每天在情人身上能夠發現一點新的媚態，得到一點未曾嘗過的愉悅。

人生不過是一種連續的慾望的重複的滿足，靈魂不過是維持神聖的愛情之火的灶神。

到了晚上，我們常常去坐在房子後面的小樹林裏，聽聽晚來和樂的諧聲；兩人都想想不久又可以去相互擁抱着直到明天。有些時候我們睡一整天，連日光都不讓牠透進房來。窗幔嚴密地閉着，外邊的世界對於我們算暫時休止了。只有娜寧一個人有權來開我們的房門，不過還只限於在送飲食給我們的時候；我們並且就在床上吃東西，而且還間以嬉笑與癡狂。接着又再熟睡一回，因為我們沉緬於情愛之中，好像好沒水的人一樣，只為吸換空氣才重出水面呢。

可是有時我還見到瑪格麗特悲哀，有時還看見她流淚；我問她為什麼忽然悲傷，她回答我說：

“我們的愛情不是一件普通的愛情；親愛的亞芒，你現在愛我，好像我從來不曾愛過別人的，我只怕將來你會悔恨你的情愛，你會追念我的過去

當作一樁罪過，使我重墮風塵。你想想，現在我嘗了這新生活的滋味再去過那舊生活我一定要送命的。你對我說，永不離開我。”

“我對你發誓，永不離你！”

她對我一睜，好像是從我的目光裏察看我的立誓是不是誠心的，然後倒在我懷裏，頭藏在懷裏面，說：

“你不知道我是怎樣地愛你呵！”

有一天晚上，我們偎靠在窗台的欄干上，看着月亮很艱難地從雲裏走了出來，聽着西風撼動樹枝的聲響。我們手握着手，有一刻多鐘沒有談話，瑪格麗特破了沉寂對我說：

“冬天到了，我們走了好吧？”

“到那裏去呢？”

“到意大利去。”

“你在這裏厭煩了？”

“我怕過冬天，我尤其怕回巴黎去。”

“爲什麼？”

“原因很多呢。”

她不告訴我她害怕的原因，却猛然接續說下去：

“你願不願意走呀？我把我所有的東西都賣了，我們到那邊生活去，我的過去的痕跡一點也不留下，也沒有一個人認識我是誰。你願不願意！”

“你如果喜歡這樣，那我們就去呀，瑪格麗特；我們去旅行一下；不過那裏用得着賣東西呢，等你回來的時候再找到你舊有的東西不是很快活的嗎？我沒有相當的財富可以在意大利去長住，可是還足夠舒舒服服旅行五六個月的呢。”

“正經說起來還是不要去”，她一面說着一面離開窗台，走去坐在房裏隱暗處的沙發上；“何必到那裏去多花錢呢？我在這裏已經夠累你的了。”

“你怪我爲你花了錢嗎，瑪格麗特，這太不寬大了呀。”

“對不住，朋友”，她向我伸着手說，“這風雨天氣使我的神經不舒服；我的話並不是我心上所要說的。”

於是，她吻我一吻之後墮入長時間的沉思了。

這同樣的情景發生過好幾次，雖然我不曉得所以發生的原因，但是我很看出瑪格麗特頗有對於將來不安的心情。她決不至於懷疑我的愛情，因為我的愛情是逐日加深的，然而我常常看見她悲愁，總只對我說是身體不好而從不說明其他的原因。

我恐怕她對於這鄉間的單調生活會發生厭倦，就提議回巴黎去，然而她總不接受我的提議，對我說是沒有一個地方能夠使她像在鄉間一樣快樂的。

普于當斯也不大來了，但是寫些信來；這些信每回總使瑪格麗特發生深深思慮，而我總沒有要求看過。我只好想像了。

有一天瑪格麗特在房裏。我走進去。她正在寫信。

“你給誰寫信？”我問她。

“給普于當斯；要不要念給你聽聽？”

我最惡厭猜疑，所以我就回答瑪格麗特說我並不需要知道她寫的什麼；然而我敢斷定，這封信

一定能夠告訴我瑪特麗特發愁的真正原因的。

第二天天氣非常晴和。瑪格麗特提議去游一
回船，去到克魯阿西玩玩。她好像還很高興；我們
回家已經五點鐘了。

“都凡諾亞太太來過了”，娜寧看見我們進門
的時候說。

“她又回去了嗎？”瑪格麗特問。

“回去了，坐了小姐的車子去的；她說事情說
定了。”

“很好”，瑪格麗特興奮地說；“拿飯來我們
吃。”

兩天之後接到一封普于當斯的信；於是有一
個月光景瑪格麗特彷彿脫離了她的離奇的抑鬱，
而且不斷地求我原諒她以前的愁態。

可是那馬車總不見回來。

“你的馬車普于當斯怎麼不來對你呀？”有一
天我問了。

“兩匹馬裏頭有一匹病了；車子上也要修理。
寧可趁我們在這裏的時候弄好；我們在這裏是

用不着車子的，省得等到回巴黎去了再弄。”

過了幾天普于當斯再來看我們，又證實了瑪格麗特對我所說的話。

只她們兩個人在園裏散步，當我去加入她們隊裏的時候，她們的談話就變換了。

晚上，普于當斯要回去的時候說是嫌冷，要瑪格麗特借一件披肩給她。

就這樣又過了一個月，這一月之中，瑪格麗特格外地快活，格外地鍾情。

然而馬車終究是沒有回來，加什米爾披肩也沒有交還，這種種不由得使我疑心；我曉得那一只抽屜是瑪格麗特放普于當斯的信的，我趁着她在園裏的時候，就想法去開這抽屜；但是不成功，牠是緊緊地鎖着的。

於是我就翻翻向來放珠寶首飾的抽屜。這些抽屜都一開就開開了，然而不見了首飾盒，自然，盒子裏的東西也跟着不見了。

一種銳利的憂懼緊束住我的心頭。

我想去追問瑪格麗特短少這些東西的真情，

不過她是一定不肯實說的。

“我的好瑪格麗特，”我只得對她這樣說了，“我來要求你允許我到巴黎去一趟。我家裏不曉得我在什麼地方，恐怕有我父親的信；他一定正在掛念，我應該寫封回信給他。”

“你去呀，朋友”，她說，“可是早些回來——”

我就動身。

我立刻跑到普于當斯家裏。

“看咯”，我就這樣直捷地說“老老實實地告訴我吧，瑪格麗特的馬到那裏去了？”

“賣了。”

“披肩呢？”

“賣了。”

“金鋼鑽呢？”

“當了。”

“誰去賣，誰去當的呀？”

“我。”

“爲什麼不通知我？”

“瑪格麗特不許我告訴你呀。”

“你爲什麼不向我要錢呢？”

“因爲她不願意。”

“那麼這錢做什麼用的呢？”

“還賬？”

“她欠很多賬麼？”

“總還有三萬佛郎呢。我早就對你說過了，我的親愛的！你不信我呀；好了，現在你服了不是。陳設店裏，本來是公爵負責任的，有一天去要錢被拒絕了出來，第二天公爵就寫信給他說哥吉耶小姐的事他一概不管了。這商人就來這邊催錢，只得就同他商量了分期交付，這就是我向你拿的那幾千佛郎；後來所有的債主都知道了他們的債戶已經被公爵拋棄而同一個沒有財富的少年同居了，他們一齊來要錢來把東西扣押起來。馬格麗特本想把所有的東西都賣掉的，可是來不及了；而且，我也一定要反對的。賬是一定得還的，又不願意向你要錢，所以她賣了她的馬同披肩，當了她的首飾。你要不要看看買主們的收據和當舖的當票？”

善于當斯就開開一隻抽屜，取出這些票據來

給我看。

“呵！你以為”，她接着說，神氣似乎在說：我倒底有理不是！“呵，你以為只要兩相愛好着到鄉下去過夢樣的生活事情就完了？不行的，朋友，不行的。在理想的生活旁邊還有物質的生活呢，很純潔的主意往往被可笑的索練綁在地上，然而這索練是鐵打的，輕容易不能掙斷。瑪格麗特的所以始終沒有欺騙你，是因為她的性情是特別的。我是規勸她的，然而我並沒有勸錯，因為我看着她一樣一樣東西都剝了去，心上怪難過的。她沒有聽我的話，她說她愛你，她決不欺騙你一點。這是很漂亮的，很有詩趣的，然而這樣生不出錢來還債呀，現在她還要三萬佛郎才能過得去，我再說一遍。”

“好，這筆錢我來給她。”

“你去借來？”

“是去借呀，天。”

“那你這事情做得漂亮呀；你去激怒你的父親，斷絕你的月費，而且三萬佛郎也不是一朝一夕借得到的。你聽聽我的話吧，親愛的亞芒，我對於

女子的認識比你要深一點；不要去發這瘋，將來你總有一天會後悔的。拿點理智出來把。我並不叫你離開瑪格麗特，不過還是再恢復夏天以前的情形。你讓她自己去想法解除困難。公爵慢慢地會來找她的。N.伯爵，如果她接待他的話，他昨天還對我說起的，他可以還清她的債，每月還可以供給四五千佛郎。他一年有二十萬的收入呢。這到可以給她一個好地位，至於你是，你終究用得着讓開的；不要等你破了產再來這樣做，尤其是這N.伯爵是個傻子，沒有什麼可以妨礙你繼續做瑪格麗特的情人的。她起初一定要哭哭的，慢慢的就會習慣起來，到頭還總有一天會感謝你的這樣做法呢。你設想瑪格麗特是嫁了人的，你作為是欺騙她的丈夫，這不就完了嗎？我已經對你說過一回了；不過那時候還不過是一種勸告，到了今天却差不多成了一種必要了。

普于當斯真怪有理呀。

“是這樣子的”她接着說，一面收起剛才給我看的票據，“凡是做生意的女子總料到客人是會愛

她們的，她們可決不會真愛客人，要不然她們就賺不到錢了；要到了三十歲，她們才能夠自給其奢侈生活而不計金錢地搭一個情人呢。我如果早知道這道理的話呵，我！總之，不要去對瑪格麗特說什麼，帶她回巴黎來。你已經四五個月獨自同她在一起了，夠划算的了；你閉閉眼睛，就只要你這樣就夠了。過半個月她就會接待N.伯爵的，一冬天她可以聚積一點錢，明年夏天你們起頭再來。就要這樣做法對呀，親愛的！”

普于當斯似乎很得意她的勸告，然而我很忿恨地拒絕了。

不但我的愛情和我的尊嚴不容許我這樣做，而且我確信瑪格麗特到這地步，她寧死不接受這種辦法的。

“笑話說夠了”，我對普于當斯說：“到底瑪格麗特還要多少錢？”

“我對你說過了，三萬來佛郎。”

“幾時要呢？”

“儘兩個月裏頭。”

“我去籌。”

普于當斯聳聳肩膀。

“將來我把錢交給你”，我接着說，“可是你要對我發誓決不告訴瑪格麗特說這錢是我交給你的。”

“你放心好了。”

“如果她再送別樣東西給你當或者賣，你要來通知我。”

“你放心吧，她什麼都沒有了。”

我先回我的寓所，看看有沒有父親的信。

居然有四封。

十九

在前三封信裏，父親就心着我的沉寂，問是什麼原因；在最後一封信裏他叫我明白他已經知道了我的生活的變化，並通知我不久他要到巴黎來。

我對於我的父親素來是深深敬愛的。我就回信說因為出去旅行了所以長久沒有寫信，我請他告訴我到巴黎的日期，我好去接他。

我把我鄉下的住址告訴了僕人，囑付他一接到蓋着 C. 城郵局的戳子的信就來送給我；然後我就回布吉窪。

瑪格麗特正在閘門口等我。

她的目光顯出不定心的樣子。她跳上攀住我的頸項，禁不住地問：

“你見到普于當斯沒有？”

“沒有。”

“你在巴黎很久了？”

“我接着幾封父親的來信，不得不寫信回。”

過了一會，娜寧喘息着跑進來。瑪格麗特立起來走去同她低低地說了幾句話。

娜寧出去之後，瑪格麗特重新坐下握着我的手，說：

“你爲什麼要騙我？你到普于當斯家裏去了的。”

“誰說的？”

“娜寧。”

“她怎麼知道？”

“她跟你去的。”

“你叫她追蹤我的？”

“是呀。我想你總有重要的原因才會這樣到巴黎去的，你是四個月沒有離過我的人。我恐怕你會有什麼不幸的事，或者去看望別的女子。”

“小孩子！”

“我現在是放心了，我知道了你做的事了，不過我還不知道你聽見了些什麼話。”

我給父親的來信給瑪格麗特看。

“我並不是問的這個，我所要知道的是你爲什麼要到普于當斯家裏去。”

“去看石她。”

“你說謊，朋友。”

“我去問問她你的馬好了沒有，你的披肩和首飾她還要不要用。”

瑪格麗特臉紅了，但是並不答話。

“就此”，我接着說下去，“我曉得了馬，披肩，和金鋼鑽的用途。”

“你埋怨我嗎？”

“我怨你不想到向我來要你所需要的。”

“在我們這樣的關係裏，如果做女子的還有一點骨氣的，就應該犧牲一切而決不該向情人要錢，使這愛情沾染營業的意味。你是愛我的，我確實相信，但是你不知道對於我們這種人所生的愛情纏繫在心上的線索是多麼脆弱呀。誰料得定呢？或者

在爲難或厭煩的一天，你就許會在我們的關係裏面看出一個配合得很巧妙的算盤的！普于當斯真多話。這些馬於我有什麼用處呀！我買了牠們正好節省些糜費呀！我沒有馬也一樣過的，爲牠們的費用倒省下來了，只要你始終愛我，我所要求的就這一點。我沒有馬，沒有外衣，沒有鑽石，你也一定照樣愛我的。”

這些話的口氣非常之自然，以至於使我聽她說着眼睛裏都流出淚來了。

“不過，好馬格麗特”，我很動情地緊握着她的手，回答說，“你盼得我總有一天要知道你的犧牲的，等我知道的時候我心上是要難過的。”

“爲什麼要難過呢？”

“因爲，親愛的孩子，我不能同意你因爲愛我而連首飾都沒有。我也不願意你在一種爲難或厭煩的時候，或許還會想假如你跟別人生活的話就不至於有這種爲難或厭煩了，因而懊悔我們的同居。幾天之內，你的馬，你的披肩，你的鑽石都會歸還你的。這些東西對於你也像空氣的對於生命—

樣地必需，因為，這或者是可笑的，你裝飾得奢華的時候更比在簡樸的時候使我心愛些。”

“那這就是你不愛我了。”

“瘋子！”

“你如果是愛我的，你就該聽憑我照我的意思來愛你；可是你反而始終認為我是一個不可以缺少這些奢華的女子，而總認為你是應該花錢的。你以接受我的情愛的表證為羞恥。你不由自主地想到總有離我的一天，而存心精細免去猜疑。你是不錯的，朋友，不過我的希望還要大些。”

說到這裏，瑪格麗特就要想立起來；我拉住了她，一面說：

“我不過要你快活，要你對我沒有什麼埋怨，沒有別的。”

“那我們兩下分散好了！”

“為什麼，瑪格麗特？誰能夠分散我們？”我高聲地說。

“你，不讓我明瞭你的境地而以維持住我固有的境地為榮耀的你；你，要想保持住我過去的奢華

以保持在人格上分隔我們的距離的你；你，還不相信我的愛情是不計利害的而要把你的財產分一部分給我的你；用你原有的財產本可以使我們以後共同生活的舒舒服服而率願去弄到破產的你；可笑的成見的奴隸的你。你以為我會拿一輛車子和幾件首飾同你的情愛比較嗎？你以為我的幸福就在乎平時還可以叫人滿意而在有了愛情的時候就毫無價值的那些虛榮嗎？你去替我還債，你去用虧空了你的財產，總之，你包養我！這樣又能夠維持幾時？就算兩三個月，這時候再依我的辦法就太晚了，因為到這時候你就只好領受我的一切，然而這是一個有體面的男子所不肯做的呀。至於現在呢，你還有萬把佛郎的年金，這個數目夠我們生活的了。我把我的多餘的東西賣掉，就此也可以得二千佛郎一年的息金。我們租一所好好的小房子兩人住。夏天，我們到鄉下來玩玩，不要住現在這樣的房子，租一所夠我們兩人住的小房子就行了。你無牽無掛，我，自自由由，我們正在青春年紀，看老天爺面上，這芒，不要再逼我到從前沒有法子所

走的路上去。”

我無話可答，感激與恩愛所合成的熱淚直湧出來，我不由得鑽到瑪格麗特的懷裏。

‘我本來想’，她又說下去，“不必對你說起就把一切都安排好了，還清我的債，佈置好一個新住所。到十月裏，我們回到巴黎去，一切都不言而喻了；不過普于當斯既然都告訴了你，現在就要你先同意一聲了。——你愛我的程度夠不夠容納我的意思的？”

這樣是沒有法子再違抗的了。我熱烈地吻着瑪格麗特的手，說：

“我一切都依你的意思就是了。”

她所決定的計畫就此算商妥了。

於是她高興得要發瘋：舞着，唱着，她很得意於她未來的簡樸的新住所。這住所將要設在那一個區域裏，將要如何佈置法，她都已經向我商量過了。

我看她對於她自己的這個決意很以為快樂，很以為驕傲；好像這樣從此可以使我們兩人完全

結合了。

然而我也不願意太欠情了。

我頃刻之間決定了今後的生活，我分配一下我的資產，把我的母親遺留下來的一份息金給瑪格麗特，這樣我覺得很夠補償我所領受的她的犧牲了。

我還餘下父親給我的每年五千佛郎，無論如何，這個數目也總夠我自己用的。

我也不把我的決意告訴瑪格麗特，因為我相信她一定要拒絕的。

這筆息金是一所房子抵借的六萬佛郎上生出來的，這抵押品的房子我還從來沒有見過。我只曉得每一季我父親的經紀人，是我們家的老朋友了，交付七百五十佛郎給我，我只給一張收條。

我同瑪格麗特到巴黎來找房子的那天，我就到這個經紀人家裏去，問他要轉移這筆息金給別人的時候應該有些什麼手續。

這位先生以為我虧空了，問我為什麼原因會決定這樣做。這筆息金轉移給什麼人是早晚要告

訴他的，所以我就立刻把真情講給他聽了。

他也一點不反難我，本來以他的地位是可以的，並且答應我盡力替我去辦。

我自然叮囑他在我的父親面前嚴守秘密，然後我到瑜利·都普哈家裏去找瑪格麗特，她寧可到瑜利家裏休息，因為不願意到普于當斯家裏去聽她的大道理。

我們去找房子。我們所看見的房子瑪格麗特都嫌太貴，而我却嫌都太簡單。然而我們的意見終歸一致了，就在一個很清靜的區域裏找定了小小一所與主宅離開的偏宅。

在這偏宅的後面有一個附屬的花園，頗精雅的，牠的圍牆高低很合度，足以使我們和鄰居隔開而又不至於遮住遠處的景緻。

這確乎好過我們所希望的了。

我到我原住的地方去選房子，瑪格麗特就去找一個商人，據她說，這人曾經替她的一個女朋友辦過她所要去叫他辦的同樣的事的。

她很高興地到普羅方斯路來找我。那個人答

應受下她全部的器具，替她還清債務，把收條交給她，交給她兩萬佛郎。

就你親見的拍賣下來的價錢看起來，這老實人總算在他的照顧主身上賺到三萬佛郎以上了。

我們快快活活地回到布吉蓬去，繼續交談着我們的將來的計畫，因為我們無所顧慮，尤其是因為我們相愛至深，我們覺得我們的計劃的色彩着實燦爛。

一星期後，有一天我們正在吃午飯，娜寧來對我說我的僕人來見我。

我叫他進來。

“先生”，他對我說，“您的父親到巴黎來了，他要您立刻回去，他在那裏等您。”

這個消息本是最平常的，可是，我和瑪格麗特聽了之後，竟相顧發愣。

我們預料到禍事要來了。

所以，雖然她並沒有表示她的印象（這也是我所同有的），我一面伸手給她說：

“一切都不要耽心。”

“能夠多早就多早回來呵”，瑪格麗特吻着我低低地說，“我在窗口等你。”

我叫約瑟伏先去告訴我父親我立刻就到。

過了兩個鐘頭，我果然已經在普羅方斯路了。

二十

我的父親穿着睡衣，正坐在我的客廳裏寫着。從我走進時他舉眼望我的神色看去，我立刻明白有點什麼嚴重的問題要發生了。

可是我仍然走近了他，裝作從他的臉色上什麼也沒有理會到似的我親吻着他：

“您什麼時候到的，父親？”

“昨天晚上。”

“您像平常一樣一直下車就到我這裏來的？”

“是的。”

“我很抱歉沒有在這裏接着您。”

說完這句話我就等着我的父親臉色上所說明就要發作的教訓；可是他一句話也沒有答覆，封上

他剛剛寫好的信，交給約瑟伏送到郵局裏去。

屋子只剩我們兩人的時候，我的父親立起身來，對我說，身子倚在壁爐上：

“親愛的亞芒，我們有點正經事情要談一談。”

“我靜聽着您，父親。”

“你答應我要說直話？”

“說直話是我的脾氣。”

“這是真的麼，你同一個叫做瑪格麗特·哥吉耶的女人住在一起？”

“是真的。”

“你知道這個女人從前是什麼樣的人麼？”

“一個妓女。”

“就是爲了她你今年就忘記回去看我們麼，你的妹妹和我？”

“是的父親，我承認。”

“那麼你很愛這個女人？”

“您看得出的，父親，既然她使我疏忽了一件重要的責任；這正是我今天要懇求您原諒的。”

我的父親一定沒有想到我會這麼明顯地答

話，因為他彷彿凝思了一陣，後來他對我說：

“你自然早經明白了你是不能長此生活下去的？”

“我就心是這麼執心的，父親；可是我並沒有明白。”

“但是你應該明白”，我的父親繼續說，音調稍稍轉硬了一點，“我是不得允許你的呀，我。”

“我自己想着只要我做的事一點也妨害不到我承受着您的姓氏和世代家聲的尊嚴，我就可以像現在過的日子樣過着，這也就是使我的執心稍稍能夠放下一點的。”

情慾使人敢於反抗感情。爲了保住瑪格麗特我是準備了反抗一切的，甚至於反抗我的父親。

“可是，換一種生活法的時候到了。”

“嚇！爲什麼，父親？”

“因爲你現在正做着傷害你的家庭的尊嚴的事，那在你是自以爲還替他保留着的。”

“我懂不來這幾句話的意思。”

“我來教你懂牠一懂。你有了一個情婦，這好

得很；你像一個殷勤男子供養一個妓女一般地供養她，那更加好；可是你會忘記了最神聖的事情，你會讓你醜穢的生活的消息傳遞到我那家鄉的深處，在我傳給你的高貴的姓氏上留下了一滴污點，那可是現在將來都辦不到的事。”

“請您許我對您說，父親，那一般向您這樣報告我的情形的人自己就打聽錯了。我是哥吉耶姑娘的情人，我同她住在一起，這是世界上最簡單的事情。我並沒有拿我農受得的您的姓氏交給哥吉耶姑娘，我爲她花的錢也只是我的來路允許我花的數目，我一點債也沒有欠；總之我並沒有走到容許一個父親對他的兒子說出您對我說的一番話的那種境地。”

“一個父親總是可以被容許指點他的兒子走出差錯的壞路徑的。你現在還算一點錯事沒有，但是你將來會做得到的呀。”

“父親！”

“先生，我比你多認識得一點人生呀。除了在完全貞潔的女兒身上，以外沒有完全純潔的感情。

每一個曼農都可以找得到她的格利歐，而且時代風俗也都改變了。一個社會倘使不能改正牠自己的錯誤，也就犯不上要加添年齡了。你得離開你的情婦。”

“我很抱歉不能服從您，父親，這是不可能的事。”

“我要強迫你服從。”

“可惜的是，父親，世界上已經不再有放逐妓女的聖瑪格麗特島了；並且即使還有的話，我也會追隨着哥吉耶姑娘一道去的，倘使您辦得到有人放逐她到那裏。您說這怎麼好？也許我是錯了，可是除去仍然作這個女子的情人以外我是無法得到幸福的。”

“看咯，亞芒，睜開你的眼睛，認清你的父親呵，他是向來愛你，而且也只願望你的幸福的。難道和一個大家都玩過的姑娘夫婦樣地過活，在你以為是名譽的麼？”

“一點也不相干咯，父親，只要再沒有一個人玩她；一點也不相干，只要這個姑娘愛我；只要她

由她對我的與我對她的情愛上新換了生命！總之一點也不相干，只要她改悔得過來！”

“喂！先生，難道你以為一個高尚男子的使命是在於勸悔妓女麼？難道你以為上帝給予人生這麼一個滑稽的目的麼？難道你以為一副心腸除去這件事之後再就不應該有別樣值得熱心的事麼？這一番用心將來會落得怎樣的結果，到你四十歲的時候你會怎樣迴想起你今天說出的話？你將來會笑你自己的這一場情愛的，倘使那時候你還笑得起來，倘使這一場情愛還不至於在你的過去上留下太深的痕跡。你試想想看你現在該成了怎樣的境況，倘使你的父親從前也像你這樣想法，不能堅決地立定志氣來好好成人，却爲了這一類情愛的衝動就拋棄了他的生活？你仔細想想吧，亞芒，不要再說出這種傻話了。好咯你離開這個女人吧，你的父親請求你。”

我沒有答話。

“亞芒”，我的父親又說下去，“看在你的天上的母親的分上，相信我吧，謝絕這種生活吧，事實

上你忘記牠會比你想去要容易些的。你是被一種不可通的理論聯繫着牠的。你有二十四歲了，念念前途吧。你不能夠永遠愛這個女人，她也不會永遠愛你的。你們兩個人都太誇張了你們的情愛了。你自己走上了絕路。再上前一步你就再不能退出這一條路了，將來你一生有得悔恨的呵。走吧，隨我一道回去伴着你的妹妹過一兩個月吧。靜心的休息與家庭間虔誠的情愛會很快地診好你這一場熱病的，這也不過只是一場熱病。

“在這時候，你的情婦會自己想得轉來的；她會另外再找一個情人的；將來你看出爲了什麼樣的一個人險些傷了你的父親，失去他的慈愛的時候，你就會對我說我今天來找你是做得很對的，你還會感激我的。

“好吧。你同我一道走吧，是不是，亞芒？”

我覺得我的父親的一番話對於別的什麼女人都講得過去，可我又相信對於瑪格麗特是不合式的。然而他最後幾句話的口氣是那麼溫和，那麼懇切，至於使我不敢答他一字。

“噫，怎麼樣？”他說時語音發顫了。

“怎麼樣，父親，我什麼都不能應許您”，我終于說出了；“您要我做到的事都超過了我的能力。請您相信我吧”，我看見他作出不耐煩的姿態時繼續着說：‘您也過於說重了這一場關係的結果了。瑪格麗特並不是像您所想的一個姑娘。這一場情愛，永遠談不到使我走上錯路的話，其實正相反地能夠在我身上發展得出最尊貴的感情來。真的愛情永遠是使人向善的，無論喚醒牠的是怎樣的女人。倘使您認識瑪格麗特，您就會明白我什麼危險都碰不到的。她和最體面的女人一樣地體面。在別的女子有多麼貪心，在她就有多麼豪爽不私。”

“這也就阻止不住她笑納你的全部財產；要知道你的母親留給你的也是你現在拿來給她的，六萬佛郎，你聽清楚我對你說的話，是你僅有的財產了。”

我的父親也許保留下這個結論與威嚇作為對我最後的打擊。

在他的威嚇之下，我却是比在他的祈望之下

更強硬些了。

“誰對您說我拿這一筆錢給她呵！”我說。

“我的經紀人，一個正直人作了這麼一件事還能夠不通知我麼？哼！就爲了阻止你爲一個女子毀家我才跑到巴黎來的。你的母親臨死時留下你堂皇正大地生活下去的用費，並不是叫你拿去予你的情婦們耍恩情的呀。”

“我對您賭咒，父親，瑪格麗特並不知道這一回事。”

“爲什麼你要這麼做呢？”

“因爲瑪格麗特，這一個您譏諷的女人，您要我拋棄的女人，她犧牲了她所有的一切爲了和我同住。”

“你也就接受這個犧牲？那麼你算是一個什麼樣的人，先生，肯讓一個瑪格麗特姑娘爲你犧牲？去吧，夠了吧。你得離開這個女人。剛才我請求你，現在我命令你了；我不願意我的家庭裏有這種骯髒事。收拾你的行李，準備同我一道走。”

“請您饒恕我，父親”，我說，“我不得走的。”

“因為？”

“因為我已經到了不再聽受命令的年齡了。”

聽完這一句答話我的父親臉上發白了。

“這好吧，先生”，他說，“我知道我該還有什麼可做的了。”

他按響手鈴。

約瑟伏應聲到了。

“拿我的行李搬到巴黎旅館裏去”，他對我的僕人說。他隨即走進他的房間裏換整齊了他的衣裳。

他再出來時，我走向他前面去。

“請您應許我，父親”，我說，“不要幹點什麼教瑪格麗特為難。”

我的父親停住，輕蔑的眼光注視着我，只寥寥地答我說：

“我相信你發瘋了呵。”

說完他隨即走出門，走出後狠狠地帶上門扇。

我也走下樓，雇着一輛雙輪小馬車向布吉窪走去。瑪格麗特正在窗前候我。

二十一

“也罷，你也來了！”她叫着，跳起來抱住我的頸項，“看你臉上多麼發白呵！”

我於是向她敘述同我父親爭執的經過。

“呀！天呀！我正疑心着呢，”她說。“約瑟伏來向我們報告你的父親到了的時候，我就發抖着像似聽了一件不幸的消息。可憐的朋友！你喫的這些苦處都是由我引起的呵。你離開我也許比同你的父親鬧翻了要好些呢。但是我一點什麼也沒有礙着他呀。我們安安靜靜地過着，將來還要更安靜些過的。他很知道你是—定要一個情婦的，他就應該滿意這個情婦就是我呀，因為一則我愛你，再則我也並沒有懷着你的境况所辦不到的野心。你對他

說了我們怎樣計劃將來沒有？’

“是呀，也就是這一點頂激怒了我，因為他從這一樁決算上看出我們彼此互相恩愛的證據來了。”

“那麼怎麼辦呢？”

“還是一起住着呀，好瑪格麗特；讓這一陣風暴過去好了。”

“牠會過去的麼？”

“牠得要過去的呀。”

“但是你的父親不肯就這麼罷休呀？”

“你以為他能怎麼樣？”

“我怎麼知道呵，我？凡是一個父親能夠做到叫他的兒子服從他的，他都做得到。他會對你提起我的過去的生活，也許還會看得起我替我編造一點新的故事，好叫你拋棄我。”

“你很知道我是愛你的。”

“是的，但是，我也知道遲早總是要照從父親的，結果也許你就讓他降服了。”

“不對呵，瑪格麗特，是我要降服他呵。這是他

的朋友們多事的閒話教他動了這般的氣惱；但是他是一個善良人，是一個公道人，他會改變他的最初的印象的。而且，總而言之，有什麼關係！”

“不要這樣說呵，亞芒。我寧願傍的一切，不教你同你的家庭鬧翻；等過今天這一天，明天你仍然回巴黎去。你的父親在他那一面會迴想迴想的，也像你在你這一面一樣，這樣也許你們彼此更了解一點。不要傷了他的大道理，做出願意向他有一點讓步的神氣；不要顯得太關切到我，他會讓一切事情仍然就這麼下去的。望好裏希望吧，朋友，還要信牢了一件事，就是無論發生什麼事，你的瑪格麗特終于是你的。”

“你可以對我發誓？”

“我還用得着發誓麼？”

聽信一個心愛的聲音的勸告該是多麼溫柔的事呵！瑪格麗特和我兩人一整天的功夫都費在重溫舊時的計劃中，彷彿我們感覺着從速實現牠們的需要似的。每一分鐘之內我們都期待着怕有什麼事件發生，幸而一天過去沒有什麼新聞。

第二天，十點鐘時我動身，近午時到了旅館裏。

我的父親已經出門去了。

我回到我自己的屋子裏，希望在那裏也許會得着他。可是一個人也沒有來。我又到經紀人那裏。沒有一個人！

我再回到旅館裏，一直等到六點鐘。都華勒先生仍然沒有回來。

我又回向布吉窪去。

我遇見瑪格麗特時，她不會像頭一天樣地候我，可是是向火坐着的，天氣已經用得着生火了。

她那麼深深地沉在她的凝思裏，以至於我近她的靠椅她都沒有聽見，也沒有掉頭。我在她的額前放下我的嘴唇的時候，她一陣發抖，彷彿這一吻陡然驚醒了她。

“你嚇着我了”，她說。“嚶，你的父親呢？”

“我沒有看見他。我不知道這算什麼意思。在他那裏沒有找着他，在所有想得到他可以在那裏的地方也都沒有找着他。”

“好咯，明天再去找好了。”

“我很想等他來召我去呢。我相信我該做的都做到了。”

“不行，我的朋友，決不能就說是夠了，你必須再回到你的父親那裏去，尤其是明天。”

“爲什麼尤其是明天？”

“因爲，”瑪格麗特說，在我看去這一問像似使她臉上稍稍泛紅似的，“因爲這樣可以顯出你這一方面的更加切心來，那麼我們也就可以更早地見諒了。”

這一日的餘閒中，瑪格麗特心情不屬，又是發愁。我對她說的話想得到答覆總得要重複兩遍。她的心事繫在兩日來突然發生的事故所引起的對於前途的擔憂上。

一夜的功夫我儘勸她放心；第二天她催我動身時含着一種我說不出的固執的不安心境。

像前一天一樣，我的父親又不在；可是這一回他出門時留下這麼一封信給我：

‘假使今天你再來看我，等我等到四點鐘；假使四點鐘我還沒有回來，明天再來同我一道晚餐；我有話必得同你談談。’

我一直等到說定的鐘點；我的父親還沒有來。我又回到了布吉汪，

前一夜我遇到馬格麗特是悲愁的，這一天她是發熱與激越的了。看見我進來之後，她跳着抱住我的頸項，可是又在我腕間哭泣了許久。

我問她怎的乍起這一陣悲傷，這愈來愈重的傷情驚駭了我。她一點確定的理由都不告我，假託些一個女子不願吐露真情的時候所能藉口的話。

她心情稍稍平靜一點時，我對她述說這一趟旅行的結果；我拿出我的父親的信給她看，叫她留心研究研究我們可以往好裏推測。

看着這一封信又聽着我的一番話，她的眼淚又加倍地往下淌，急得我喊起娜寧來，怕的她的神經受了打擊。我們安放她躺在床上，她哭着一個字

音也不說出來，只握住我的雙手，不斷地在上面吻着。

我盤問娜寧是否我不在的時候她的女主人收到了一封什麼信，或者有誰來拜訪可以引起她這種情境；但是娜寧答覆我說是誰也沒有來並且什麼也沒有收到。

然而從昨天以來一定發生了一點什麼事故，愈是瑪格麗特隱瞞着我愈加使我不安。

晚間她彷彿稍稍安靜些了；她叫我坐近床頭，絮絮地返覆說她對我如何地恩愛。接着嫣然微笑，可是是經過了一番努力才始發出的微笑，因為，無論她怎樣強持，她的眼睛總矇着淚珠。

我用盡了方法想使她說出這一番苦痛的真實原因來，她可是一味固執着只回答我些不着邊際的理由，像我已經對你講過的。

後來她終于在我腕間睡着了；可是這瞌睡與其說休養了無寧說是疲勞了她的身體；她不時發出一聲叫喊，不時陡然驚醒，確鑿相信了我是在她身邊以後，她要我發誓永遠愛她。

我一點也不明白這斷斷續續的苦痛的原因，斷續延長到天曉。這時候瑪格麗特才墜入一種半眠的狀態裏。兩夜以來她沒有睡着覺了。

這一陣休息，時間也並不長。將近十一點鐘的時候，瑪格麗特醒過來了，看見我已經起了床，她向四周一望，喊着：

“你已經就要走了？”

“沒有呢，”我說，握住她的兩手；“我只想讓你再睡睡。時候還早得很呢。”

“你幾點鐘到巴黎去呀？”

“四點鐘”

“那麼早？一直到那時候你都陪着我，是不是？”

“一定的咯；這還不是我的老習慣？”

“我好福氣呵！”

“我們喫中飯好吧？”她心神不屬地又說一句。

“只要你願意。”

“還有，你抱吻着我一直到你要走的時候？”

“是的，並且我儘快就回來的。”

“你要回來的？”她說時怒目注視着我。

“自然咯。”

“呵，是的，你今晚上要回來的，我呢，我等着你，像平常一樣，並且你還要愛我的，並且我們還是要像從我們相識以來一樣地幸福的呵。”

所有這些話說來都是用一種迫促零亂的音調，話音裏彷彿隱藏一樁苦痛的念頭，這念頭是如此持續着使我每一時刻都膽戰怕的瑪格麗特會變成瘋狂。

“聽我說呵，”我說，“你病了，我不能放下你這樣就走開。我去寫一封信給我父親請他不必等我。”

“不行！不行！”她突然叫喊起來了，“不要這樣做。你父親會更加怪我阻止你到他那裏去，在他想看見你的時候；不行，不行，你一定得去，一定得去！再說，我並沒有病呀，我身體養得非常地好。我只是做了一個惡夢，我不過是沒有好好地醒過來。”

從這一刻以後，瑪格麗特努力顯出更高興的

神色來。她不再哭了。

到了我該走的時候，我吻着她，問她是否願意陪我到車站去：我希望散步可以使她散散心，並且換換空氣也可以於她有益。我尤其是切想能同她相依多久就是多久。

她同意了，披上一件披肩，伴我同走，還攜着娜寧，爲了轉來時不至於單獨一個人。

有二十次了我留戀着幾乎走不成功。但是從速轉來的希望與重新觸犯了我的父親的就心，終於支持住了我；於是車子載着我走了。

“今晚上見，”別離瑪格麗特時我向她說。

她不答話。

從前已經有過一次了她不答我這同樣的一句話，那一次G.伯爵，你記得吧，就在她那裏過夜；但是那是很遠的舊事，彷彿在我的記憶裏消失了去，現在如果我有什麼要就心，那就再決不是瑪格麗特騙我的問題了。

到了巴黎，我跑去普于當斯家裏，請她去看瑪格麗特，希望她的活潑與興致可以寬解寬解她。

我也不叫人通知就走進去了，碰到普于當斯在她的梳妝間裏。

“呀！”她說，神色頗顯不安。“瑪格麗特是不是同你在一道？”

“沒有。”

“她怎麼好法？”

“她正不舒服呢。”

“是不是她就不來了？”

“是不是她應該來呢？”

都凡諾亞太太臉上泛紅，帶着一種扭捏答我說：

“我原來意思說：既然你到巴黎來了，是不是她就不來這裏會你了？”

“她不會來。”

我凝視着普于當斯；她低下眼睛，我從她的神色上看出她怕我久待下去似的。

“並且我正是來求你，親愛的普于當斯，假使你沒有什麼事，今天晚上去看看瑪格麗特的呢；你可以陪陪她，你還可以就在那邊睡覺。我從來沒有

看見她像今天這樣，我深怕她會害病呢。”

“我在城裏喫晚飯，”普于當斯說，“今天晚上不能去看瑪格麗特；不過明天我可以去看她。”

我向都凡諾亞太太告辭，我看她像瑪格麗特一樣地心裏有事；我去我的父親那裏，他第一眼就注意地研究我。

他向我伸出手來。

“你兩趟來看我使我很高興，亞芒，”他說，“使我希望你已經在你那一面思量過一番；猶之乎我在我這一面也思量過一樣。”

“我可不可以請問您，父親，您那思量的結果是怎樣的？”

“那結果是，朋友，我從前拿別人報告我的情形過於看得重大了，還有，我決定對你要放緩和些了。”

“您說什麼呀，父親！”我快活地喊起來了。

“我說是，親愛的孩子，年輕人們總是要有一個情婦的，並且，據新近得到的消息，我寧願知道你是哥吉耶姑娘的情人，比較是任何別一個姑娘

的。”

‘我的最親愛的父親！您真使我快活呵！’

“我們這般地談了一陣，隨後圍着飯桌坐起來，全部晚餐的時間裏我的父親都極和藹動人。

我慌着想跑去布吉窪向瑪格麗特報告這幸運的變遷。每一時刻裏我都注視着掛鐘。

“你留心看鐘點吧”，我父親對我說，“看你這麼耐不住想離開我。呵！年紀輕輕的後生們！你就老是這麼犧牲了誠懇的情愛換取靠不住的情愛麼？”

“不要這麼說，父親！瑪格麗特愛我，我是確實相信的。”

我父親不答話；他神色間不像懷疑也不像相信。

他極力勸留我同他消度全晚，並勸我第二天再走；可是我放着瑪格麗特在鬧病的呀，我對他說了這件事，請他准我早早回去看她，並許約他明天再來。

天氣非常晴朗；他還伴送我到車站。我從來沒

有這麼快活過。前途呈現在我眼前，恰像多久時間以來所尋求希望的。

我從來沒有愛我的父親像這時候這般愛得深切。

正在我要離開他的那一刻，他最後還再勸留我一次；我謝絕了。

“真地你很愛她？”他問我。

“像發瘋似地呢。”

“那麼你就去吧！”他隨即舉手抹過額前，彷彿想驅除一種什麼念頭似的；後來又張開了嘴像有什麼話要對我說；可是終於只握握我的手，驟然離開我，說：

“那麼，明天見！”

二十二

我覺得火車彷彿不會移動似的。

十一點鐘時候我到了布吉窪。

房子裏沒有一個窗戶是亮着的，我按響門鈴也沒有一個人答應。

這種情景對於我還是第一次發生。後來園丁算是出來了。我走進去。

娜寧帶着燈光來迎我。我走到瑪格麗特的房間裏面。

“小姐在那裏？”

“小姐上巴黎去了，”娜寧答說。

“上巴黎！”

“是的，先生。”

“什麼時候？”

“您走之後一點鐘。”

“她什麼也沒有留給我？”

“什麼也沒有。”

娜寧走開了。

“她也許是耽着什麼疑心的，”我想，“所以就到巴黎來打聽打聽我對她說過來看我的父親的話是不是一種想貪得一天安閒的託辭。”

“再不然，也許普于當斯有什麼要緊事，寫了什麼信給她？”我單獨一人時又自問着；但是我一到巴黎就看見了普于當斯，她也沒有提起什麼可以叫我猜測她曾經寫信給瑪格麗特的話。

陡然間我記起對都凡諾亞太太說瑪格麗特病着的時候她問過我的這句話來：“是不是她就不來了？”同時我又記起普于當斯說完這句話以後我注視着她的時候的爲難神色來，那一句話彷彿隱瞞着一樁約會似的。記起這件事又聯帶憶起白天一整天裏瑪格麗特的眼淚，這眼淚被我的父親的殷勤接待使我稍稍忘却了。

從這一時刻以後，所有一天裏的事故一起兜上心來環繞着我最初的疑惑，逐漸在我腦筋裏牢牢緊住，使我覺得一切都證實這疑惑的一念，以至於父親的好意都在內。

瑪格麗特差不多堅決要我去巴黎的；在我向她提議說是留着陪在她身邊的時候她似乎又表現心裏靜定了下來。難道我陷在一種圈套裏面了？瑪格麗特會騙我不成？或者她算計着可以趕上時間回來不教我覺察出她的偷空，却又被什麼偶然事故牽留住了？爲什麼她什麼話都不曾對娜寧講，又爲什麼她什麼話都不曾寫下來留給我？那些眼淚又算什麼意思？這逃亡？這神祕？

這些都是我立在這一間空空闊闊的房間裏面惶恐地自問着的，我的眼睛凝望着掛鐘，鐘上面指着夜半，彷彿在告訴我還要希望情婦的歸來是已經太晚了。

可是，在我們剛剛弄好了這些安排以後，在彼此授受了這些犧牲以後，難道她真話會騙我？不是的。我極力驅去最初的設想。

也許這可憐的姑娘找着了一個買主，買她的傢俱，這才到巴黎去講妥這回事情的吧？這樣她也就不願意事前通知我吧，因為她知道雖然我同意於這回變賣的事，這到底也是我們將來幸福生活的必需品，未免令我難堪，而且對我提起時也怕的傷了我的自尊心。她寧願一切弄妥當了之後再才見我。普于當斯一定等待着這件事，有意在我面前隱瞞。瑪格麗特在今天大概還不能辦完她的交易，今晚就在她家裏睡覺；再則或許她一忽兒就會回來的，因為她應該想念到我的不安，不忍放着我一個人在這裏。

但是又怎麼會有那些眼淚的呢？想來是不管她怎樣愛我，這可憐的姑娘對於奢華的捐棄到底不禁心傷吧，原來她直到現在都是生活在奢華中，而且這些都是曾經使她快活與遭人嫉羨的。我對於瑪格麗特的這種追悔心情極能原諒。我不耐地等着她歸來時好狂吻着她對她說我已經猜到了她神祕的別離的原因了。

但是，夜況添深，而瑪格麗特仍沒有歸來。

我的不安心境逐漸地束緊了牠的圓箍，一直箍壓住我的腦袋，我的心顫。也許她發生了什麼事故吧！也許她受了傷，害了病，死去了吧！也許我正要遇見來了一個送信人報告我什麼傷心的變故吧！也許一直到天亮我仍然陷在這同樣的疑心與同樣的執疑裏面吧！

最初在恐怖之中等待瑪格麗特時就心她騙我的一念不再縈繞到我的腦筋裏來了。使她遠遠隔絕着的一定是一件不是出自她的本意的原因，愈是想着，我愈是相信這原因定是一件什麼禍事。呵，人類的虛榮心，你該有多少形式表現自己呵！

一點鐘敲過了。我自計着還再等一個鐘頭，在兩點鐘時瑪格麗特倘再不回來，我可是又要到巴黎去了。

期待中我找一本書看看，因為我不敢想了。

曼農·勒斯戈攤開在案上的。我看去卷葉上面似乎有許多地方都給淚點浸濕。翻動幾葉以後我重又閉上，書裏的字體穿過了一層疑心的隔膜對我似乎了無意義。

時鐘慢騰騰地走着。天上翳着黑雲。一陣秋雨向窗上灑擊。空洞的床有時對我像一座墳墓似的。我害怕起來了。

我打開窗戶。傾耳諦聽時，只聽到樹裏的風聲。路上沒有一輛車子走過。教堂的鐘樓上淒清地報出半點鐘的聲音。

我反而耽起心來怕的有什麼人要進來了。在這時候，在這陰暗的天氣，我覺得似乎只有一種禍事才會來尋我。

兩點鐘敲着了。我還等待片時。只有時鐘單調而有節的響聲攪擾此時的沉寂。

最後我離開這一切都被孤寂不安的心境蓋上了一層愁容的房間。在相鄰的房間裏我碰到娜寧伏在她的活計筐上睡着了，開門的聲音使她驚醒，她問我是否她的女主人已經回來。

“還沒有，不過，倘使她回來了，請你告訴她說我耐不住心裏的不安，已經往巴黎去了。”

“在這個時候？”

“是的。”

“怎麼樣？您找不着車子的呀。”

“我步走去。”

“但是天在下雨呢。”

“有什麼要緊？”

“小姐就要回來的，就算她不同來吧，等天亮再去看看什麼事就攔了她還不遲。走到路上您會被人打劫了呢。”

“沒有危險，好娜寧；明天見。”

好姑娘替我找着了外衣，又替我披在肩上，還勸我去叫醒亞爾奴太太看她能不能夠找到一輛車子；但是我不贊成，因為我相信這麼一來，也許沒有結果，時間或者倒費得比走了一半路程的還多。

並且我正需要冷清的空氣與身體的疲勞好克服下主宰着我的過度興奮。

拿着昂丹路的房子的鑰匙，向送我到柵欄門口的娜寧道別以後，我就走了。

起初我一逕跑着，但是地上剛剛被雨浸濕，跑起來加倍地吃力。這麼跑了半個鐘頭之後，我不得不停歇一陣，我全身被汗浸透了。後來換了一口氣

我繼續向前走着。夜色是那般地暗黑，至於使我時刻都在耽心，怕的碰着了路旁的樹，牠們陡然擺到我的眼前恰像高大的魔鬼向我奔來似的。

我碰着一兩輛運貨的車子，一忽兒車夫就走上約超過牠們了。

一輛輕快馬車快步地望布吉窪去的方向跑來了。牠走過我面前的時候，我希望瑪格麗特在裏面就好了。

我停着喊起來：瑪格麗特！瑪格麗特！

但是沒有一個人應聲，馬車仍然走牠的路。我望着牠遠去，自己重新向前走着。

我費了兩個鐘頭走到了星盤柵欄。

看見了巴黎又使我起勁了，我向這一條跑過多少趟數的長路上跑去。

這一夜沒有一個人在那裏走過。幾乎可以說是在一座死城裏走着呢。

曙色開始放明了。

走到昂丹路的時候，這一座大城在完全覺醒之前已經有點騷動了。

我走進瑪格麗特的房子時候，聖霍肖教堂上敲着五點鐘。

我對看門人報了一聲我的名字，這看門人很受過我幾個二十佛郎的錢幣，夠懂得我是有權利在五點鐘的時候到哥吉耶姑娘家裏來的，

所以我沒有阻礙地走過了。

我本來可以問問他瑪格麗特是否在家，可是他也許可以答復我說不在，所以我寧願再多耽兩分鐘的心，因為在就憂裏我的希望還沒有絕斷。

我在門前傾聽着，試想聽出一點聲響，一點動靜來。

什麼都沒有。鄉村種的沉靜彷彿一直延長到了這裏。

我打開門，隨即走進去。

所有的窗幔都密密掩起。我掀開餐室裏的，走向臥房裏去，推開臥房的門。

我跳向懸繫窗幔的長繩，猛力地拉牠。

窗幔分開了；一陣薄薄的陽光透進，我奔向床面前。

床上是空的！

一扇扇的門我先後都打開了，一間間的房我都看過。

一個人也沒有。

這簡直使得我要發瘋。

我又走進梳妝間，推開窗戶，我連連呼喚幾聲普于當斯。

都凡諾亞太太的窗戶仍然關閉着。

我於是走下樓去問看門人，是否哥吉耶姑娘在白天裏回來過。

“是的，”這個人說，“同都凡諾亞太太一道。”

“她一點什麼話都沒有留給我？”

“沒有。”

“你知道後來她們怎麼樣？”

“她們坐上一輛車子走了。”

“什麼樣的車子？”

“一輛自用的四輪馬車。”

這些到底算什麼意思呢？

我按問隔壁房子的門鈴。

“你往那裏去，先生？”看門人開門送我之後這樣問我。

“往都凡諾亞太太家裏去。”

“她沒有回來呢。”

“靠得住麼？”

“是呵，先生；並且這裏還有一封信是昨晚上有人送給她，我還沒有轉交的呢。”

看門人拿出一封信給我看；我的眼睛機械地望了一望。

我認出瑪格麗特的筆跡來了。

我接過信來。

信面上是這樣寫着的：

“交都凡諾亞太太，請轉都華勒先生。”

“這封信是給我的，”我對看門人說，指着信面上的字。

“您就是都華勒先生？”這個人說。

“是的。”

“呀！我認識您，您常常到都凡諾亞太太家裏去的。”

一走到街上，我就拆開這封信。

一聲霹靂的雷霆震到我的腳前來還敵不住這封信的嚇我。

“在你讀着這封信的時候，亞芒，我已經是另一個人的情婦了。所以我們之間一切都已完結。

“回到你的父親身邊去吧，朋友，去看看你的妹妹吧，那年輕的貞潔的姑娘，不知道我們所有的苦難的；在她身邊你很快地就忘記了會使你受苦的一個叫作瑪格麗特·哥吉耶的被棄的可憐蟲，這可憐蟲曾經蒙過你一時刻的恩愛，她永遠感謝你在她的生命上留下了僅有的幸福的瞬刻，這生命，她希望，現在不會再支持多久了。”

我讀完最後幾字時，覺得簡直就要發狂似的。

有一刻，我真害怕倒在街上。一陣雲翳掩住我的眼睛，太陽穴裏熱血只跳。

後來我稍稍清醒一點，舉眼四周一看，驚訝着別人的生活都照常進行，並不為我的不幸停歇片

刻。

我一個人支持不住瑪格麗特給我的打擊。於是我想起我的父親是同我住在同一的城市裏的，在十分鐘之內我就可以同他在一起，不管我的苦痛是由於什麼原因，他也一定肯分受的。

我像一個瘋人：像一個強盜似地一直跑到巴黎旅館裏；我看見我的父親的房門上掛着鑰匙的。於是我走進去。

他正在讀着。

照他看見我到時並不怎樣喫驚的神情看去，幾乎可以說他是在等我。

我連忙倒在他的臂抱裏，一個字也說不出來。我拿瑪格麗特的信遞給他。溜向他的床前跪下，我傷心熱淚地哭起來了。

二十三

當生活上一切習慣重入舊軌照常度着的時候，我簡直不能相信新來的一日對於我會和從前的日子有什麼不同。有幾遭我設想着曾經有過一件記不起來的特別情形，使我不在瑪格麗特家裏度夜，還想着倘使我再回到布吉窪去，一定可以碰到她正在期待的不安中，像從前我碰見過的一樣；她還會問我是什麼人留住了我，使我這般遠離着她。

在一種生活已經取得了像這樁戀愛生活的習慣的時候，要想改變這種習慣而同時不至於折毀聯繫着生活的其他的發條，簡直是不可能的事。

我不由得不時時反覆溫讀瑪格麗特的信，好

使自己說服自己我並不是在做夢。

我的身體，受了精神上這樣的刺激，再也不能動彈。心境的不寧，夜來的徒步，晨間的消息，這一切使我氣盡力疲。我的父親乘間利用我的精力的完全衰竭又要求我正式應允他隨他一道回家。

他所願望的一切我都應允了，我正需要一種真實的情感慰安，好支持我在這一場遭遇之後仍能生活下去。我真太感激我的父親肯安慰我這一場傷痛。

我此刻所能回憶得起來的，就是在這一天將近五點鐘的時候，他招呼我坐上一輛長途驛車。一句話也不問我，他叫人收拾起我的行李，同他自己的一起捆載在車子的後面，就此挈攜着我走。

直到看不見巴黎的時候我才覺出我幹了些什麼，路途的寂寞使我想起心裏的空虛來。

於是我的眼淚又直瀉了。

我的父親很懂得即使是他的言辭也是安慰不了我的，他任我哭泣，一個字都不對我講，只有時握握我的手，意思是叫我明白在我的身邊有一個

關切的朋友。

夜間我睡眠不熟，夢見了瑪格麗特。

忽然間我驚醒過來，自己也不明白爲什麼會坐在一輛車子裏面。後來才想起是怎樣一回事，我的腦袋無力地垂到胸膛裏。

我不敢向父親攀談，總怕他會對我說出這樣的話：“你看我瞧不起這個女人的愛情是有道理的，不是！”

可是他也並不佔這一點強，一直我們到了C地的時候，他只對我談些與今天使我動身的事件毫不相干的閒話。

在我親吻我的妹妹的時候我想起瑪格麗特信裏提到關係到她的話；但是我又立刻明白無論我的妹妹是怎樣地好法，她終於不夠令我忘記我的情婦。

打獵的季候開始了，我的父親想着這是我的一樁消遣法。他於是聯合些朋友隣舍們組織獵會，我隨着一同去玩，并不拒絕，也高興不起來，正像我離別巴黎以後的一切行動都是無精打彩一樣。

大家圍集起來獵射；他們也叫我守着一方。我放下我的不曾添上火藥的獵鎗在一旁，起始幻想起來了。

我仰看行雲飛過。我聽任我的思想在寂寞的原野上徘徊；有時我聽到只在十步內外的獵伴喊我看他獵得的野兔。

所有這些情節，沒有一點逃過了我的父親的注意；他並不曾被我外表的鎮靜瞞住。他很明白我的心願那怕是這般地被打擊下去，也有一天會引起可怕的反動的；也許是危險的反動；他一面儘避免做出安慰我的神情，一面却盡力排解我。

我的妹妹呢，她本來不知道這些事情的，自然講不透爲什麼從前我是那麼高興的人，忽然會變成這般悲愁空想。

也有的時候，我在悲愁中被我父親心境不寧的注視所驚覺，我就伸出手來握住他的手，意思是想默默向他請罪。從前不能自主地曾經使他難過。

這樣度過一個月了，可是我也只能支持到這種程度。懷念瑪格麗特的心不斷地追隨着我。我會

經過於愛戀了這個女子，無法使我乍然漠視她。我必須或者愛她或者恨她。尤其是，無論對她是那一種的感情，第一我必須見着她，而且是馬上要見着她。

這願望走進我的意識裏，牢牢繫住，全副意志力的強烈要求又出現在這久已了無生趣的身體裏了。

這並不是說在將來，在一個月以後，在一個星期以後，我必須見着瑪格麗特；却就在我心裏起了這一念那一天的第二天必須見着她。我於是去對我父親說在巴黎有點事情叫我去，但是很快我可以回來。

他一定猜測得出我此行的動機，因為他堅決叮囑我不要走；但是，看見以我當時容易激怒的情境，想來達不到這願望時定會發生危險的結果，他於是抱吻着我，而且，眼淚都幾乎淌出來，請我從速回去。

不會走到巴黎之先我簡直沒有睡着。

到了之後，我該幹什麼呢？這個我不知道；但

是不管怎樣必須是關於瑪格麗特的事，這是我知道的。

我走到我的住宅裏穿好衣裳，看見天氣晴朗，而且時間也還來得及，我於是往尚塞利塞去。

半點鐘以後，我看見遠遠從圓場到公哥德坪走來了瑪格麗特的馬車。

她又買回她的馬匹了，因為車子完全是舊時的模樣不過她並不在裏面。

剛剛我留心看到她不在裏面，再一掉頭時，正看見瑪格麗特在步行着。有一個我從來不曾見過的女人伴隨在一道。

從我身邊走過的時候，她臉色發白，一陣強顏振作的微笑束縮着她的嘴唇。我呢，一陣猛烈的心跳震盪着我的胸際；但是我還能在臉上做出一種冷淡的表情，又冷冷地向我這舊時的情婦打一個招呼，她差不多隨即走近她的車子，同她的朋友一道坐上去。

我是認識瑪格麗特的：這一場邂逅一定使她惶惶不安。無疑地她聽到過我離開巴黎的消息，這

使她在我們的關係破裂之後可以放下心來；但是現在看見我又回來了，同我面對面地碰着，又看見我的悽惶的神色，她一定懂得我的歸來必有目的，而且她定要盤算着會有什麼事故發生。

倘使我碰到瑪格麗特在一種不幸的境况裏，倘使，爲了復仇的原故，結果却需要我來幫助她，也許我還可以原諒原諒她，也決不至於想到使她喫苦；但是現在她快快活活，至少在外表上是如此的另一個人償還給她我所不能繼續供給的奢華；那麼，從她那一面發動的我們的破裂一定出於最下等的自私心：我在自尊心上與情愛上一同受了侮辱，所以我必須使她償還我喫過的苦痛的一筆債。

我對於這個女子的所行所爲不能漠視；所以，能夠使她最喫苦的，倒可以使我漠不關心；因此，我必須裝出這一種的淡漠的感情來，不僅在她的眼前，還得要在大眾的眼前。

我於是試換一副笑嬉嬉的面孔，去到普于當斯的家裏。

女僕人通報了一聲我的來到，並叫我在客廳裏等待一忽。

都凡諾亞太太終於出來了，引我到她的裝扮間裏；正在我坐下的時候，我聽到客廳裏開門的響聲，一陣輕輕的脚步聲在地板上作響，後來前門重重地一聲關上。

“我打攪了你？”我問善于當斯。

“沒有的話，瑪格麗特剛才在這裏。聽到通報你來了的時候，她就跑了；剛剛就是她走出去呢。”

“那麼，我現在使她害怕了？”

“不呵，她不過怕的你討厭再看見她。

“爲什麼呢？我說時用力呼一口氣，因爲緊張的情緒使我氣塞了；“可憐的姑娘離開了我爲了好重新享用她的車子，她的傢俱，她的珠寶，她做得很對，我也不應該怪她。我今天還碰到她的呢，”我又隨便地說了這後面一句。

“什麼地方？”善于當斯說，她注意地望着我，似乎在自問着這個人是否就是她從前認識的那麼多情的一層。

“在尚塞利塞，她還同着另外一個很漂亮的女子在一道的。那個女子是什麼人呀？”

“她是什麼模樣呀？”

“頭髮黃金色，瘦瘦個子，鬢角頭髮卷着的；碧藍眼珠，很神氣的呢。”

“呀！是奧蘭勃；是一個很漂亮的姑娘呢，真話。”

“她同誰一道過活？”

“同誰也不在一道，同誰也在一道。”

“她住在？”

“特弘雪路，第……號。哎呀，你想吊吊……？”

“誰也不知道。”

“那麼瑪格麗特呢？”

“對你說我簡直一點都不再想她了，這也是假話；不過我是像這樣的一種人，很拿同別人絕交算一回事的。瑪格麗特是那麼輕薄地同我完結了，我自己覺得像從前那樣地愛她太嫌傻氣，我以前真太愛這個姑娘了。”

你猜想得到我說出這些話時是用一種什麼音

調：汗水在我額前只流。

“她從前很愛你的，你知道，並且她永遠都是愛你的呢：這證據，就在今天看見了你之後，她立刻跑到我這裏來報告這回事。她一到的時候，遍身都在發抖，差不多像要鬧病似的。”

“那麼，她對你說了些什麼呢？”

“她對我說：‘他一定要來看你的’，她於是拜託我向你請求饒恕。”

“我已經饒恕她了，你可以對她說。不錯，她是一個好姑娘，但是，終於是一個姑娘；她曾經怎樣對付過我，我都記得，我正該好好等着呢。並且我還感激她的決絕，因為今天我想起像從前那樣一直完全同她生活下去，該會走到怎樣的一種境地。從前我真發瘋了。”

“她聽到你這樣適當處置的消息會很滿意的。那時候正該是她離開你的時候呵，好朋友。那個強盜商人，就是她向他商量說賣她的傢俱給他的，他跑去逼問了她的債主到底她負欠他們多少；這些人弄得恐慌起來，只差兩天的功夫，東西就會都給

賣掉了。”

“現在呢，都還了？”

“差不多。”

“是誰供給的款子呢？”

“N.伯爵。呀！好朋友！世界上有的是做這種事的人呢。簡單點說，他給了兩萬佛郎；可是他也就做盡頭了。他很知道瑪格麗特並不愛他，他却也並不因此就待她不好。你看見了的，他替她買回她的馬，贖轉了她的珠寶，他又給了她公爵從前給她的那樣多的錢；倘使她願意安安靜靜生活下去，這個人可以常遠地陪着她。”

“她又幹些什麼呢？她完全住在巴黎麼？”

“從你走了之後，她再也不想回到布吉窪去了。還是我去那裏收拾了她的東西的，並且還有你的呢，我替你單另打了一包，你回頭可以叫人來拿去。你的什麼都在裏面，只除去一只小皮夾，上面還有你的縮寫符號的。倘使你一定要牠，我可以向她討回。”

“她留着好了，”我喃喃地說，因為一想起從前

我曾經那麼幸福地住過的鄉村，又想到瑪格麗特竟還要保留一件我的東西，一件可以使她紀念到我的東西，我感覺着眼淚從心裏直湧上眼前了。

假使她在這時候走了進來，我的報復的決心定會消失去，並且我會跪倒在她的脚前的。

“再說吧”，普于當斯說，“我從來沒有看見過她像現在這樣：差不多覺都不大睡了，跳舞場裏跑跑，常常夜宴，有時甚至於昏醉。最近，一次夜飯之後，一直睡了一個禮拜；後來剛剛醫生許她起床，她照樣又幹起來，拚着往死裏碰。你去看看她麼？”

“看她有什麼好處？我是來看你的，你，因為你一向待我都很好。並且我認識你也在認識瑪格麗特之前。是靠得你我才做到了她的情人，也是靠得你我才又不做她的情人的，是不是？”

“呀！天，我盡力做到使她離開你，我想將來你不會怪我的。”

“我加倍地感激你呢，”我說着，立起身來，因為我討厭這個女人，她拿我說的都當真話。

“你走了麼？”

“是呀。

我已經夠了。

“幾時再見得着你呢？”

“很快地。再見。”

“再見。”

普于當斯送我到門口，我回到家裏時，眼裏是瘋狂的淚珠，心裏是報復的要求。

這麼看來，瑪格麗特確定是像別的罌子姑娘一樣的一個姑娘了；從前她對我的那般深深的情愛敵不住重行拾起舊時生活的欲望，敵不住車馬安享，酒食微逐的要求。

在長夜失眠中我是這樣地想了；其實，倘使我曾經如我所願地平心靜氣思量一番，也許我在瑪格麗特改換的這鬧嘈的新生活裏能夠找出足以使我從此斷念的希望來。

不幸地是，惡的慾念佔了上風，我只想找出一件什麼方法好叫這可憐的姑娘受苦。

呵！人們真是多麼小氣卑鄙呵，在他的褊狹的慾望受到了損傷的時候。

那一位我見過的奧蘭勃，即使不是瑪格麗特的朋友，至少也是從她回到巴黎以後常時往來的，這奧蘭勃正要開一次跳舞會，我猜想着瑪格麗特一定會到場，所以我設法能夠被請，結果辦到了。

在我滿懷着苦楚的情緒走到這跳舞會的時候，來客已經很是不少。大家跳舞着，甚至於叫喊着，在一隊舞客裏我看出瑪格麗特正在同N.伯爵舞着，這一位顯出驕傲地擺出她來的神氣，彷彿在向大家說：

“這個女人是我的！”

我貼住壁爐站着，正同瑪格麗特對面，望着她跳。她剛剛看出我時就顯出局促不安。我漫不在意地一瞥眼一揚手招呼招呼她。

當我想到跳舞散後她已經不再是同我一道，而是同這個從前她嘲笑的可憐子一道的時候，當我設想着他們回到她家裏去以後的事情的時候，熱血湧上我的顏面來，心裏也隨即起了倒他們的要求。

大家分排對舞過了之後，我走去女主人面前

致禮。她正露着她那漂亮的臂膊又半露出眩人的頸項。

這個姑娘美得很呢，並且就身材說，比瑪格麗特還要美些。在我正同她談話而瑪格麗特的眼光射到她身上的覺候，我愈加覺得如此。做到了這個女子的情人的男子一樣也可以像N. 伯爵那般驕傲，她也很夠喚起從前瑪格麗特喚起過我的一種相等的熱情。

在這時候她還沒有情人。做到這種人應該不是難事。只要夠擺出那麼多的錢就不難得到她的注意。

我的主意打定了。這個女人一定得做我的情婦。

我於是開始要求同奧蘭勃跳舞了。

半點鐘之後，瑪格麗特，臉色慘白得像死人，穿上她的皮大衣，離開跳舞會了。

三十四

這已經就有點道理了，但是我還覺得不夠。我明白我在這個女子心裏佔着什麼地位，我懦怯地利用這一點上風。

如今我想着她現在是已經死了的時候，我反躬自問是否上帝肯饒恕我苦害了她的罪過。

萬分鬧嘈的夜飯喫完之後，大家賭起錢來了。

我坐在奧蘭勃身邊，我注擲賭銀時無限地大膽，使得她禁不住不加以注意。一忽兒功夫我贏了一兩百路易，我拿牠們一起攤在我的面前，她睜起熱烈的眼睛凝望在這上面。

只有我一個人不會全副精神傾注在賭博上面，而且還關心到她。一夜的功夫我儘在贏，我又

拿錢給她賭，因為她面前的錢完全輸掉，也許連她家裏所有的都輸掉了。

清晨五點鐘時候，大家分散了。我贏了三百路易。

別的賭客一起都走到樓下去，只剩我一個人留在後面不曾給人看出；因為這些先生們裏面沒有一個人是我的朋友。

奧閣勃親自拿亮光照着樓梯，我也和別人一樣地往下面走，一面又回頭向着她，我說：

“我有話必須同你談談。

“明天談好了，”她說。

“不行，要現在。”

“你有什麼要對我說呢？”

“你等等就知道了。”

我於是又走進屋子裏。

“你賭輸了，”我說。

“是的。”

“你家裏所有的都輸了？”

她遲疑着。

“照直說好了。”

“那麼，是真的呢。”

“我贏了三百路易，都在這裏，請替我留在你這裏吧。”

同時我拿金幣擲在桌上。

“爲什麼有這個意思呢？”

“因爲我愛你呀，天！”

“不是呵，是因爲你愛瑪格麗特，却願意借着我我的情人好向她復仇。用不着欺騙像我這樣的一個女子呵，親愛的朋友；可惜我還嫌年紀太輕，面貌也還過得去，不夠接受你請我串演這個角色呵。”

“那麼你拒絕了？”

“是的。”

“你是否寧願一無所謂地愛我呢？那可是我又不肯接受了。請你想一想吧，親愛的奧蘭勃；我本來可以串通一個人替我送上這三百路易，帶着我提出的條件來，那你也許可以接受吧。可是我更願意同你直接交涉。請你不要追求我的什麼動機就

接受了；你只須自己明白你是一個美女子，所以我愛上了你，也就沒有什麼稀奇，這也就行了。’

瑪格麗特也同奧蘭勃一樣是一個窩子姑娘，但是我在第一次會見她的時候決不敢出這樣的一番話來。原來我是愛瑪格麗特的，原來我在她身上設想出這另一個女子身上缺少的本能。正在我講這樁買賣的時候，那怕她有那麼美好的姿色，這個對手的女子已經使我討厭了。

結果，沒有問題地，她接受了；在夜半時我就以她的情人的資格走出她家了。不過我在離去了她的床以後就忘記了她的溫存，她的軟語，這在她是我爲我留下的六千佛郎以爲是分所當盡的。

然而，就有人爲了她傾家。

從這一天起，我不斷地使瑪格麗特爲難。奧蘭勃同她兩人不再見面了，你想得到是爲什麼緣故。我送了一輛馬車，一些珠寶給我的新情婦，我也賭博，總之，像愛上了奧蘭勃這樣一個女子的男子所做得出來的荒唐事我都做到了。我這場新起的熱情的風聲立刻傳播了出去。

普于當斯都肯相信，她也以為我完全忘記了瑪格麗特。這位瑪格麗特呢，也許她猜着了我的行為的動機，也許她像別人一樣地錯想了，她對於我每天給她的侮辱用一種高度的尊嚴報答。不過她彷彿很難過似的，無論在什麼地方碰到她，我總是愈多看見她一次就覺得她的臉色愈加慘白，愈加憂慙。我對她的情愛，激昂到變成了憎恨，一見到她這逐日禁受的苦楚，便感覺快意。有幾次，在我運用卑鄙的殘忍的情形之下，瑪格麗特向我舉起無限哀求的目光，至於使我臉紅，慚愧自己扮演的角色，幾乎都要向她請求原諒。

但是這種悔心只像電光的一閃，而且奧蘭勃，那放下了一切自尊心不顧，懂得使得瑪格麗特難堪她就可以從心所欲地在我這裏取得一切的奧蘭勃，又不斷地刺激我同她為難，她自己每逢得到機會也給她侮辱，運用得到了男子批准的女子的那一種卑怯心理。

瑪格麗特終於只有連跳舞場裏，劇院裏都不去，怕的在那些地方碰着了我們，奧蘭勃同我。於

是乎匿名信件就替代了當面的侮辱，而且凡是關係到瑪格麗特的，沒有什麼可羞的事我不曾鼓勵着我的情婦和我自己替她和盤托出來。

弄到這種情形真是要發了瘋才做得出。我正如一個喝醉了酒的人墮入神經激昂的境地，手裏做出犯罪的事來頭腦裏還一點什麼都不知道。在這情境之中，我真受了無限的苦。瑪格麗特對於我的攻擊的態度是一種不含輕蔑的安詳，不帶鄙薄的尊嚴，這在我的眼裏看出她比我高超，愈加激起我同她作對。

有一天晚上，奧蘭勃不知道跑到了什麼地方去，她在那裏碰着了瑪格麗特，這一次瑪格麗特對於這個女子給她的侮辱不會饒恕，以至於奧蘭勃不得不讓氣一着。奧蘭勃氣忿忿地轉來，瑪格麗特在昏厥中被人送回去。

回家之後，奧蘭勃向我報告是怎麼一回事，她說是瑪格麗特看見她只是一個人，就想報復她做了我的情婦的仇，又說是要我寫信給瑪格麗特，以後無論我在不在旁邊，她都得要尊重我心愛的女

人。

我用不着對你說我答應了她的請求，我在這封信裏說了所有我想得出的苦澀的，可恥的，殘忍的一些話；就在當天派人送到她家裏。

這一次的打擊太凶；不幸的姑娘受不住再一句話不說了。

我猜想到一定有一封回信來；於是我決定一天都不要出門。

將近兩點鐘的時候，有人敲門，普于當斯來了。

我試裝出一種漫不關心的神情問她何事來訪；可是這一天都凡諾亞太太不是那麼會笑了，她用着確實感動了的語音對我說是自從我回轉巴黎以來，這就是說差不多三星期以來，我不曾放鬆一次機會不使瑪格麗特為難；說是她因此致病，並且昨夜的故事與今朝我的去信，使得她病倒在床上。

總之，瑪格麗特絲毫都沒有怨意，只託她來向我求情，說是她精神上肉體上都再也沒有力量支持我給予她的苦楚了。

“說是哥吉耶姑娘從她家裏辭退了我，”我對普于當斯說，“這是她的權利，但是她要侮辱我愛的一個女子，就因為這個女子做了我的情婦的緣故，那可是我不答應的。”

“朋友呵，”普于當斯說，“你受了一個沒有心腸也沒有頭腦的女子的影響了；你愛上了她，不錯，但是這並不就是欺侮一個不能自衛的女子的理由呀。”

“只要哥吉耶姑娘遣走了她的N.伯爵，兩方就可以相等了。”

“你很知知她不會這樣辦的呀。所以，親愛的亞芒，讓她安靜點吧；倘使你看見她，你會自己抱愧這樣地待她。她顏色憔悴，又在咳嗽，她現在活不了多久了。”

普于當斯向我伸出手來，又說；

“你去看她吧，你的訪問會使得她極其快慰的。”

“我並沒有意思要碰着那一位N.先生。”

“N.先生從來也不在她家裏呀。她不能容許

他。”

“倘使瑪格麗特一定要見我，她是知道我住在什麼地方的，那麼她來好了，我的脚可是不能走到昂丹路去。”

“你一定好好接待她？”

“自然咯。”

“那麼，我相信她一定會來的。”

“叫她來吧。”

“你今天出門麼？”

“今晚整晚上我都在家裏。”

“我去告訴她。”

普于當斯走了。

我連信都不寫給奧蘭勃說我不去看她。對於這個女子我一點都不拘束。一個禮拜裏面好容易我才去她那裏度一夜。她一定會找到一個什麼不相干的戲院裏的戲子安撫安慰自己的，我想。

我出去晚餐，差不多立刻就回轉來。我屋子裏竊生起火，我又打發了約瑟伏出去。

此刻我簡直數不出在那一點鐘的期待中心裏

發生的各種擾我的印象；可是，將近九點鐘聽到門前有人按鈴的時候，這許多強烈的印象集作一團，使得我走去開門時幾乎摔交，至於不得不倚扶着牆壁。

幸而小套房間裏光線黯淡，我的神色的改變還不十分顯明。

瑪格麗特進來了。

她穿着黑色衣裳，臉上紗巾蒙住。我只能勉強辨認出紗裏的她的面孔。

她走進客廳，揭去了面紗。

她臉上白得只像雲石。

“我在這裏了，亞芒，”她說：“你想看看我，我已經來了。”

她的頭垂到兩隻手裏，淚人兒似地哭了。

我走近了她。

“你怎麼了？”我說時音調已經改變。

她握住我的手，並不答話，因為眼淚還梗塞着她的語音的。過了一忽辰光，心氣稍稍平靜下來之後，她對我說：

“你害得我好苦呀，亞芒，我可是絲毫也沒有惹你。”

“絲毫也沒有？”我反問一聲，帶着一陣苦笑。

“除了環境勉強我做的之外絲毫也沒有。”

我不知道在你的歷史上，你曾否經驗過，或者將來你是否會經驗到我看見瑪格麗特這一眼的時候心裏的感覺。

前一次她來看我的時候，她就坐在這一次坐着的地方，可是，從那一次起，她已經是別一個人的情婦；別人的親吻已經觸過她的嘴唇，也就在這嘴唇上，我不能自持，這次又送上了我的嘴唇了，但是，我竟覺出我仍然同從前一樣地，或許還更甚地，愛她。然而叫我搭上題目來談話却有點困難了。瑪格麗特一定懂得了我的心事，她說：

“我來打攪了你，亞芒，因為我有兩件事向你要求：第一，請你原諒我昨天對奧蘭勃姑娘說的話，第二，請你恩准我不要再做也許你已經準備了繼續令我難堪的事。不管你是有意無意，自從你回轉巴黎之後，你使我喫了這許多苦，現在我簡直再支

持不下直到今天早晨來所受到的緊張情緒的四分之一了。你可憐我吧，是不是？你要明白一個有心腸的人除了報復像我現在這樣的一個多疾多愁的女子以外還有的是更高尚的事可做。你看，握握我的手石。我正在發熱呢；我離了我的病床爲了來向你要求，並不是你的情意，而只是你的冷淡忘懷。”

我握着瑪格麗特的手。手果然是燒得燙人，她的身體在絲絨外衣裏面只是發抖。

我推動她坐着的一把小沙發靠椅，挨近了火爐。

“難道你以爲我並不會喫苦，”我說，“那一晚上先在鄉間靜候了你以後又跑到巴黎來找你，而結果只找到了那一封幾乎使我發狂的信？你怎樣能夠忍心騙我的呵，瑪格麗特，我從前是那般愛你！”

“不要再提了，亞芒，我來不是爲的談那件事的。我只願不以仇人的資格來看看你，這就罷了，此外我還想再握到一次你的手。你有一個年輕，漂亮的情婦，據說；願你同她幸福；還願你忘記了

我。”

“你呢，你也是幸福的，一定是？”

“我臉上還有一副幸福女子像麼，亞芒？不要嘲笑我的苦痛呵，你是比一切人都更懂得苦痛的來由與其深沉的滋味的。”

“你要不再痛苦，這也只在乎你自己呀；假使你真是像你所說的那麼痛苦的話。”

“不行呵，朋友，環境的情形強於我的意志。我並不是像你意思所想地服從了我的姑娘的本能，我只服從了一件嚴肅的要求，服從了總有一天你可以明白的原由，這原由會使得你原諒我的。”

“爲什麼你今天不對我說出這原由呢？”

“因爲牠們並不能重新促成你我之間的不可能的結合；而且也許會使你遠離了你所不應當遠離的人們。

“這人們又是些什麼人呢？”

“我不能對你說。”

● “那麼，你是在說謊了。”

瑪格麗特立起身來，向房門走去。

我對着這沉默而顯明的痛苦表情不由得不深深感動，當我自己心裏正拿這當前的一個憔悴哭泣的女子同舊時在奧伯哈·哥密格戲院裏笑過我的輕狂姑娘對比着設想的時候。

“你不要走呵，”我說時身子擋住了房門。

“爲什麼？”

“因爲，不管你對我怎樣說，我總是愛你的，我要留你在這裏。”

“明天好再驅逐我，是不是？不行，這辦不到呵！我們的兩家命運已經分開了，也不必打算再聯合他們吧；那樣你也許會看不起我，至於現在呢，你只能恨我。”

“不呵，瑪格麗特，我叫喊起來，覺得我的全副情愛與欲望一遇到這個女子一起再生了。“不呵，我將忘却一切，我們將像曾經期許過地那般幸福。”

瑪格麗特搖搖頭，表示疑惑的神氣，說：

“我還不是你的奴隸，你的狗麼？儘你願意怎樣處置我就怎樣做吧；把我拿去吧；我是你的。”

她脫去外衣，取下帽子，一起扔到沙發椅上，她又解開胸衣的別針，因為，她的病體常起的一種反應使得她血從心口湧上腦部，使得她感覺氣寒，接着一聲嘶啞的乾咳嗽。

“招呼人告訴我的車夫，”她說，“把我的車子趕回去。”

我親自走下樓去招呼這個車夫走路。

當我回轉來時，瑪格麗特直躺在火爐前面，她的牙齒冷戰得發響。

我抱她在懷裏，替她脫卸衣裳，她也沒有絲毫動作；我放她在我的床上時她周身冰似的冷。

於是我坐在她的身邊，試想用我的慰撫溫溫她。她一句話也不說，只望着我微笑。

呵！這真是奇異的一夜。瑪格麗特的全副生命似乎都寄在她給我的狂吻裏，在她熱昏的自愛中，我愛她愛到心裏自問，爲了不讓她再屬於別一個人的緣故，我是否要殺死她。

像這種愛法，身體上同精神上雙方的，愛到一個月的功夫，簡直會只剩下一具屍身了。

天亮時我們兩人都覺醒了。

瑪格麗特臉上青灰顏色。她一句話也不說。大滴的淚珠不時從她眼裏流出，停在頰上，晶瑩得像幾顆鑽石。她的疲乏了的手臂不時張了開來緊抱住我，隨即無力地落到床上。

有一刻，我覺着彷彿忘却別去布吉窪以後發生的一切事情；我對瑪格麗特說：

“你願意我們就走好麼，我們離開巴黎好麼？”

“不行，不行”，她說，差不多帶着恐怖的心情，“那樣我們會過於不幸，我再不能對於你的幸福有什麼用處了。不過只要我還能剩下一口氣的時候，我總可以做你的開心玩弄的奴隸。在白天或者夜裏無論那一點鐘之內，只要你想要我，你來就是了，我一定是你的；但是不要拿你的將來聯絡在我的，那樣你會得太不幸而且也會使我太不幸了。我現在還有些時候算得是一個漂亮的姑娘，趁早利用利用好了，可是不要向我要求別樣的事。”

她走了之後，我被她留下的寂寞嚇住。她去移兩個鐘頭我還坐在她適才離去的床上，凝望着床

上的枕頭，上面還留住她的形像的褶紋，一面我又自問着在愛戀與妬嫉之間我將怎樣辦法。

五點鐘時我走到了昂丹路，事前也不知道要幹些什麼。

是娜寧開的門。

“小姐不能夠招待您”，她窘迫地說。

“爲什麼？”

“因爲N.伯爵在這裏，他吩咐好了不要讓進來。”

“呵是的，”我吞吐地說，“我忘記了。”

我像一個醉漢似的走回家裏。你知道我在這妬嫉的癡狂的一刻辰光裏犯了一件怎樣可恥的行爲麼？你知道我幹了什麼事麼？我心裏想着這個女子在同我開玩笑，我設想着她同伯爵的不可侵犯的親暱的情形，重複地述說昨夜對我說過的同樣的話，我於是取出一張五百佛郎的鈔票，連着下面兩行字一起交給她：

“今天早晨你走得太快了，以至於使我忘却付

錢給你。這裏就是你的夜度價錢。”

這一封信送去之後，我連忙走出來，彷彿爲了減輕作過這一樁卑鄙的行爲所猝然發生的疚心似的。

我走到奧蘭勃家裏，她正在試着新裝，房間裏只剩了我們兩人的時候她唱些淫穢的曲調來消遣我。

這一位正是不顧羞恥，沒有心腸也沒有頭腦的妓女的典型，至少在我覺得是如此，因爲世上也許有一個男子迷戀着她正像我迷戀瑪格麗特一樣。

她問我要錢，我給了她，這樣可以得到行動的自由，我就回到家裏了。

瑪格麗特沒有答復我。

此刻也用不着我再告訴你第二天我是在怎樣煩惱的境況中度過的。

六點鐘半的時候有一個公司夥計送來一只信封，裏面裝着我的信同一張五百佛郎的鈔票，再沒

有一個字。

“這個是誰交給你的？”我問這個人。

一個女太太，她帶着她的女僕人一起乘着往布羅尼去的郵船走了，她囑咐我等到她的車子走出庭院後再送這給您。”

我跑去瑪格麗特家裏。

“小姐今天六點鐘時候動身往英國去了”，門房答應我說。

現在什麼都沒有可以留繫我在巴黎的了，沒有恨也沒有愛。我被這許多打擊弄到氣盡力疲。我有一個朋友正有東方之行。我告訴我的父親說我願意伴他同去，我父親給了我些匯票同介紹信之類，十來天之後我在馬賽動身放洋。

是在亞立山大城我才從一個公使館的隨員（這個人我曾經在瑪格麗特家裏見過）那裏聽到這可憐的姑娘得病的消息。

我於是寫了一封信給她，她的那封回信是你已經見到了的，我在祖龍收着。

我立即動身回來，以後的事就都是你知道的

了。

現在你只有這幾葉信好讀讀了，這是瑜利·都普哈特交給我的，是我對你講述的故事所不可缺少的補充文件。

二十五

亞芒，給這屢次被眼淚打斷了的長篇故事講
述得疲乏了；拿瑪格麗特的手蹟交遞給我之後，舉
起兩手來扶住前額，又閉起眼睛；或許是在思量，
或許是試想入睡。

過了一忽辰光，一陣稍稍急促的呼吸聲音說
明亞芒已經入睡，可是睡得並不安神，些微的聲息
就可以使他驚醒。

下面就是我讀到的文字，我一字不增一字不
減地抄錄下來：——

今天是十二月十五。我已經病了有四五天了。

今天早上我躺倒在床上；天氣陰暗，我悲愁得很；身邊一個人也沒有，我想念你呢，亞芒。你呵，你在什麼地方，當我寫這幾行字的時候？離開巴黎遠着呢，很遠很遠地，人家對我說；也許你已經忘記了瑪格麗特吧。也罷，願你幸福，你，你是賜給我生平僅有的歡樂的剎那的人。

我制止不住要向你解釋我的行為的願望，我已經寫過一封信給你了；但是由我這樣的一個姑娘手裏寫出來的信是可以當作謊話看待的，除非死可以用牠的威權超度了牠，並且還不能算是一封信，却須是一篇懺悔詞。

今天我病倒了；我可能地在這一場病上死去，因為我常有年輕早死的預感。我的母親是死在肺病上的，我一直到現在的生活情形都只能加重這一樁病根；這是她留給我的唯一的遺產。但是我不能夠就這麼死去不給你明白知道一切關於我的事情，假使你有一天回來的時候還在關懷到你動身以前愛過的一個姑娘的話。

下面就是這一封信裏要說的話，我很有幸重

寫出來，好再給你一次我的更正的新的證明。

你記得麼，亞芒，你的父親來到的消息是怎樣地驚嚇了在布吉諾的我們？你記得麼，這消息引起我不能自禁的恐怖？你記得麼，那晚上你向我述說的你與他之間發生的一場故事？

第二天，在你還正在巴黎，等候着你那還沒有回家的父親的時候，有一個人到了我這裏來，交給我一封都華勒先生的信。

這一封信（現在一併附上）用最嚴重的詞句請求我在第二天就假借無論什麼樣一種理由遠離你，此外還請我接見你的父親。他有話要對我談，並且囑咐我切莫讓你知道了他的舉動。

你知道在你回到布吉諾的時候我勸你再去巴黎的意思是怎樣地懇切。

你去了之後一個鐘頭的功夫，你的父親到了。我用不若說他那嚴肅的臉色所給予我的印象。你的父親腦子裏浸滿了舊式的理論，以為一個娼家姑娘總是一個沒有心腸，沒有理性的生物，一架吸金的機器，時刻都能夠，像鐵機一樣，磨碎向牠伸

越無論什麼東西的手，而且沒有憐憫心沒有辨別力地毀碎驅使牠活動的人。

你的父親很客客氣氣地寫一封信給我希望我接見他；他人來到的時候可並不完全像他信裏所說。他起初的幾句談話裏含着很夠分量的驕傲，無禮，甚至於威嚇，使得我不由不叫他明白我是在我自己的家裏，我的生活上並沒有什麼事必須向他報告，除去爲了我對他兒子有真摯的情愛以外。

都華勒先生稍稍平靜下來，可是還要對我說是他不能再忍受他兒子爲我傾家的痛苦；說是，不錯，我是美女子，但是，無論怎樣美麗，我總不應該用我的麗質像現在這般恣情揮霍犧牲了一個青年的前途。

對於這一點，只有一樣事好答復，是不是？就是拿出證據來證明自從我作了你的情婦之後並不會向你要求過於你所能給我的金錢以外的任何犧牲，才始忠實於你。我拿出當舖裏的當票，以及買去我所不能典當的物件的人們的收條來，並且告

訴你的父親說我決心變賣我的傢俱來還債，又作爲我們共同生活之資，不至於使你繁累太重。我向他述說我們的幸福，你所啓示我的一種更安詳更歡愉的生活。他終於信服了這實情，伸出手來，向我要求原諒他來訪的態度。

隨後。他說：

“那麼。小姐，現在我再不用規勸與威嚇，而是用祈求，來希望得到你的一樁更大的犧牲了，比你曾經爲我的兒子受過的一切犧牲更大的犧牲。”

我爲這先兆發抖了。

你的父親挨近了我，握住我的兩手，用親愛的音調繼續着說：

“我的孩子，請你不要錯聽我要對你講出的話的意思；願你只明白人生有時免不了有種責任，對於心腸方面講是殘忍的，可是必須降心相從。你是善良人，你的靈魂裏有種旁的女子所沒有的大度，她們也許看不起你，但是她們及不上你。不過是請你想到僑婦以外還有家庭；愛情以外還有責任；熱情的年齡過去之後，接着是被人尊重的男子必須

牢牢實實地站在規規矩矩的地位的年齡。我的兒子沒有家私，可是他已經打算給你他母親的遺產。假使他接受了你正在準備的犧牲，在他那一面的名譽與尊嚴上也必須酬謝你這一份產業，庶幾你們可免於赤窮。但是你的這一樁犧牲，他是不能接受的，因為社會上不認識你的人會猜測這同意出於不正當的原由，而這原由是不應當傷到我們的姓氏的。人家並不管是否亞芒愛你，是否你愛他，是否這雙重的情愛對於他是一種幸福，對於你是一種名譽的恢復。人家只看見一件事，就是亞芒·都華勒居然受得住一個窯子姑娘（請你原諒我這不得已而對你說出的話，我的孩子）爲他賣去了她自己的東西。以後責難與懊悔的日子就會到了，對於你們和對於別人一樣，你相信我這句話吧；你們兩個圍上了一根永遠不能折毀的鎖鍊。那時候你們怎麼辦呢？你的青春也消逝了，我兒子的前途也毀滅了；做他的父親的我呢，我期待着我的兩個孩子的酬報也只得到一個的了。

“你是青年，你是美女，人生會給你安慰的；你

是高貴的，做了一件好事在來日的回憶裏可以贖回你過去的多少事件。自從亞芒認識你六個月以來，他簡直忘記了我。我寫了四次信給他，他一次也沒有想到回我的信。我要死去了他簡直都可以不知道！

“無論你下了怎樣的決心改換舊時的生活法，愛你的亞芒一定不安於他薄有的財產所限制住了的你們的簡陋生活，他的財產原來是配不上你的美麗姿質的。誰知道他曾幹些什麼事呢！他賭博過，我是知道的；並沒有告訴你，我也知道；可是在一刻迷醉的辰光裏，他辦得到輸去了我多少年來爲我女兒的嫁奩，爲他，爲我晚年的休息所辛苦積起的財產的一部。本來可能發生的事現在仍然可以發生呢。

“此外，你準知道你爲他拋棄了的生活不會再吸引你麼？你準知道你，你是愛了他的，不會再愛別一個男子麼？總之，你不會痛惜你們的關係給予你的情人生命上的障礙麼，這在愛情夢醒之後，接着是雄心壯志的年事變遷中，你也許無法勸慰他

的？這一切請仔細思量一番吧，小姐：你愛亞芒·川現在還來及證明的唯一方法證明牠吧：爲他的將來犧牲你的情愛。現在什麼不幸的事還沒有發生，但是將來會發生的，也許會發生比我預料到的更大的不幸吧。亞芒會至於妬嫉曾經愛過你的男子；他會去挑激他，他會同他鬥擊，會至於被害。你試想想看那時候你該是怎樣地痛苦呵，對着這一個向你追問他兒子的下落的父親！

“最後，我的孩子呵，讓我都對你說了吧，我的話還沒有都說出來呢；讓我對你說什麼事使得我到巴黎來的吧。我有一個女兒，我已經對你說過，年輕的，美麗的，純潔得像天使的女兒。她在戀愛着，她也一樣，正拿這戀愛作她生命上的好夢。這些話我都對亞芒說過了，可是完全關心在你身上的他並沒有回我的信。噫，我的女兒快要結婚了。她要嫁給一個她愛的男子，她要走進一家體體面面的家庭，這家庭要求我的家庭必須一切也都體體面面。應該做我的女婿的那個男子的家庭裏知道了亞芒在巴黎過的是什麼生活的消息，向我聲明假

使亞芒繼續過這種生活的話，就要取消婚約。一個絲毫不會害你，而且也有權利計劃她的前途的女孩子的前途是放在你的手裏了。

“你有這種權利，有這種勇氣，破壞她的前途麼？看在你的愛情，你的懺悔的分上，瑪格麗特，允許給我我的女兒的幸福吧。”

我暗暗地哭泣了，朋友，在這各方面的思量之下；這原來也是我常常想到的，在你父親的嘴裏說出來，更增加了嚴肅的真實性。我又反復思量着你的父親不敢對我說，却已經十次二十次聚在他嘴唇邊上的話；總而言之，我無非是一個妓女，無論我拿什麼理由來解釋我們的關係，這理由總脫不了一種計算的面孔；我的過去的生活並不會留給我夢想這般的前途的絲毫權利，而且我應該負擔我的習慣與聲名所決不能保障的責任。究竟說來，我是愛你的呵，亞芒。

都華勒先生對我談判時候的父性的態度；他喚起的我的純真的感情；掙到這正直的老年人的尊重，與我所確信在稍遲也可以得到的你的尊重

的願心：這許多在我心上提醒了高尚的思想，這思想在我親自的眼睛裏抬高了我自己，使我覺到神聖的驕傲，一直到這時候還與我陌生的驕傲。當我想念着有一天這老年人，這向我爲他兒子的前途請命的老年人，會教他的女兒混和我的名字，像似一個神祕的朋友的名字，和在她的祈禱裏面的時候，我自覺改換了精靈，而深深自傲了。

這頃刻間的激昂也許誇張了這些印象的真像；然而我是如此地感覺的，這新的感情使得我們同度的幸福反光的憶戀都噤不作聲。

“好吧，先生，”我擦乾眼淚對你父親說。“你相信我愛你的兒子麼？”

“是的，”都華勒先生說。

“相信是一種無私的愛？”

“是的。”

“你相信我曾經在這愛情裏寄託了我的希望，我的夢想，我的求教的心願麼？”

“確實相信的。”

“那麼，先生。像吻你的女兒一樣地吻我一遍

吧，我敢對你發誓，這一吻，我接受得到的唯一的純貞的一吻，可以使我剛強起來抵抗我的情愛；一星期之後你的兒子就會回到你的身傍，也許有幾天的苦痛日子過，但是從此就醫好了。”

“你是一個高尚的姑娘，”你的父親說，吻着我的前額，“你在完成一件上帝嘉獎的企圖；但是我很耽心你會在我兒子身上留下什麼影響。”

“呵！請放心吧，先生，他會恨我的。”

我們彼此之間必須劃定一道不可通達的鴻溝，對於你也像對於我一樣。

我寫一封信給普于當斯，說我接受了N.伯爵的意見，並請她去告訴他說我夜間來，同他們兩人一道喫飯。

我封上了信，並不對你的父親說信裏有些什麼話，我就請他回到巴黎的時候派人送到她的寓所去。

他到底還是要問問信裏寫的什麼話。

“是你的兒子的幸福”，我回答他。

你的父親給我最後一吻。我覺出我的額上滴

下了兩顆感激的淚珠。這算得是我的舊日的過失的洗禮；在我同意委身給另一個男子的時候，一想到從這新的過失所能贖回的東西，我不禁煥發出驕傲的歎折。

這是很自然的，亞芒。你對我說過，你的父親是世界上最正直的父親。

都華勒先生重上馬車，走了。

可是我究竟是一個女子，在我再見着你的時候禁不住哭了，不過我並不曾軟弱下去。

我是否做得對？今天病倒在也許死了之後才始離去的床上我這般自問。

你是在我們那不可避免的分離逐漸促近的時候知道了我心裏如何感覺的見證人；那時候你的父親已經不在那裏支持住我了，有一刻功夫我幾乎一切都向你直說了出來，我真怕想到你會要恨我鄙我的一念呵。

有一件事也許你不肯相信，亞芒，就是我祈禱上帝賜我力量；足以證明上帝承認我的犧牲的，就是我還有力量祈禱。

在那一餐夜飯的時候，我還需要別人扶助。我不願意知道我要幹些什麼事，我真害怕勇氣不夠呵！

有誰還肯對我說，我，瑪格麗特·哥吉耶，只爲了想到又要另愛一個新的情人的一念，就至於這麼苦難？

我借着喝酒忘懷，到第二天早晨醒來時，我是睡在伯爵的床上的。

這就是全部的真情呵，朋友，請你評判吧，還望你諒我，像我原諒了從那一天以後你給我的一切苦痛一樣。

二十六

這命定的一夜以後的事情，你同我一樣地很知道得清楚，可是從我們分離以來我受了苦痛，這是你所不知道，你疑也疑不到的。

我聽見說你父親帶你回家，但是我就很懷疑你會能夠遠離了我住得常久下去，在尚寒利寒遇到你的那一天我感觸是有的，可是並不覺得驚奇。

從此就開始了那一聯的時日，每一天我都要受到你的一樁侮辱，這侮辱我是差不多帶着歡折接受的，因為除去這是你常遠愛我的證明以外，我還覺得，愈是你迫害我，我愈加在你的眼睛裏抬高了地位，在你知道了真像的那一天。

不要以為這和悅的殉道精神可驚奇呵，亞芒，

你待過我的愛情是已經啓發我的心胸獻身於高尚的熱忱了。

不過我也並不是立刻就能如此剛強的。

在執行爲你的犧牲與你重回巴黎之間的時期裏，有一段頗長的時間，我不得不要求些疲勞體質的方法，好支持我不至於發狂，好使我茫然沒失在我投入的生活裏面。普于當斯告訴過你，是不是，說我什麼集會，什麼跳舞場，什麼狂甜的飲譚都肯到場？

我的希望是借着過度的斷傷好快快戕殺自己，現在我相信，這希望已經不遠就可以實現了。我的健康必然地漸漸變壞，在我拜託都凡諾亞太太去向你求情的那一天，我是精疲力竭了。

我不再對你提起了，亞芒，我給你那最後一次情愛的證明，你是用什麼態度酬報我的，你是用怎樣的欺凌侮辱驅逐一個垂死的女子離去巴黎的，她抵抗不住你向她要求一夜的恩愛的聲音，而且；癡騷似的，竟有一刻功夫相信她能夠結合起過去與現在。你本來有權利做出你做了的事來，亞芒：

別人並不常拿出這樣高的價錢買得我的夜度！

我於是一切都放棄了！在N.先生身邊；奧蘭勃替代了我，而且她自告奮勇地，據說，告訴我出走的動機給他聽了。

G.伯爵這時候正在倫敦。他是這樣的一個人；對於我們這種女子的愛情關係，恰好只肯拿牠當作一種賞心的消遣看待，始終只是他們愛過的女子的朋友，並沒有憎恨，也從來不生嫉妬。總之，他是像那一種大員，只肯放開一面心願給我們；不過錢口袋是放開兩面的。那時候我立刻想起的就是他。我就到倫敦尋他去。他頂客氣頂客氣地招待我，不過他在那裏作了一個交際社會的女子的情人，所以不便於同我親近。他介紹我給他的朋友們，大家招待了我一席夜宴。宴後他們之中的一個就挈了我去。

你說我還有什麼辦法呢，朋友？

自殺麼？那隻增加一種無益的追悔連累了你應有的幸福生活。再說吧，去死這麼近的人又那裏犯得上自殺呢？

我變成了沒有靈魂的軀殼，沒有思想的死東西。這種自動機械的生活過了些時，後才回到巴黎，打聽你的消息；我打聽到你已經動身作一趟遠遠的旅行去了。什麼都沒有使我留戀的了。我的生活又變成了兩年前我認識你以前的情形。我試想挽回公爵，但是我太傷了他了，而且老年人是沒有耐心的，自然因為他們看出他們自己活不了多久。病魔逐漸加緊地侵入我的身體，我形容慘白，精神愁苦，比從前更加瘦削了呢。那一般購買愛情的人們在買貨之先是要考核考核貨色的。巴黎有的是比我更健康更肥胖的女人；我是被忘却了。這些就是過去一直到昨天的情形。

現在我是重重地病倒了。我曾經寫信給公爵向他要錢，因為我沒有錢了，而債主們都上了門，帶着他們的賬單來毫無憐憫地逼索。公爵是否會回我的信呢？你為什麼不在巴黎呵，亞芒！你一定得要來看我呀，你的訪問會得安慰我的。

十二月二十日。

天氣怕人得很呢，又在下雪；我只是孤單一個人。三天以來我的寒熱病非常厲害，以至於使我不能寫一個字給你。什麼消息也沒有呵，朋友；每天都渺茫地希望得到你一封信，但是信終於沒有來，而且一定永不會來的。只有男子們才有不原諒人的勇氣。公爵也沒有回信給我。

普于當斯開始跑當舖了。

我的吐血也沒有停止。呵！我會使你難受的，倘使你看見了我。你有幸住在暖熱的天空底下，不像我這裏冰凍的冬天緊壓住你的胸際。今天，我起來了一忽辰光，從我的窗幃後面望去，我看見了這巴黎生活在下面來往。我很相信我與這生活是已經完全絕緣的了。有幾個熟識的面孔在街上匆忙地，喜悅地，無慮無憂地走過。沒有一個人抬起頭來看看我的窗戶。不過，也還有幾個青年人到我這裏掛號探問。從前我已經病過一次，你，那時候還不認識我的你，除了第一次見着的那一天得到我的無禮待遇以外什麼也不曾從我這裏得到的

你，你每天早上都來探問我的消息。現在我又病了。我們曾經共同度過六個月的辰光。我對你的愛是有一個女子的心所能包容所能施與的愛的那麼濃厚深遠，然而你是遠離了，你正在咒咀我，一個安慰的字眼我都不能從你那裏得到。但是造成這離棄的只是偶然的機會呵，我確實相信，因為倘使你在巴黎，你一定不肯離開我的床頭，不肯離開我的病室的。

十二月二十五日。

醫生禁止我每天寫信。實在地，我的懷憶只是增加了我的寒熱病症；不過，昨天我收到了一封信，牠使我感到舒適，這舒適得之於牠所表現的情感的比較得之於牠帶給我的物質援助的還更多。所以今天我能寫信給你。這封信是你父親寫來的，裏面載着這樣的話：

小姐：

我剛剛聽說你病了。假使我在巴黎，我一定親自來問你的消息；倘使我的兒子在我身邊，我一定教他去打聽，但是我不能離開C城，而亞芒又遠在五六千里以外；所以請你許我只簡單寫信給你，告訴你我是怎樣爲這場病難過，還請你相信我誠懇地希望你早日的痊可。

“我有一個朋友，H先生，會來看你的，願你接見他。我拜託了他一件事情，我正焦急地等待牠的結果。

“願你惠然接受，小姐，我的最尊敬的情感。”

這就是我收到的那一封信。你的父親真有一副高尚的心腸，好好愛他吧，朋友；世界上很少有這樣值得敬愛的人。這一張簽着他的名字的信箋比我們的大醫生所有的藥方都更使我得益。

今天早上H先生來了。他似乎對於都華勒先生託付他的細心的差事很覺得爲難。原來他替我帶來了你父親的三千佛郎。起初我本想駁謝的，可

是H.先生說是這樣會得罪了都華勒先生，他原來託他務必要先交到這一筆數目，以後我需要的他還得再送過來。我接受了這幫助了，從你父親那一面受到的，不能算作一件布施。倘使你回來的時候我已經死去了，請你給他看看我談到關於他的話；還請你告訴他說承他看得起寫了這一封慰藉的信給她的一個可憐姑娘流過感激的眼淚，而且祈求了上帝降福給他。

一月四日。

我一連過了幾天很痛苦的日子。我從前不知道一具肉身會受得住這種痛苦。呵！我的過去的生命呵！我今天花了兩倍的價錢還你了。

每夜都有人守着我。我簡直不能呼吸了。昏狂與咳嗽分領了我這可憐的餘生。

我的餐室裏擺滿了朋友們送給我的糖食以及各種禮物。這些人裏面一定有的在希望我稍遲可

以做他們的情婦。假使他們看見了病症磨折我到了這種地步，他們是會嚇得逃走了的。

普于當斯也送來些新年的禮物。

天氣在結冰了，醫生說我幾天之後可望能夠出門走走，假使天氣繼續晴朗下去。

一月八日。

昨天我坐着我的車子出了門了。天氣異常地晴好。尚塞利塞園林裏滿是遊人。這正像春天的初笑。我周圍的一切都呈顯歡欣的神情。我從來不曾猜測到在一縷晴光裏面會藏得住我昨天所尋出的那種歡欣，那種溫柔，那種安穩。

我所熟識的人們差不多都碰見了，永遠那麼高興，永遠那麼紆紆於他們的歡樂。有多少幸福的人自己不知道自己是幸福的呵！奧蘭勃坐在N.先生送給她的一輛漂亮馬車裏面走過。她用眼光侮慢我。她不知道我是已經離開這些虛榮有多遠的

人呵。有一個漂亮的青年人，我許久許久以前就認識的，走來問我是否願意同他一道去喫夜飯，同伴還有他的一個朋友，據他說，這一位很想認識認識我呢。

我悲慘地一笑，向他伸出我熱病的燙人的手。

我從來不曾見過他這麼驚訝的面孔。

四點鐘時候我回到家裏，晚飯喫得還頗開胃。

這一趟出門使我覺到舒適。

我真盼望病好呵！

看到別人的幸福生涯是怎樣地鼓舞着那頭一天晚上浸在靈魂的寂寞與病室的陰影深處時祈求早死的人們反轉來祈求生活呵！

一月十日。

那恢復健康的一點希望只是一場空夢。你看我又躺在床上了，身上敷着燙人的膏藥。再拿這一具從前那麼值錢的肉體奉送給人，看看人家今天

還肯給你些什麼！

我們前世一定造過什麼罪孽，或者來生應當享受一樁天大的幸福，才始蒙到上帝教我受到這所有的贖罪的苦刑，與一切磨難的痛苦。

一月十二日。

我老是病着。

N.伯爵昨天打發人送了錢來，我沒有收受。我絲毫也不願取給於這個人。使得你不在我身邊的原因就是他。

呵！我們布吉窪的良辰呵！你們現在都在那裏呀？

倘使我還能夠活着走出這一間房間時我一定要去朝謁我們同住過的一所房子；但是我只能是死的離去這房間呵。

誰知道明天我是否還能寫信給你！

一月二十五日。

我已經有十一夜不曾入睡了。我氣都閉塞了。每一時刻我都相信就要死去了。醫生囑咐好了不要讓我接觸筆頭。看護我的瑜利·都普哈還允許我寫這幾行字。難道你就真不回來麼，在我死以前？難道我們就從此永訣了麼！我彷彿覺得假使你來時我就會病好了。病好了又有什麼好處呵？

一月二十八日。

今天早上我被一陣高聲驚醒了。正熟睡在我房間裏的瑜利，急忙跑到餐室裏去。我聽見一些人們的語音，瑜利同他們爭執得也沒有效果。她哭泣着回轉了來。

人家是來扣押我的東西的。我對她說讓他們這般人幹他們所謂的正義去吧。承發吏走進了我的房間裏，帽子也不取下來。他翻開了抽屜，登記下了他看見的一切，彷彿並沒有看出床上躺着

一個垂死的女子的神氣，這張床幸而法律的慈悲還肯留給我。

他臨走的時候算是說了一聲在九點鐘以前我還來得及提出反對的意見，但是他留下了一個監視人！我會變成什麼境況呵，我的天！這一幕故事更加重了我的病。普于當斯想去向你父親的朋友那裏去要錢，我反對她的意見。

今天早上我收到了你的信。我正需要牠呢。我的回信還來得及麼？你還見得着我麼？今天算是一個幸福的日子，牠使我忘記了六個星期以來度過的別的日子了。我覺得病體見好了一點似的，雖然不禁有悲哀的感情，我復你的信正是在這悲感的印象之下寫的。

到底，一個人也不應該老是不幸呵。

當我想着也許辦得到我不至於死，你會得回來，我再看得見春光，你還在愛我，而且我們能夠

重慶我們去年的生活的時候！

我真瘋狂呵！我幾乎握不住寫出我心中的這
癡夢的筆管了。

無論怎麼樣，我一直是很愛你的呵，亞芒，倘
使沒有這愛的回憶，與再能見你在我身邊的一種
渺茫希望支持住我時，我會老早就死掉了。

二月四日。

G.伯爵又來了。他的情婦欺騙了他。他很傷
心，他是很愛她的呢。他來都對我說了。這可憐孩
子銀錢事業上弄得頗不順利；可是到底還替我償
還了承發吏，遣走了監視人。

我對他談到了你，他也許了我再同你談到我。
在這時候我是怎樣地忘却了我曾經做過他的情
婦，他又是怎樣地試想使我忘却呵！他真是一個好
心靈呢。

公爵昨天派人來打聽了我的消息，今早上他

自己來了。我不知道這老年人怎麼還活着的。他在我身邊待了三個鐘頭，共總沒有對我談二十個字。他看見我面色這樣憔悴的時候流了兩行大滴的淚珠。一定是憶起他的女兒之死使得他落淚的，他看見她死兩次了。他的背脊彎曲着，頭低俯向地，嘴唇下垂，眼色也失了光芒。他的衰敗的軀體背着這老年與痛苦的兩重負擔。他一句責備我的話都沒有講。我們甚至於還可以說他正正暗暗慶幸病症對我的摧殘。他似乎自傲是立在地上的，而我呢，還是年輕的我，我已經被病苦磨碎了。

壞天氣又轉來了。一個人也沒有來看我的。瑜利盡心地看護我。普于當斯呢，我不能再給從前那麼多的錢，已經開始托辭遠離着我了。

現在。我去死很近了，不管醫生們對我怎樣說法（因為我有好幾個醫生，這也就證明我的病狀的加重。），我差不多有點追悔不該聽了你父親的話，假使我早知道我只會破費你一年的光陰，我就不至於堅決抵抗和你同度這一年光陰的願望了，至少我死時還可以把握着一個朋友的手。實在地，假

使這一年我們都住在一道的，我也不會這麼早就
要死了。

聽天由命吧！

二月五日。

呵，來呵，來呵，亞芒！我苦得要命呵，我要死了，天！昨天我是無限地悲傷，切願離開家裏去到別的地方度過那一晚，那晚上像似要同前晚一般地永長難度似的。公爵今天早上來了。一看見這被死忘却了的老年人彷彿更加促我早死。

不管激烈的熱病是怎樣地燒我，昨天我終於着好了衣裳，驅向佛德維勒戲院裏去。瑜利替我抹了一點胭脂，否則我簡直就像一具死屍了。我到了我們那第一次會面的包廂間裏，我的眼睛不住地只釘在那一天你坐的池座上面，這座位昨天是一個鄉下老坐着的，他每聽到演員說出的頑笑話時總是轟然發笑。我回到家裏的時候，已經死去一

半了。整夜都在咳嗽，吐血。今天我說不出話來了，手臂幾乎不能動彈。天呀！天呀！我要死了！我本來是等着死的，可是我想不到受苦會受到我現在受着的境況；而且，假使——

從這個字以後瑪格麗特勉力塗下的幾個字體依稀不可辨認了，下面是瑜利·都普哈接續寫的。

二月十八日。

亞芒先生：

瑪格麗特自從堅持要到戲院裏去的那一天以來，她的病一天比一天地加重。她已經完全失去了聲音，隨即四肢也失了作用了。我們這可憐的朋友嘗受的苦楚簡直無法描寫出來。我向來不慣於這種情緒的刺激，只不斷地感到驚恐。

繼續你在身邊才好呵！她差不多盡在昏迷裏，

可是無論是昏迷，是清醒，她口裏說出的總是你的名字，只要她能夠說出一個字來的時候。

醫生對我說她再待不長久了。從她如此重病後，老公爵也沒有來了。他對醫生說這景象太使他難過了。

都凡諾亞太太的行爲真不大對。這一個女人，她是差不多一向就完全靠瑪格麗特生活的，以爲從瑪格麗特可以弄到更多的錢，於是借了些還不起的債；再眼見着瑪格麗特對於她一點用處都沒有，就連看也不來看看她，大家都拋棄她了。G.先生，被欠債逼迫得太緊，又跑到倫敦去了。臨走的時候，他寄了幾個錢來，他總算盡了他的力量；但是又有人來查抄東西了，債主們只等她死就動手拍賣。

我本想竭盡所有阻止這種查抄的，但是承發吏說是這沒有用，並且他還有別的理由要執行。既然她是要死的了，與其替她那不願意看見而且從來不曾愛過她的家庭挽救這些東西，倒不如完全賣掉。你簡直想像不出我們這可憐的姑娘是在怎

樣一種漂亮的窮困的境況之下死去的。昨天我們簡直一個錢都沒有。碗盞，珠寶，外衣，什麼都典押了，其餘就都賣掉或者查抄了。瑪格麗特意識還明白她旁邊發生的事情，她的肉體上，精神上以及感情上都感痛苦。大滴的淚珠流瀉在瘦削憔悴得不堪的面頰上，你昔日那般愛惜的面龐，現在你都會認識不出來了，假使你能夠見到的話。她已經不能寫字的時候，要我答應她寫信給你，此刻我就是在她面前寫的。她的眼睛朝我這邊望着，不過她沒有看見我，她的視覺已經被挨近的死掩蓋住了；但是她還在微笑，而且她的全部思想，全副靈魂都是你的，我相信。

每逢一次有人開門，她的眼睛就閃起光來，她老在相信是你來了；後來看見並不是你的時候，她的臉上恢復了痛苦的表情，潤漬着一陣冷汗，兩片頰頰漲作紫紅。

二月十九日，夜半。

今天是怎樣愁慘的日子呵，可憐的亞芒先生！早上瑪格麗特氣塞了，醫生替她放了血，聲音又稍稍回復轉來。醫生勸她找一位牧師。她同意了，他於是親自到聖靈堂去請牧師去。

在這時候，瑪格麗特叫我到她床邊去，請我打開她的衣櫥，指着一頂便帽，一件鑲滿了花邊的長襯衫，軟弱的聲音對我，說：

“我懺悔了之後就要死去了，那時候你就替我着上這些衣裳：這是垂死女人的僧皮裝束呢。”

後來她哭着吻我，說：

“我還能夠說話，不過說的時候就閉氣；我氣悶不過呵！要空氣呵！”

我淚流得不開交，打開了窗戶，片刻功夫以後，牧師進來了。

我向他前面走去。在他知道了他是在什麼人家的時候，他彷彿害怕不受歡迎似的。

“請您大膽地進來吧，神父，”我說。

他在病人房間裏待了很少的功夫，走出門的

時候對我說：

“她一生過的罪過的生活，不過死的時候是聖徒了。”

再過了片刻功夫，他又帶了一個唱詩孩子同一個祭司轉來，孩子持着一具十字架，祭司走在他們兩人前面，手裏搖鈴作響，報告上帝到死者家裏來了。

他們三個人走進了這一間臥室，在這裏從前說過那許多奇奇怪怪的話的，此刻竟是一間聖潔的神壇了。

我跪下了。我不知這一幕的印象會保持多久，可是我不相信將來一直輪到我的班值的時候，人世間還會有使我得到比這更深的印象的事情。

牧師在死者的腳上，手上，額上都塗抹了聖油，念了一遍短篇的祈禱，瑪格麗特就此準備妥當了往天堂去，那裏她無疑地是可以進去的，如果上帝看見了她生時的苦難同死時的聖嚴。

從這時刻起她沒有說出一個字，沒有做出一件動作。有一二十次我幾乎相信她已經死了，假使

我不曾聽到她用力的呼吸聲音。

二月二十日，午後五時。

一切希望都完了。

夜間兩點鐘的時候，瑪格麗特臨着她最後的苦難了。就她發出來的叫喊聲看去，從來沒有一個殉道者受過像這種的刑罰。有兩三次她在床上筆直地陡立起來，彷彿想抓住她那望天空升去的生命似的。

又有兩三次她叫着你的名字，再以後默不作聲，氣盡力疲地又倒在床上了。靜悄的眼淚從她眼裏流出，她是死了。

我於是走近她的面前，喊着她的名字；她沒有答應我，我就替她閉上了眼睛，在她的額上親吻。

可憐的，親愛的瑪格麗特呵，我祇願我是一個聖潔的女人，好使我這一吻鄭重地介紹你到上帝的前面。

我照她請託我辦的替她着好了衣裳，我跑到聖霍肖教堂裏找了一個牧師，我爲她敬供了兩枝蠟燭，在教堂裏祈禱了一個鐘頭。

我拿她剩下的錢散給窮人。

我是不大懂得宗教的，但是我想上帝會認得出我的眼淚是真實的，我的祈禱是熱忱的，我的布施是誠意的，我還想他會得憐憫這年輕貌美就死去，只有我一個人爲她閉上眼睛，爲她埋葬的，這一個姑娘。

二月二十二日。

今天舉行安葬。瑪格麗特的許多朋友都到了教堂裏來，有幾個還誠心誠意地哭了一場。在喪隊走上蒙馬特路的時候，只有兩個男子跟在後面了：G.伯爵，他是特意從倫敦趕回來的；還有公爵，他走時有兩個僕人攙扶着。

這些情節都是我在她家裏寫的，在我的淚泉

中，在悲慘的燈光下寫的；燈旁擺着夜飯，這你很想得到我觸也不會觸牠，不過是娜寧爲我預備的，因爲我已經有二十四點鐘沒有喫東西了。

我的生命不能長遠保留下這些悲哀的印象，因爲我的生命之不屬於我正如瑪格麗特的之不屬於她一樣；因此，我就在正是這些情節發生的地方替你記錄下來，怕的在你還須很久時間才始歸來的時候，我不能再記住這些情節產生時的全部真切的悲哀報告給你了。

二十七

“你看過了？”我讀完這些筆蹟之後亞芒問我。

“我懂得你該感受了怎樣的悲苦了，朋友，如果我讀過的這些都是實情。”

“我父親有一封信裏也證實了的。”

我們兩人又談了一陣這新近逝去的悲哀的命運，後來我回到自己家裏休息休息。

亞芒，依舊那麼悲哀，可是這故事的述說也使他感到一點輕鬆，他的身體很快地復原了。我們又一道去訪問普于當斯與瑜利·都普哈。

普于當斯剛剛弄到破產了。她對我們說瑪格麗特是使她破產的原因；說是在瑪格特麗病了的時候，她借了許多錢給她，借券是寫了的，錢可是沒

有能夠還，原來瑪格麗特死了錢沒有還給她，也沒有給她收據，否則有了收據她還可以算是債主呢。

就靠了這一套故事，都凡諾亞太太到處傳說，奸躲過她多少銀錢上的難關，又從亞芒身上敲去了一張一千佛郎的鈔票，他本來不相信的，可是願意裝出相信的神氣，這原來是出於他對於凡親接近過瑪格麗特的人們的敬意呵。

後來我們到瑜利·都普哈家裏，她訴述了她親眼見到的傷心故事，想到她可憐的朋友流了些鹹澀的眼淚。

最後，我們去看瑪格麗特的墳，墳上初春的陽光催放了初生的嫩葉。

現在亞芒只剩了一件應盡的責任了，——回到他父親那裏去。他還希望我能陪伴他去。

我們到了C城，我看見都華勒先生時恰如我從他的兒子向我描畫過的遺像中所想像出來的模樣：高大的身材，莊嚴的儀態，和藹的性格。

他不禁流出幸福之淚地迎接亞芒，親密地把握我的手。我即時覺察出在他看去父性的感情是

掩蓋一切感情的。

他的女兒，白朗肖，眼光是那般地晶瑩，嘴臉是那般地爛靜。說明她的靈魂只蘊含着純潔的思想，她的脣舌只說得出虔誠的語言。她柔笑着歡迎她哥哥的歸來，這真潔的青年姑娘是并不知道在遠遠離着她的地方，有一個妓女，僅只爲了提到她的名字就犧牲了她自己的幸福的。

我在那幸福的家庭裏待了些時，全家都關切這帶回痊愈了的心的入物。

我回到巴黎，就照人家向我敘述地寫出這一篇故事來。這故事只有一點可取，就在乎他的真實。

我並不想從這一篇故事裏抽出一種結論來，以爲凡是像瑪格麗特這樣的女子都能做得到她做過的事——決不是地；我不過是認識了她們中的一個，她生平經驗過一樁嚴肅的愛情，她爲這愛情苦，她死於這愛情。我只向讀者講述了我聽到的消息，這是一種責任。

我並不是罪過的說教人，不過我願意作高尚

的悲慘命運的迴音，在無論甚麼地方聽到這種命運的哀訴的時候。

瑪格麗特的故事是一件例外，我重複地說；不過假使這是一種普遍的情形，那也就犯不上費力寫牠了。

（ 完 ）

原书空白页

茶花女的前前後後

愛與死是兩個偉大的藝術家，人間的醜惡經過了他們的手心都會改換面目；又是莊嚴的裁判官，一切的人間價值走到了他們的座前都會低頭無語。

我譯完小仲馬的茶花女以後，意識裏浮上這麼點廣泛的意見來。真地，茶花女抓住我們的心靈的，不就因為這裏面的主角曾經愛過，而且爲了愛就痛苦顛連到死麼？不然，一個單簡的賣淫女子的故事，那會成爲世界文苑中不朽的珍寶？

分起來是楚楚孤獨的個人，愛偏能綜合得他

們住，死卻又隔絕他們在無法買通的兩個世界裏；對此偉大莊嚴的愛與死，幻想強旺的詩人馳騁他們的想像，高唱低吟；感覺銳敏的詩人敘述他們的感觸，虔成讚禮。小仲馬是屬於後一種的作家，所以在他早年的多種創作中，獨有這『茶花女』，博得廣的成功。而且這故事一經出世便引起讀者的驚奇和率探尋真實的背景。

這真實背景的探尋，指點給我們這一件藝術品產生的經歷，指點給我們牠是由怎樣的一種蛹蟲化身，尤其是，能啓示我們去體會藝術家創造的心境。當我們一步步地追隨着『茶花女』產生的經歷，值到『茶花女』出世以後在法國文苑裏社會上發生的影響，以至於對於作者此後作風的影響的時候，我們探尋的興趣也一步步加添。

我們知道小仲馬是法國劇壇上寫實宗派的大師，可是這初期的傑作卻濃厚地浸潤着傳奇的色彩：青春的熱情，青春的苦惱，青春的血跡與淚痕，青春的歡忻與狂暴；這一切都蓬蓬勃勃，到處奔

流。同是這一種生涯，有外的驕奢淫逸與內的淒涼枯槁的對照；同是這一個人物，有前期浮薄輕狂與後期堅毅懇摯的轉變——而綰住這一切的關鍵，就在於好夢正濃的青春期間迫切要求的熱愛。

然而撥動這關鍵，醞釀這愛的酵母，促使我們的青年作家感到強烈的創作要求，不吐不快的，是一個實有的茶花女的死。

據考據家搜求所得，小仲馬創造的茶花女的前身是這麼一個女子：

她與小仲馬同歲，1824年生於法國北部一處小村落裏。她習用的姓名是 Marie Deplessis，而真實的姓名却是 Alphonsine Plessis。她的先世貧困，父親經了多年轉徙生涯之後就在她降生的小村落裏經營小商，性情凶暴不堪，至於有一次想閉門燒死他的妻。妻因此離家去爲人作傭，留下了兩個女兒不管，這樣就是茶花女的兒年境況。十四五歲的時候她到了巴黎，彷彿曾在女成衣店作過工。機緣使她受到了 De Guiche 公爵的寵遇，她才始投入了闊人的社會。茶花女故事中屢次提到的 G. 伯爵正

此公。故事中瑪格麗特·哥吉耶的事蹟許多都合於都普勒西姑娘(Mario Duplessis)的生平。在Spa地方遇見某老年公爵，因得她酷肖他的亡女使他切願以待女兒的情感待她，這故事據說也是實情；只有瑪格麗特為亞芒的緣故忍受的痛苦與犧牲，是出於作者的虛構，作者曾說過倘使機緣許她，她一定作得到那種地步的。

關於都普勒西姑娘的身材，容貌，起居，服御，以及性情習慣，在再版茶花女的卷首，增刊着Julos Janin 瀟瀟洋洋的長序裏曾有詳明的記載。我們同她生死距離着八九十年，而且同她生前遠隔着國度，不曾親承香澤的人們，自然不容易親切地關懷到她那天生的麗質，這一層可以按下不表。她秉賦的性格中獨有一點似乎打動我們的心弦，而且也幫助我們了解這一部傑作的產生。Janin說都普勒西姑娘的有一句話：“L'ennui a été le grand mal de sa vie”（生之疲倦是她生平重大的痛苦）。這在仲馬的著作裏便顯然表出縱慾生活內容的疲勞，煩悶，與空虛。她愛好清靜安閒，渴望溫柔

的情愛，生活偏強迫她時刻都在鬧嘈中，這所以促成她的喜怒無常，促成她的過度縱恣，促成她的早死。以她所處的身世受到顯赫權貴的少年的寵遇，竟能不留情面地予人難堪，原因只爲了從他那裏得不到精神的安慰，而只有肉慾的縱恣，虛榮的滿足：這一點就足夠使她超拔羣類了。

這種性格該是怎樣地感動一個二十歲年紀的濫良求愛的青年呵！

仲馬第一次會見都普勒西姑娘在1844年的九月，他們兩人交誼的開始，以至相愛的關係，恰如故事中述說的兩主人公。都普勒西死後的遺物中被收藏家發現了一紙小箋，說明他們關係的破裂。這是1845年八月三十日仲馬寫給都普勒西姑娘的信箋，語氣恰似小說第十四節中亞芒訣絕瑪格麗特的一封信。這信箋後來仲馬親自由古董店裏買回，在三十年以後送給了沙哈·白爾納(Sarah Bernhardt)：想來在仲馬的眼裏，這天才的演劇家最能

——註：沙哈·白爾納1881年第一次在倫敦表演了茶花女之後，1884年在巴黎重演一回。

表現他創作的女英雄了。(註)

小說裏的亞芒在寄出這一封訣絕的信箋時，還只在故事的中途，真實的亞芒却已經決心清結這一筆陳賬了：正在這時候，小仲馬的父親——有名的“三劍客”的著者——有西班牙之行，勸他斷下念頭，他就決意追隨父親一同出國。鬱結的青年失戀的心，因此也就逐漸排解開了。

倘使沒有意外的死亡的襲來，也許法蘭西文苑中就短少了這一件珍寶吧？

然而都普勒西姑娘是在二十三歲的年齡就死去了！

這死的消息在巴黎引起了一陣驚奇，一片熱鬧，“天生麗質”的讚揚，“佳人難再得”的惋惜，點綴了那時候巴黎不少的報紙與文藝期刊。Thoèphile Gautier 也奉獻了一篇讚禮，他說她的姿容，她的丰度，在不識者的眼裏定當作一位公爵夫人看待。“公爵夫人，是的，但是她的封疆存在吉卜塞國。”

等是這一死，在愛的瓜葛曾經聯繫過的人可就另有一番意義了：在旁人是在行雲的出沒，在他却

是晴天的霹靂聲；愈是這死點綴着旁人的興會，愈加陪襯出愛者的淒涼；愈是她博得旁人的讚揚，愈加掘到愛者悲哀的深處。

這時候的小仲馬正停在西班牙歸程中的馬賽埠頭，他聽到這一聲霹靂，倉皇間趕回巴黎。他恰巧趕上了最後的時間看得見舊時的一切，只除了心上繫念的情影。他曾留下一首詩章，向門前，階下，琴畔，床頭，泣訴舊時的心影。L. martine 的名句最能道出這種時候的情懷：

“Un seul être vous manque tout est dépeuplé.”

(單只少了一個人兒，一切都是荒涼象。)

詩句所負載不完的，仲馬便一起交結這茶花女。

茶花女的出世(1848)距離都普勒西姑娘的死去才只一年，讀者腦海裏還保留得後者的新鮮的印象。好事的探尋得到實情與作品的契合時，作品的動人的魔力愈加增長。

藝術家痛苦中的產兒是人間精神的安慰。

這二十四歲的青年不久就成爲法國文壇上的新寵。前輩的 Jules Janin 在再版茶花女的序詞中不惜他的獎飾。他說是大家都驚嘆着大仲馬的兒子，剛剛走出中學校門，已經就能穩步踏上他父親的光榮的前路。“他有他父親作品中的活潑與內感；他有那銳利明敏的筆風，還有如此自然，如此輕易，如此變換的對話，這在這偉大創作家的小說的美上加添了戲劇的情調。”

這樣，我們的作家逐漸到了他由小說家轉作戲劇家的關鍵了。1849 的某日有一位曾經作過 Amdigu 戲院的經理，叫作 Antony Perraut 的先生，是小仲馬的父親的朋友，這位 Ferraut 先生看起了這後起的佳秀，特意勸他就他的小說改造一篇劇本。他對於仲馬這名滿京華的小說，特別看中了第二節瑪格麗特在巴涅爾養病時遇到老年公爵，公爵因了她的相貌恰肖他的亡女，自願以父親的感情待她的一段。他向他商量說：

“我們來排一幕巴涅爾的故事 讓觀衆先看見

公爵的女兒的病死，死尸抬走後有幾個朋友來安慰安慰他，使這時間恰夠讓抬進臺幕裏面的女演員改換裝束，於是死人重新出臺，這死人就是瑪格麗特·哥吉耶了。”

這位 Ferraut 是有戲場經驗的人，滿以為這是一筆成功叫座的好買賣。他依照這意見編成了一篇劇本，滿心歡喜地送給這新露頭角的文豪。不幸我們的青年作家向他聳一聳肩，放下了這一篇文稿；他自己却動手來依據自己的小說編寫劇本了。（註）

戲劇與小說是文藝裏兩種不同的藝術：後者耐得住讀者的咀嚼，追尋，隱藏的片段自然就隱藏得意義住，不必一一都敲鐘伐鼓地叫人注意；前者直接訴之於觀眾的感覺與心靈，在衆目睽睽與明燈的照耀之下，活靈活現地迎頭逼來，不容觀眾有凝思尋味的機會，所以許多細微的情節，在小說裏可以隱約存在的，在這裏却一例不能疏忽。

~~~~~  
註：這劇本在中文已有費中農先生的一版譯本，上海北新

書局出版）

茶花女改造的劇本與最初的小說創作因此有不少的出入。第一幕與第四幕表現娼家的生活，不能再像小說裏只用感嘆噁噁的腔調輕描淡寫出來，而必須全部暴露牠，而且是深刻入微的暴露。所以陪襯的人物也得加多，酒食與賭博的縱恣的花樣也得絲絲演出，以見這裏面生活的真像。第四幕亞芒報復的一節，在小說裏只籠統地敘述的，在這裏却勢必至於動手揮擊了。第二幕瑪格麗特為要到鄉間消夏，乾乾脆脆就向G.伯爵討起那一萬五千佛郎來。最精彩的第三幕裏的對話，那思想生活絕然不同，初時盛怒相向的兩個人，後來爲了愛的緣故，爲了同注情愛於同一個人的緣故，至於相諒相敬而退：這在小說裏却還不屬於敘述的故事的正文，而放在最後瑪格麗特的遺書裏追述。第五幕爲了避免獨白，瑪格麗特的死也不像小說裏之絕對淒涼，而時刻圍繞着那許多好意的來客（索債的債主）！而且臨危的時候亞芒也恰好趕上，完成了悲劇的收場。

這般逐幕分析的結果，使我們看出了兩件事

情：第一，這是說明戲劇與小說的歧異的最適當的例證，同一題材由同一作家運用兩種藝術形式表現出來，兩種又都是文苑中的傑作。第二，也就因為這第一種原由影響到茶花女的命運，以至於作者的作風與思想。我們知道了茶花女小說的成因是愛與死的糾纏鬱結，是一首悼亡詩的情緒的擴張，所以讀者從牠裏面感到的是一股奔放的熱情的緯織穿流，是一朵嚴肅的愛之花的芬芳迸發，旁的一切都是這熱流的支水，是這奇花的托葉。

可是這情境一轉移上了戲臺，結果就有點兩樣了：通過有血有肉的演員傳遞給觀衆的，固然有赤熱莊嚴的情愛，堅毅卓絕的犧牲，但是同時也有這莊嚴堅毅所由寄託的醜惡與污穢與鄙俗與粗暴：這相反的兩面都無法遁藏，一例直接交給觀衆的感官，不容你選擇迎拒。任你再醇化了的感情，總脫不掉赤裸陳露着的醜惡的環境。這樣，可以說戲劇是更社會性的藝術。這樣，所以劇本的茶花女引起了當時法國社會更深切的注意，懦怯的鄉愿們不敢正視醜惡，就不禁煩言嘖嘖了。

原來小仲馬不信自己有作劇的才能，只爲了同那位 Perraut 先生的一番來往，一時高興改編成就（第二幕據說是在五個鐘頭內寫成的），初時原以爲自然可以交給那時候大仲馬主持的一所戲院，Théâtre Historique，排演。不幸劇本編成待演時，Théâtre Historique，已經關閉。於是這劇本隨着牠的作者開始了一段蹇澀的命運了。最初送到 Vaudeville，老板說是這於他的戲院不相宜。又送到 Gymnase，老板說是他們正在排演別的戲。再送到 Variétés 這一回我們的作家不去請教老板了，他去拜訪這一家的台柱子 Page 姑娘；可是姑娘不肯見。

失敗每每反能激發人的大欲，這一回仲馬想拿他本來並不是十分嘔心吐血寫就的劇本排上國立的法蘭西劇院的舞臺。他去拜訪 Rachel 姑娘，姑娘給他一個約會，到時候他去時，人家又說是什麼姑娘打牌去了。

這樣，仲馬只好放下他的劇本了。我們不要以爲這劇本的蹇澀是爲了改換形式，仲馬就隨着低



落了聲價，實在只爲了到處社會都多的是懦怯的鄉愿，戲院經理們怕的娼家生活的真像陳獻到在鄉愿式的君子們眼前時會駭壞了他們脆弱的神經，這所以都不敢輕於嘗試；而且政府裏本設有一個戲劇審查所，(註)也是不容易通過的難關。

最後，還是因了特別的機緣，而且有了有力的 Morny 公爵的保鏢，茶花女好容易於 1852 年的二月二日才第一次在 Vaudville 上演，這藝術家劇作中的受盡世人踐踏侮蔑的靈魂好容易才挺起身來立在世人前面。

然而新的事故，新的喧擾發生了。

小說裏變壞的情節都被頑固鄉愿的觀者社會挑剔出來了：從前彷彿那麼受人敬重，那麼高尚的老都華勒先生，竟至於屈辱尊嚴，親自去訪問一個妓女，而且竟至於被她說服，給了她莊重的親吻！淫逸奢侈，縱慾敗度的生活竟也能纖毫隱地排上劇場！這在 1852 年的法國社會真是一件了不得

(註：這會所成立於 1706 年，1791 大革命後取消一說，中間幾度停頓，最近是在 1906 年取消的。)

的威嚇！尤其是因為從這般墮落社會竟產生得出那麼一副靈魂來，而且這靈魂竟贏得多少青年男女的涕淚縱橫，心神飛越：這尤其是激得那般紳士們目眙口呆，張皇失措的事。

總之，這般先生們從前只拿茶花女當作一簇行雲，一曲流水，一朵奇花，一株異草樣欣賞把玩的，現在驀覺得這靈魂背負着她的痛苦，她的悲哀，她的煩惱，她的怨恨，遍身是血濺的現實，撲向他們眼前，翹起食指來指點着他們，叮嚀答証。這樣，所以他們脆弱的神經容受不住了。

還是那一位 Jules Janin，從前曾經鼓勵獎飾過茶花女的作者的，這一回雖然仍禁不住他的稱讚，却又換轉了方向說話了。他說：

“諸位開開恩，發點慈悲，不要混合着家長的責任同不可信託，沒有敬心，缺少相互尊重，失去安全保障的這種虛造的爱情在一道吧。”

他情思激越，至於誇張地說出這種話來：“呵！後代的人問起‘1852年的法蘭西到底在幹什麼呀？’這種問話時，該有多麼漂亮的答話呵！——法蘭西

原书缺页

原书缺页

原书缺页

原书缺页

## 贅 語

一切排校都已完工，茶花女真的要出版了。摩着額前一想——唔，不對，我還有兩句想說的話。

第一，我忘記了說出我的譯文所根據的原文板本。這是巴黎 Calmann-Lévy 的兩種板本：一種前面冠有 Jules Janin 的長序的，另一種附有 Jordis 的插畫兩種都沒有註明出版年月及版數冊數，想來是爲了銷量過多，數不清數目吧？

其次，我合湊幾種材料，（這主要的是1925年五月十五日的一期 Conferencia 裏面 Henry Bidou 的一篇講演，此外還有 Lanson 的“法國文學史”與 茶花女英譯本卷前的 Edmund Gosse 的序文。）隨着自己的意思剪裁成功的一篇“茶花女的前前後後”，只爲了想幫助讀者對於本書的認識，並不敢想竄借着這就算我介紹了 小仲馬 的。所以 Lanson 關於 仲馬 的藝術一面的批評，以及 Edmund Gosse 說他是近代 法國 文壇上獨一的 Prophet-moralist,

說他最是拉丁典型的哲人這些意見，我並不能全部深切把握得住的，也就沒有提起了。

因此，我之翻譯茶花女，動機簡單只爲了自己：爲了想比讀書更深入地鑽進有的人抓住了一種念頭就籠罩著浮沉生死的一種空氣裏。至於其他重大的問題，如在久經奠定了的中國新文壇是否還需要茶花女的譯本，以及茶花女的作者是屬於第幾階級之類，我倒還都沒有想到——此刻想到了，却又認爲自己知道這是拙劣的譯本，決牽聯不上那些問題，以爲這只合獻給或許還有因爲愛好仲馬原作，而故而寬恕譯者的讀者之前，於是放心了。

最後，我須得聲明，在本書第三節末尾，最末一段的前面，我刪去了三段文字，不言譯出。那裏作者簡直翻開了聖經卷冊，乾脆就佈起道來。這三段之前已經有五段文字開始了這正面的說教的，我譯到這裏一時大膽，刪去了作者鮮明提出基督教義來說法的三段。現在回想起來固然自覺狂妄，但一想到仲馬晚期作品中藝術的深到，極以能避



去對於社會的正面的指摘博得讚仰；那麼這一時大膽的刪節或許不至於太唐突了作者吧。

譯者附識四月三十日